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

后汉月支三藏支娄迦谶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般若部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 道行般若经序 晋襄阳释道安撰

大哉智度！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。地合日照无法不周，不恃不处累彼有名。既外有名亦病无形，两忘玄莫隤然无主，此智之纪也。夫求寿莫美乎上乾而齐之殇子，神伟莫美於凌虚而同之俏滞，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，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。由此论之，亮为众圣宗矣。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，此有为之域耳，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。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，智度之奥室也。名教远想者，智度之遽庐也。然在乎证者莫不瞶其生无而惶眩，存乎迩者莫不忿其荡冥而诞诽，道动必反，优劣致殊，眩诽不其宜乎，不其宜乎！要斯法也，与进度齐轸逍遥俱游，千行万定莫不以成众行，得字而智进全名诸法恭相。成者求之此列也，具其经也。进咨第一义以为语端，退述权便以为谈首，行无细而不历数，无微而不极言，似烦而各有宗义，似重而各有主。璅见者庆其迩教而悦寤，宏喆者望其远标而绝目，陟者弥高而不能阶，涉者弥深而不能测，谋者虑不能规，寻者度不能尽。既窈冥矣，真可谓大业，渊薮妙矣者！

然凡谕之考文以徵其理，昏其趣者也。察句以验其义者，迷其旨者也。何则考文则异同？每为辞寻句则触类，每为旨为辞则丧其卒。成之致为旨，则忽其始疑之义矣。若率初以要其，终或忘文以全。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。从始发意逮一切智，曲成决著八地无染，谓之智也，故曰远离也，三脱照空四非明有，统鉴诸法因后成用，药病双亡谓之观也。明此二行，于三十万言其如视诸掌乎，颠沛造次无起无此也。佛泥曰后，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，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，因本顺旨转音如已，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。然经既抄撮合，成音投音殊俗异，译人口传自非三达，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？由是道行颇有首尾，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。仕行耻此，寻求其本，到于阗乃得。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，斥重省删务令婉便。若其悉文将过三倍，善出无生，论空持巧，传译如是难为继矣。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，阐幽支谶全本其亦应然，何者抄经删削所害必多，委本从圣乃佛之至戒也。安不量末学，庶几斯心载咏载玩未堕于地，检其所出事本终始，犹令折伤玷缺戢然无际。假无放光，何由解斯经乎？永谢先喆，所蒙多矣。今集所见为解句下，始况现首终隐现尾，出经见异铨其得否，举本证抄敢增损也，幸我同好饬其瑕谪也。

道行品第一

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，摩诃比丘僧不可计，诸弟子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；摩诃萨菩萨无央数，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等。

月十五日说戒时，佛告须菩提：“今日菩萨大会，因诸菩萨故，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当是学成。”

舍利弗心念言：“今使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自用力说耶？持佛威神说乎？”

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语舍利弗言：“敢佛弟子所说法、所成法，皆持佛威神。何以故？佛所说法，法中所学，皆有证，皆随法，展转相教，展转相成，法中终不共诤。何以故？时而说法，莫不喜乐者，自恣善男子、善女人而学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佛使我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当从中学成。佛使我说菩萨，菩萨有字便著菩萨，有字无字，何而法中字菩萨？了不见有法菩萨。菩萨法字了无，亦不见菩萨，亦不见其处，何而有菩萨？当教般若波罗蜜，作是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闻是心不懈怠，不恐不怖，不难不畏。菩萨当念作是学，当念作是住；当念作是学，入中心不当念是菩萨。何以故？有心无心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云何有心无心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心亦不有，亦不无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处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何而心亦不有，亦不无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处者？如是亦不有，亦不无，亦不有有心，亦不无无心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亦不有有心，亦不无无心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为佛学佛而学者，不说空身慧，空身慧而说最第一。菩萨从是中已得阿惟越致学空，终不复失般若波罗蜜。如是菩萨以在般若波罗蜜中住，欲学阿罗汉法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；欲学辟支佛法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；欲学菩萨法，当闻般若波罗蜜，当学，当持，当守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法甚深，菩萨如学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我熟念菩萨心不可得，亦不可知处，亦不可见何所。是菩萨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能及说，亦不能逮说菩萨字。菩萨无有处，处了不可得，亦无如出，亦无如入，亦无如住，亦无如止。何以故？菩萨字了不可得故，无如住，无如止。作是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闻是心不懈倦，不难、不恐、不畏，以入阿惟越致中悉了知，不可复退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色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住

色中为行色，住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中为行识，不当行识。设住其中者，为不随般若波罗蜜教。何以故？行识故，是为不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行者，菩萨不得萨芸若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色不受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受。不受色者为无色，不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者为无识。般若波罗蜜不受。何以故不受？如影无所取，无所得故不受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一切字法不受，是故三昧无有边、无有正，诸阿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

“复次，舍利弗，萨芸若不受。何以故？菩萨不当持想视萨芸若。设想视者为不了，为如余道人不信萨芸若。何以故？反谓有身。正使余道人信佛，信佛已，反持小道入佛道中；入佛道中已不受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受；不受已亦未晓，尚未成；亦不见慧，亦不于内见慧，亦不于外见慧，亦不于余处见慧，亦不于内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见慧，亦不于外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余处见慧；亦不于余处脱，以学成就佛，了知从法中以脱去，谓法等一泥洹。菩萨莫作是行，莫内外视法，呼与般若波罗蜜等。一切无所受，无所从，谁得法？无所持，无所放，亦无所泥洹想，是故菩萨般若波罗蜜，亦不受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亦不受亦不中道般泥洹，悉具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事。是故，菩萨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已入般若波罗蜜中行，当作是视，何所是般若波罗蜜？在何所般若波罗蜜中法？了不能得，了不能知处。是故，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当作是念，闻是不懈、不怯、不恐、不畏、不难，知是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。菩萨了知如是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菩萨何因晓般若波罗蜜？色离本色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离本识，般若波罗蜜离本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菩萨设使出是中，便自致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菩萨出是中，便自致萨芸若。何以故？萨芸若无所从生，无所从出，如是菩萨疾近作佛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萨芸若中无所挂礙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菩萨精进作是语，设使行色为行想，设生色行为行想，设观色行为行想，设灭色行为行想，设空色行为行想，设识行立欲得为行想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为行想，生识行为行想，观识行为行想，灭识行为行想，空识行为行想，如是菩萨为反行想，作是守行者为不守般若波罗蜜，为不行般若波罗蜜。若想行者，菩萨护行，当莫随其中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行色，不生色行，不观色行，不灭色行，不空色行；不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不生识行，不观识行，不灭识行，不空识行；不行色，不色想行，不色生行，不色观行；不识灭行，不识空行；亦无见，亦无行，亦无见行；无行无见，亦复无行，亦无止行，如是为无见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无所从来，亦无所持。菩萨摩诃萨一切字法不受字，是故三昧无有边、无有正，诸阿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知也。菩萨摩诃萨随三昧者，疾得作佛。”

持佛威神，须菩提说是语：“菩萨皆得阿惟越致字。前过去佛时得作佛，随三昧亦不见三昧，亦无有三昧想，亦不作三昧，亦不念识三昧，亦不想识坐三昧，亦不言我三昧。已随是法者，无有疑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何所三昧随行，菩萨已得阿惟越致字？前过去佛时得作佛，可得见三昧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可得见也。舍利弗，善男子亦不知，亦不了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何以故不知不了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亦不得三昧，亦无有三昧，亦不得字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如我所说，空身、慧、作，是为诸菩萨为随般若波罗蜜教，菩萨作是学为学般若波罗蜜也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菩萨学如是，为学般若波罗蜜？”

舍利弗问佛言：“如是为学何法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为学无所学法。何以故？法无所逮得，莫痴如小儿学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谁能得是法？”

佛言：“无所得，是故得无所得法。莫痴如小儿学者，谓有字，不能得，为学习入法中，适为两痴耳，亦不知，亦不晓，亦不了法。何以故？学字是色，欲得是致是故不了法，所念亦不逮。如是不晓不信故，不于法中住，反呼有身，是故痴如小儿学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菩萨作是学为不学。”

佛言：“作是学为不学，佛不作是学，为学佛得作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天中天，若有问者，是幻为学佛得作佛？或作是问，当何以教之？”

佛言：“我故自问，若随所报之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幻与色有异无？幻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有异无？”

须菩提报佛言：“尔天中天，幻与色无异也。色是幻，幻是色，幻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等无异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所想等不随法从五阴字菩萨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菩萨学欲作佛，为学幻耳。何以故？幻者当持此所有，当如持五阴幻如色，色六衰五阴如幻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作是语，字六衰五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新学菩萨，闻是语得无恐怖？”

佛言：“设使新学菩萨与恶师相得相随，或恐或怖；与善师相得相随，不恐不怖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所是菩萨恶师者？当何以知之？”

佛言：“其人不尊重摩诃般若波罗蜜者，教人弃舍去远离菩萨心；反教学诸杂经，随杂经心喜乐；复教学余经若阿罗汉、辟支佛道法，教学是事，劝乃令讽诵；为说魔事、魔因行坏败菩萨；为种种说生死勤苦，言菩萨道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恶师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所菩萨善师？何行从知之？”

佛言：“其人尊重摩诃般若波罗蜜，稍稍教人令学成教，语魔事，令觉知，令护魔，是故菩萨善师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何因为菩萨？何故正字呼菩萨？”

佛言：“诸经法悉学悉晓，了知诸经法，尔故字为菩萨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悉晓了知诸经法，尔故字菩萨。何以故复呼摩诃萨？”

佛言：“摩诃萨者，天上天下最尊，尔故字摩诃萨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我亦乐闻，何以故为摩诃萨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若乐闻者，佛当为汝说之。摩诃萨者，悉自了见，悉自了知十方天下人，十方所有悉晓了知，知人寿命，知有恶无恶、乐不乐、有志无志，悉晓了知，见为说法，如是无所著，尔故字为摩诃萨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请问摩诃萨者，何所字摩诃萨？设是菩萨心无有与等者，无有能逮心者，诸阿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心。佛心如是，心无所著，心无所出、无所入。设

佛心无所出、无所入，为无所著心，尔故复为摩诃萨正上无有与等者。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何因菩萨心无所著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心无所生，尔故无所著。”

邠祁文陀弗白佛言：“何因呼菩萨为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三拔致？”

“佛言号如是，尔故为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三拔致。”

须菩提复白佛言，“何因菩萨摩诃萨为摩诃僧那僧涅？何从知菩萨摩诃萨为摩诃僧那僧涅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心念如是：‘我当度不可计阿僧祇人悉令般泥洹，如是悉般泥洹，是法无不般泥洹一人也。’何以故？本无故。譬如幻师于旷大处化作二大城，作化人满其中，悉断化人头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宁有所中伤死者无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。”

“菩萨摩诃萨度不可计阿僧祇人，悉令般泥洹，无不般泥洹一人也。菩萨闻是不恐不畏，不恚不舍去就余道，知是则为摩诃僧那僧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我从佛闻，念其中事如是，不为摩诃僧那僧涅。何以故？作是为者，无有作萨芸若，无所供养。人无作者，为何等所人作摩诃僧那僧涅？色无著无缚无脱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”

邠祁文陀弗谓须菩提：“色无著无缚无脱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，何谓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色无著无缚无脱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”

邠祁文陀弗言：“何谓色无著无缚无脱？何谓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？”

须菩提语邠祁文陀弗：“色如幻，无著无缚无脱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如幻，无著无缚无脱；无有边，无著无缚无脱。譬如空无著无缚无脱，无所生，无著无缚无脱，是故菩萨摩诃萨摩诃僧那僧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因为摩诃衍三拔致？何所是摩诃衍？从何所当住衍中？何从出衍中？谁为成衍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摩诃衍、摩诃衍者，无有正也，不可得边幅。”

须菩提问佛言：“我欲知衍从何所出生？从三处出自致萨芸若中住，亦无有从中出生者，亦无有再当来出者。何以故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正使生已再当来出者，假令有两法者不可得法。设不从得者，复从何法出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摩诃衍，于天上天下人中，正过上无有与等者。衍与空等，如空覆不可复计阿僧祇人，摩诃衍覆不可复计阿僧祇人，尔故呼摩诃衍。摩诃衍者，亦不见来时，亦不见去时，亦不见住处，亦不中边见，亦不于是闻见，亦无所见，亦不于三处见，字如是，天中天，尔故为摩诃衍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尔故为摩诃衍。”

邠祁文陀弗白佛言：“尊者须菩提，佛使说般若波罗蜜，及至说摩诃衍事为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得无过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若说般若波罗蜜不过也，适得其中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亦不念彼间，亦不于是间念，亦不无中央念。色亦无有边，菩萨亦无有边。色与菩萨，不可逮，不可得。一切菩萨，不可得，不可逮，何所是菩萨般若波罗蜜？当何从说菩萨？都不可得见，亦不可知处。当从何所说般若波罗蜜？菩萨转复相呼菩萨？云何，天中天，想如字耳，何如为意？意无处处，意无形形，意本是形法。何等为色？色不可得见，亦无有身，是中何所有色者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识不可得见，菩萨亦不可得见，菩萨识了不知处，处亦不可见。一切菩萨了无有处，了不可见，何所为菩萨般若波罗蜜？如是说菩萨，都不可得见，亦不可知处，处了无所有，当从何所法中说般若波罗蜜？尔故字为菩萨。”

“如是，如是，字想亦无，字亦无想，何所为意意？谁字意至本本意生？意是无形，何因是识？识不可得持，至本亦无所持，何因有识？如是法形，形亦无有本；设无有本，法亦无谁作，亦无有本，本无有本，当何从说般若波罗蜜？亦无有异处，亦无有本，菩萨法亦无所得。有行菩萨，闻是不恐、不畏、不难，则为行般若波罗蜜。行般若波罗蜜法，当熟思惟如是，是时为不入色。何以故？色无所生为非色，设尔非色为无色，亦无有生，从其中无所得字为色，法中本无无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视法思惟深入法，是时亦不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何以故？识无所生为非识故，亦不出识中，亦不入识中，法中计了无所有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我听须菩提所说法中事，如是菩萨无所出生。设菩萨无所出生者，菩萨用何等故，慊苦行菩萨道？设用十方天下人故，何能忍是慊苦？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我亦不使菩萨忍是慊苦也。行菩萨之道者，菩萨自念：‘我不录是慊苦行。’何以故？菩萨心不当作是念言‘我忍慊苦心’，未曾有念，是不当作是念。为用不可计阿僧祇人故，欲令安隐，念之如父，念之如母，念之如子，念之如身无异，常当慈念之，菩萨当作是持心，一切菩萨不见，亦不知处，如是内法、外法，当作是念，当作是行，菩萨作是行不为忍慊苦。舍利弗，设使如是所语，菩萨不见出生，菩萨为无所出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菩萨无所出生，萨芸若亦无所出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萨芸若无所出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菩萨如是所语，菩萨不见出生，菩萨为无所出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菩萨无所出生，萨芸若亦无所出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萨芸若无所出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萨芸若无所出生，悉逮得禅亦无所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悉逮得禅亦无所生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是中菩萨无所生；菩萨为无所生，萨芸若亦无所生；萨芸若法为无所生，悉逮得禅具足亦无所生；悉逮得禅法亦无所生，是为无所逮得菩萨，为无所逮得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无所生法逮得无所生，亦无所生法逮得，亦无无无所生逮得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无无无所生逮得无所生法，是故无所生逮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设使无所生法生，复无无所生，是故无所生逮得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设使，须菩提，无所生，无无所生，是故无所生，须菩提，无所生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无所生，无所生乐闻。舍利弗，无所生乐，是故为乐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无所生闻，是为闻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闻是语。”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无无所语，是为语无所语，是为乐无所乐，是故语，是故乐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于法中第一尊。何以故？如尊者须菩提，随所问则报。”

须菩提谓舍利弗：“佛弟子所说法，十方亦不知所化来，时随所问则解。何以故？十方法亦不知所从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从何所法中度菩萨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从般若波罗蜜中生。说是法时，若读时，菩萨信不疑。菩萨当知之，有随是法不增，不随是法不减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随是法亦不增，不随是法亦不减，随法教一切人，随法者不失一切人，皆使得菩萨摩诃萨。何以故？一切人悉学法，其法续如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善哉！舍利弗，所解法，如舍利弗言无异。何以故？人身当谛念，当作是了知，人身若干种空，其念亦若干种空。当了知，是人身难了知，所念亦难了知。舍利弗，菩萨当作是学，当作是行。”

难问品第二

尔时，释提桓因与四万天子相随俱来共会坐，四天王与天上二万天子相随来共会坐，梵迦夷天与万天子相随来共会坐，梵多会天与五千天子相随来共会坐。诸天子宿命有德，光明巍巍，持佛威神持佛力，诸天子光明彻照。

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：“贤者须菩提！是若干千万天子大会，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，云何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？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是若干千万天子乐者听我当说。”

须菩提持佛威神，持佛力，广为诸天子说般若波罗蜜：“何所天子未行菩萨道，其未行者，今皆当行。以得须陀洹道，不可复得菩萨道。何以故？闭塞生死道故。正使是辈行菩萨道者，我代其喜，我终不断功德法，我使欲取中正尊法，正欲使上佛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劝乐诸菩萨学乃尔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须菩提当报恩，不得不报恩。何以故？过去时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皆使诸弟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，怛萨阿竭时亦在其中学，如是法中令自致作佛，用是故，当报佛恩。我亦复作是说般若波罗蜜，菩萨亦当复受菩萨法，我复劝乐。我皆受已，皆劝乐已，菩萨疾逮作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拘翼，当所问者听所问，菩萨云何住般若波罗蜜中？持空法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。

“拘翼，菩萨摩诃萨、摩诃僧那僧涅、摩诃衍三拔致，色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当于中住，须陀洹不当于中住，斯陀含不当于中住，阿那含不当于中住，阿罗汉不当于中住，辟支佛不当于中住，佛不当于中住。

“有色、无色不当于中住，有痛痒思想生死识、无痛痒思想生死识不当于中住，有须陀洹、无须陀洹不当于中住，有斯陀含、无斯陀含不当于中住，有阿那含、无阿那含不当于中住，有阿罗汉、无阿罗汉不当于中住，有辟支佛、无辟支佛不当于中住，有佛、无佛不当于中住。

“色无无常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无常不当于中住。

“色若苦、若乐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若苦、若乐不当于中住；色若好、若丑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若好、若丑不当于中住。

“色我所、非我所不当于中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我所、非我所不当于中住。

“须陀洹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，须陀洹道成已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须陀洹道七死七生便度去，是故须陀洹道不当于中住。

“斯陀含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，斯陀含道成已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斯陀含道一死一生便度去，是故斯陀含道不当于中住。

“阿那含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，阿那含道成已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阿那含道成已，便于天上般泥洹，是故阿那含道不当于中住。

“阿罗汉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，阿罗汉道成已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阿罗汉道成已，便尽是间无处所，于泥洹中般泥洹，是故阿罗汉道不当于中住。

“辟支佛道不动成就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辟支佛道成已，过阿罗汉道不能及佛道，便中道般泥洹，是故辟支佛道不当于中住。

“佛道不当于中住。何以故？用不可计阿僧祇人故。作功德以不可计阿僧祇人，我皆当令般泥洹正于佛中住，是故佛道不当于中住。”

舍利弗心念言：“佛当云何住？”

须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问舍利弗言：“云何佛在何所住？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佛无所住。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心无所住止，不在动处止，亦无动处止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菩萨当作是学，如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住亦不可住，当作是住，学无所住。”

是时，诸天子心中作是念：“诸阅叉辈尚可知所念，阅叉若大若小所语悉可了知，尊者须菩提所语了不可知。”

须菩提知诸天子心中所念，谓诸天子言：“是语难了，亦不可闻，亦不可知。”

诸天子心中复作是念：“是语当解！今尊者须菩提深入深知。”

须菩提复知诸天子心中所念，语诸天子言：“已得须陀洹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出去；已得斯陀含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去；以得阿那含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去；已得阿罗汉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去；已得辟支佛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去；以得佛道证，若于中住，不乐因去。”

诸天子心中复作是念：“尊者须菩提所说乃尔，当复于何所更索法师如须菩提言者？”

须菩提知诸天子心中所念，语诸天子言：“法师如幻，欲从我闻法，亦无所闻，亦不作证。”

诸天子心中复作是念：“云何法作是？闻人如是？”

须菩提知诸天子心中复作是念，语诸天子言：“幻如人，人如幻乎！我呼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悉如幻，正使佛道，我呼亦如幻。”

诸天子语须菩提：“乃至佛道亦复呼如幻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乃至泥洹亦复如幻。”

诸天子问须菩提：“乃至泥洹，泥洹及泥洹亦复如幻？”

须菩提语诸天子：“设复有法出于泥洹，亦复如幻。何以故？幻人、泥洹，赐如空无所有。”

舍利弗、邠祁文陀罗弗、摩诃拘私、摩诃迦旃延问须菩提：“何等为般若波罗蜜相？从何等法中出？”

须菩提报言：“从是法中出阿惟越致菩萨，是为般若波罗蜜相。如是诸弟子闻法，悉具足疾成阿罗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中说相如是，从法中无所出。何以故？法中无所有、无所闻、无所得。如法比丘，无所闻法，无所得法，从是法中无所受。”

释提桓因心念言：“尊者须菩提所说为雨法宝，我宁可作华，持散尊者须菩提上。”释提桓因则化作华散须菩提上。

须菩提心则了知，言：“是华不出忉利天上，我曾见是华。是华所出生散我上者，化作耳，化成耳！此华化华，亦不从树出，释提桓因所作华，用散我上者，从心树出，不从树生也。”

释提桓因谓须菩提言：“此华无所从出生，尊者须菩提，不从心树出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拘翼说言，是华无所从出生，亦不从心树出，为非华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尊者须菩提深知说，不增不减作是说法。如尊者须菩提教也，菩萨当作是学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是语无有异，菩萨当作是学入法中。菩萨作是学者，为不学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陀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为学佛道，为学萨芸若道；作是学者，为学不可计阿僧祇经卷，不生色学，不生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学，不学受余法，亦不学受，亦不学失，不学失为学萨芸若，为出萨芸若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学是学，亦不受，亦不失，为学萨芸若，为出萨芸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舍利弗，作是学，亦不受，亦不失，学是为学萨芸若，为出萨芸若。”

释提桓因问舍利弗：“般若波罗蜜菩萨当云何行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当问尊者须菩提。”

释提桓因问尊者须菩提：“持何威神恩当学知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持佛威神恩当学知。拘翼，所问般若波罗蜜菩萨云何行？亦不可从色中行，亦不可离色行，亦不可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中行，亦不可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亦非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般若波罗蜜亦不离色，亦不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摩诃波罗蜜，无有边，无有底波罗蜜云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拘翼，摩诃波罗蜜，无有边波罗蜜，无有底波罗蜜。摩诃波罗蜜了不可得，无有边波罗蜜了不可见，无有底波罗蜜了不可得底。人无底，复无无底，无底复无无底；波罗蜜等无底，复无无底，波罗蜜无底复无无底，亦无有中边，亦无有本端，了不可量，了不可逮知。拘翼，从法中底、波罗蜜底无底复无无底。复次，拘翼，法无底复无端，底无有中边，无有尽时，底索无底，复无无底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云何，尊者须菩提，何以故人无底、波罗蜜无底？”

须菩提谓释提桓因：“是事都卢不可计，正使计倍复倍，人无底，波罗蜜无底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何缘尔人无底、波罗蜜无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拘翼意云何？何所法中作是教人本所生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无有法作是教者，亦无法作是教住置。设使有出者但字耳，设有住止者但字耳，但以字字著言耳；有所住止处但字耳，了无所有，但以字字著言耳。人复人所，本末空无所有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拘翼意云何？人可得见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人不可得见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拘翼，何所有作意者？何所人底？正使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寿如恒边沙劫尽度人，人展转自相度，其所生者，宁有断绝时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无有断绝时。何以故？人无有尽时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人无有底，般若波罗蜜无底，菩萨学当作是了，当作是知，行般若波罗蜜法如是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 功德品第三

尔时，诸因坻天、诸梵天、诸波耶和提天、诸伊沙天、诸那提乾天，同时三反作是称誉法：“贤者须菩提所说法甚深！怛萨阿竭皆从是生。其有闻者，若讽诵读有行者，我辈恭敬视如怛萨阿竭，我辈恭敬视菩萨摩诃萨持般若波罗蜜者。”

佛语诸天人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昔我于提和竭罗佛前，逮得般若波罗蜜，我便为提和竭罗佛所受决言：‘却后若当为人中之导，悉当逮佛智慧。却后无数阿僧祇劫，汝当作佛，号字释迦文，天上天下于中最尊，安定世间法极明，号曰为佛。’”

诸天人同时白佛言：“甚善！菩萨摩诃萨，天中天，行般若波罗蜜自致到萨芸若。”

尔时，佛在众会中央诸天中坐，佛告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：“今四部为证，欲天、梵天、阿会亘修天皆证知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有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其有持者，其有诵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魔若魔天终不能得其便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人、若非人终不能得其便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不得横死。拘翼，忉利天上诸天人，其有行佛

道者，未得般若波罗蜜，未学者，未诵者，是辈天人皆往到善男子、善女人所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，若于空闲处，若于僻隈处，亦不恐，亦不怖，亦不畏。”

四天王白佛言：“我辈自共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。”

梵摩三钵天及梵天诸天人俱白佛言：“我辈自共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我自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。”

释提桓因复白佛言：“难及也，有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心无所动摇。般若波罗蜜其受者，为悉受六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其受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悉受六波罗蜜。复次，拘翼，般若波罗蜜学者、持者、诵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且听拘翼，我说上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下语亦善。当念听我所说。”

释提桓因从佛听言受教。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我法中有娆者、有害者、有乱者。欲娆者、欲害者、欲乱者，其人稍稍起恶意欲往来，至中道亡。欲娆者、欲害者、欲乱者，其后所作终不谐。何以故？用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故、持故、诵故，其人稍稍赍恶意来，至便屈还，其后所愿终不得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为悉自见，得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。

“譬若，有药，拘翼，名摩蚖，有蛇饥行，索食道逢虫豸，蛇欲啖之，虫行到摩蚖药所，蛇闻药香即走还去。何以故？药力所却蛇毒即歇，药力所压如是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，其有欲害者便自消亡，般若波罗蜜威神所却，般若波罗蜜力所压也。”

佛言：“设有谋作者，从所来处，便于彼间，自断坏不复成。四天王皆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入般若波罗蜜者、思惟者，自在所为，所语如甘露，所语不轻，嗔恚不生，自贡高不生。四天王皆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，所语无有异，所语如甘露，所语不轻，嗔恚不起，自贡高不生。何以故？用学般若波罗蜜故，不受自嗔恚，不受自贡高，不受自可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心自生念：‘若有斗诤起，常当身远离，不喜是事。’面自惭自念：‘是曹恶者不可近。’自念：‘我索佛道，不可随嗔恚语，疾使我逮得好心。’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为悉自见，善般若波罗蜜学者、持者、诵者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能过诸恶上去，自在所作，无有与等者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般若波罗蜜学者、持者、诵者，或当过剧难之中，终不恐不怖，正使入军不被兵。”

佛言：“我所语无有异，拘翼，如佛言无有能害者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当是时，若诵、若持般若波罗蜜若念，正使死来至，若当于中死，若怨家在其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语无有异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终不于中横死。正使在其中，若有射者，若兵向者，终不中其身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罗蜜者，极大祝，人中之猛祝！学是祝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不自念恶，亦不念他人恶，都无所念，善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。为护人民、蜎飞、蠕动，学是祝者，疾成佛道也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般若波罗蜜书已，虽不能学、不能诵者，当持其经卷，若人、若鬼神不能中害，其有宿命之罪不可请避。若，拘翼，初得佛之处，四面若有人，直从一面来入，若鬼神、若禽兽无有能害者。若鬼神、若禽兽欲娆人，欲来害人，终不能中。何以故？用佛得道处故。佛威神所护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天中天，皆为人中尊，悉于其中作佛。甫当复出索佛道者，皆当于其中得佛道。若有人入是处者，不恐不怖，无所畏惧。般若波罗蜜者如是，般若波罗蜜所止处，一切诸天人民、阿须伦、鬼、神、龙，皆为作礼，恭敬护视，用是故般若波罗蜜威神所护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若有，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书者、持经卷者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；若般泥洹后，持佛舍利起塔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。如是其福，何所为多者？”

佛言：“我故问汝，拘翼，随所乐报我。云何，拘翼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萨芸若成是身出，见怛萨阿竭从何法中学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？”

释提桓因报佛言：“怛萨阿竭从般若波罗蜜中学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不用身舍利，从萨芸若中得佛，怛萨阿竭为出般若波罗蜜中。如是，拘翼，萨芸若身从般若波罗蜜中出。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萨芸若身，萨芸若身生我作佛身，从萨芸若得作佛身，从萨芸若生我般泥洹后，舍利供养如故。若有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学持诵行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好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萨芸若则为供养。以如是，拘翼，般若波罗蜜写已，作是供养经卷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从其法中得功德无比。何以故？萨芸若者，则为供养已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阎浮利人，不供养承事般若波罗蜜者，是曹之人为不知其尊耶？供养般若波罗蜜者，其福尊无比。般若波罗蜜者，当取供养之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阎浮利人中有几所人，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？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阎浮利人，少所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者，少少耳；及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至行佛道者，复少少耳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少少耳。人至有索佛道，行求佛道者甚多，至其然后作佛少少耳。如是不可计阿僧祇人，初行求佛道，至其然后从其中出若一、若两在阿惟越致地住耳。如是，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行求佛道，会后成佛如是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经者、诵经者，当为作礼，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晓般若波罗蜜中事故。少有过去时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过去时菩萨行佛道者，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学成，我时亦共在其中学。怛萨阿竭般泥洹后，诸菩萨摩诃萨悉当受是般若波罗蜜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怛萨阿竭般泥洹后，取舍利起七宝塔供养，尽形寿自归作礼，承事持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。如是，于拘翼意云何？善男子、善女人作是供养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也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塔，拘翼，若复有阎浮利满其中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阎浮利所作事，拘翼，满四天下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言：“置四天下塔，拘翼，譬如一天下，复次一天下，如是千天下四面皆满其中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言：“复置是千天下，拘翼，如是中二千天下四面皆满其中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。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言：“复置是中二千天下，拘翼，若三千天下四面皆满其中七宝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言：“复置是三千天下七宝塔，拘翼，若三千大国土中萨和萨，皆使得人道，了了皆作人已，令人人作七宝塔，是辈人尽形寿供养，持诸伎乐、诸华、诸捣香、诸泽香、诸杂香、若干百种香、诸缯、诸盖、诸幡，复持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，如是等萨和萨及三千大国土中萨和萨，悉起是七宝塔，皆作伎乐供养。云何，拘翼，其功德福祐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作是供养者，其福祐功德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极安隐般若波罗蜜！天中天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天中天萨芸若，则为供养作礼承事自归，为悉供养至。”

佛言：“置是三千大国土中七宝塔，复如一恒边沙佛国土，萨一一萨悉起作七宝塔，皆供养一劫，复过一劫，皆持天华、天捣香、天泽香、天杂香、天缯、天盖、天幡，都卢天上、天下诸伎乐持供养。如是，拘翼，其福祐功德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得福多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如是，拘翼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从法中得福极多，不可复计，不可复议，不可复称，不可复量，不可复极。何以故？从般若波罗蜜中，出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萨芸若。如是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。如是，拘翼，功德所致，福祐所致，及前世功德所致，佛福祐所致。”

佛言：“百倍恒边沙佛国中萨和萨，皆起七宝塔，不在计中，千倍不在计中，百千倍不在计中，万亿倍不在计中，无数倍不在般若波罗蜜供养计中。”

尔时，四万天人与释提桓因共来大会，诸天人谓释提桓因言：“尊者当取般若波罗蜜，当讽诵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当学，拘翼，般若波罗蜜，当持经卷，当讽诵。何以故？阿须伦心中作是生念，欲与忉利天共斗，阿须伦即起兵上天。是时，拘翼，当诵念般若波罗蜜，阿须伦兵众即还去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极大祝，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！极尊祝般若波罗蜜！无有辈祝般若波罗蜜！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极大祝般若波罗蜜，极尊祝般若波罗蜜，无有辈祝般若波罗蜜！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极大祝般若波罗蜜，极尊祝般若波罗蜜，无有辈祝无有辈祝般若波罗蜜！如是，拘翼，持是祝者，过去诸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皆从是祝自致作佛；甫当来诸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皆学是祝自致作佛；今现在十方诸佛，皆起是祝自致作佛。

“拘翼，是祝故出十戒功德照明于天下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、般遮旬照明于世间。菩萨摩诃萨从般若波罗蜜中生十戒功德，世间悉遍至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、般遮旬悉照明于世间。今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未出世间时，菩萨悉照明四禅、四谛、四神

足、般遮旬。譬如月盛满时，拘翼，从空中出照明于星宿。如是，拘翼，菩萨行功德盛满亦如是，怛萨阿竭未出世间时，菩萨为出照明。菩萨摩诃萨皆从沤和拘舍罗般若波罗蜜中出，当作是知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学诵者，为至德悉具足。”

释提桓因问佛言：“天中天，何谓至德悉具足？”

佛言：“其人终不中毒死，不于水中溺死，不为兵刃所中死。若时有县官起，若横为县官所侵，当诵念般若波罗蜜。若坐、若经行时，县官终不能危害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所拥护故。若复有余事，悉当诵念般若波罗蜜，往至彼间若王所、若太子、傍臣所，便与共好语，与共语言，与共笑欢喜。何以故？用学般若波罗蜜故。念善、思善，一切人民、蜎飞、蠕动悉令其善，持心愍伤慈哀，用是故，人见之悉起立。如，拘翼，若有索方便者，不能危害。”

尔时，有异道人遥见佛大会，稍前欲坏乱坐，稍来至佛所。

释提桓因作是念：“当云何尽我寿常在佛边受诵般若波罗蜜？异道人欲乱我断是法。”

释提桓因从佛所闻般若波罗蜜即受诵。彼异道人即遥远远绕佛一匝，便从彼间道径去。

舍利弗作是念：“是中云何令异道人从彼间道径便去？”

舍利弗心所念佛即知，佛语舍利弗：“释提桓因念般若波罗蜜，如是异道人便还去。异道人无有善意来，都卢持恶意来故。”

弊魔便作是念：“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与四部弟子共坐，欲天、梵天及诸天人悉复在其中会。无有异人，悉菩萨摩诃萨受决者，会当为人中之将，自致成作佛，我当行欲坏乱之。”弊魔乘一辕之车驾，四马稍稍前行至佛所。

释提桓因作是念：“弊魔乘四马之车来欲到佛所。是弊魔车马无异，非国王洋沙，四马车不类；亦非国王波耶匿，四马车不类；亦非释种，四马车不类；亦非随舍利，四马车不类。是弊魔所作。昼夜弊魔常索佛便，常乱世间人。”

释提桓因常作是愿：“我会当念般若波罗蜜，常念，常持心讽诵究竟。”

释提桓因心中诵念般若波罗蜜，且欲究竟，弊魔便复道还去。

忉利拘翼天人，持天华飞在空中立，便散佛上，及散四面，言：“般若波罗蜜断绝甚久，阎浮利人乃得闻，乃得见。”便复持天华若干种，四面散佛上。

佛言：“其有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为魔及魔官属所得便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是辈人其福祐功德不小，闻般若波罗蜜者，何况乃学持诵念，学已、持已、诵已，取学如是！用是法住，其人前世时见佛般若波罗蜜耳闻者，何况乃学持诵，学已、持已、诵已，行如中事！如是法住具足，则为供养怛萨阿竭已，是人如是。何以故？萨芸若从是行般若波罗蜜。譬如，天中天，欲得极大宝者，当从大海索之；欲得萨芸若珍宝成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者，当从般若波罗蜜中索之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从其中出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萨芸若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无有说檀波罗蜜者，亦不说尸波罗蜜，亦不说羼提波罗蜜，亦不说惟逮波罗蜜，亦不说禅波罗蜜，亦无有说是名者，但共说般若波罗蜜者，何以故，天中天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难，不作布施，当何缘为檀波罗蜜萨芸若？不作戒，当何缘为尸波罗蜜？不作忍辱，当何缘为羼提波罗蜜？不作精进，当何缘为惟逮波罗蜜？不作一心，当何缘为禅波罗蜜？不作智慧，当何缘为般若波罗蜜萨芸若？”

阿难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不行布施，不为檀波罗蜜萨芸若；不行戒，不为尸波罗蜜；不行忍辱，不为羼提波罗蜜；不行精进，不为惟逮波罗蜜；不行一心，不为禅波罗蜜；不行智慧，不为般若波罗蜜萨芸若，为非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。譬如极大地，种散其中，同时俱出，其生大株；如是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者是地，五波罗蜜者是种，从其中生。萨芸若者，从般若波罗蜜成。如是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，极大尊，自在所教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所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功德未竟，学般若波罗蜜者、持者、诵者云何？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我不说行者功德未竟。我自说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我说是供养功德耳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我身自护视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我护是供养功德耳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诵般若波罗蜜者，若干千天人到经师所听法不解，于法中诸天人适欲问法师，天神语之言，用慈于法中故，其人即自了知，诸天所不解者便自解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悉自见知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于四部弟子中说是法时，其心都卢无所难。若有形者，若欲试者，终不畏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所拥护故，其所欲形试者便自去。”

佛言：“我了不见人当般若波罗蜜者，人亦不见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所压伏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有敢轻者，心亦不恐，亦不怖惧，亦无所畏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悉自了见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父母皆重，若沙门道人皆哀，若知识、兄弟、外家、宗亲皆尊贵敬爱之。或时说恶事者，持中正法为解之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悉自见之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者，天上四天王、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以去；忉利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已去；盐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已去；善男子、善女人心当作是知，十方无央数佛国诸天人、诸龙、阿须伦、诸阅叉鬼神、诸迦楼罗鬼神、诸甄陀罗鬼神、诸迦留罗鬼神、诸魔睺勒鬼神、诸人、诸非人都卢赐来到是间，问讯法师，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各自去，皆赐功德无异；兜术陀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以去；尼摩罗提罗怜耨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已去；波罗尼蜜和耶拔致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已去；梵天上诸天人索佛道者，梵迦夷天、梵弗还天、梵波产天、摩呵梵天、廅天、波利陀天、廅波摩那天、阿会亘修天、首呵天、波栗多修呵天、阿波摩修天、修乾天、惟呵天、波栗惟呵天、阿波修天、惟于潘天、阿惟潘天、阿陀波天、须帝天、须帝祇耨天、阿迦膩吒天等天上诸天人，皆往到彼所，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竟已各自去；及诸阿迦膩吒天尚悉来下，在诸天辈中，何况，拘翼，三千大国土诸欲天人、诸色天人！悉来问讯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绕已毕竟各各自去。

“是彼善男子、善女人彼所止处，当完坚无有娆者，除其宿罪不请，余不能动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功德悉受得，是时诸天人来当知之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作是了知，诸天人来到是间，听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承事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当作是知，诸天人来受般若波罗蜜，作礼承事。何用知诸天人来时？或时善男子、善女人欢喜踊跃意喜时，知诸天人来，以知当舍去，若天、若龙、若阅叉鬼神、若甄陀罗鬼神来到彼间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闻鬼神香以为曾知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小鬼神当避起去，大鬼神来前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常当净洁身体，用净洁身体故，鬼神皆大欢喜。小天见大天来到避去。大尊天威神巍巍，其光重明稍稍安徐往。是天人至经所，入至经所已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则踊跃欢喜，所止处悉当净洁住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病终不著身，所止处常安隐，未常有恶，梦中不见余，但见佛，但见塔，但闻般若波罗蜜，但见诸弟子，但见极过度，但见佛坐，但见自然法轮，但见且欲成佛时，但见诸佛成得佛已，但见新自然法轮，但见若干菩萨，但见六波罗蜜种种解说，但见当作佛，但见余佛国，但见了了佛尊法无有与等者，但见某方其国土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若干百弟子，若干千弟子，若干万弟子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在其中说法。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梦如是，见已安隐，觉身体净洁且轻，不欲复思食，身自软美饱。拘翼，譬如比丘得禅，从禅觉，软心不大思食，自软美饱。如是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觉已不大思食，自想身软美饱。何以故？拘翼，鬼神不敢近气故。欲取佛者其功德悉自见，欲取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，当持，当诵。正使不学、不持、不诵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但书写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或时阎浮利地上怛萨阿竭舍利，满其中施与；般若波罗蜜书已，举施与，欲取何所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宁取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，天中天，从中出舍利供养，般若波罗蜜中出舍利从中得供养。如我有时与诸天共于天上坐特异床座乃至自我坐，敢有天人来至我所承事我，我未及至坐所，我不坐座上时，诸天人皆为我座作礼绕竟已便去。是座尊，释提桓因于是间坐受法，忉利天上诸天人为作礼。如是，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出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舍利，萨芸若之智慧从中出生身。用是故，天中天，两分之中取般若波罗蜜，除是阎浮利地上满其中怛萨阿竭舍利。

“正使，天中天，三千大国土满其中舍利一分，般若波罗蜜经为二分，我从二分中取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从中出舍利供养所致。譬如负债人，天中天，与王相随出入，

王甚敬重之，无有问者，亦无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边有威力故。天中天，从般若波罗蜜中出舍利，从中出供养。是经天中天如王，般若波罗蜜譬如是王雄猛得供养，怛萨阿竭舍利从萨芸若中出生得供养。如是，天中天，萨芸若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，当作是知。两分中，我取般若波罗蜜。

“般若波罗蜜受持者，譬如无价摩尼珠。天中天，有是宝无有与等者，若持有所著，所著处者，鬼神不得其便，不为鬼神所中害。若男子、若女人持摩尼珠，著其身上，鬼神即走去。若中热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热即除去。若中风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风不增即除去。若中寒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寒不复增即除去。夜时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冥中即时明。热时，持摩尼珠，所著处即为凉。寒时，持摩尼珠，所著处即为热。所置处毒皆不行，余他辈亦尔，中有为蛇所啮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持摩尼珠示之，见摩尼珠，毒即去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摩尼珠极尊，若有人病，若目痛，若目冥，持摩尼珠近眼，眼病即除愈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摩尼珠德巍巍自在，持著何所，著水中，水便随作摩尼色；持缯裹著水中，水便如摩尼珠色；正使持若干种缯裹著水中，水便如摩尼珠色；水浊即为清。摩尼珠德无有比。”

阿难问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天上亦有摩尼珠？阎浮利地上亦有摩尼珠？”

释提桓因语阿难言：“天上亦有摩尼珠。阎浮利地上亦有摩尼珠，不足言。如我所说，异阎浮利地上宝轻耳，不如彼珠德尊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亿万倍。我所语摩尼珠者，有所著，若篋中，若函中，其光明倍彻出，正使举珠出去余处，续明如故。般若波罗蜜萨芸若之德，至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般泥洹去，舍利供养如故，萨芸若舍利遍分布天下，供养如故。复次，阿难，十方无央数佛国现在诸佛欲见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行般若波罗蜜，当守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如是，拘翼，过去时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，为人中之将，自致成作佛，如是出生；甫当来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，悉从般若波罗蜜中出，为人中之将，自致成作佛；复如十方无央数佛国今现在诸佛，亦从般若波罗蜜中出，为人中之将，自致成作佛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摩诃波罗蜜，天中天，一切人民、蜎飞、蠕动之类心所念，怛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从般若波罗蜜悉了知。”

佛言：“用是故，菩萨摩诃萨昼夜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但行般若波罗蜜，不行余波罗蜜耶？”

佛言：“都卢六波罗蜜皆行。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于菩萨摩诃萨最尊。菩萨与布施，般若波罗蜜出上。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分布诸经教人，不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也。

“拘翼，譬如阎浮利地上种种好树，若色种种各异，叶叶各异，华华各异，实实各异，种种枝椏其影无有异，其影如一影相类。如是，拘翼，五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，般若波罗蜜出萨芸若，种种展转相得无有异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极大尊德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！不可计德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！无有极与等者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！若有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；若有书经与他人者，其福何所为多者？”

佛言：“我故问，若拘翼自恣说。云何，若有怛萨阿竭舍利自供养，复分布与他人令供养；若复有舍利自供养，亦不分与他人，其福何所多者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天中天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自供养舍利，复分布与他人，其福大多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拘翼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，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名华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复分布与他人，其福大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法师所至到处辄说经法，其德其福甚大多，大多！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持十戒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若为读之，其福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四天下，诸小国土、中国土、千国土、二千国土、三千大国土、如恒边沙佛国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持十戒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若为读，其福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，及行般遮旬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若为读，其福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阎浮利四天下，小国土、中国土、千国土、二千国土、三千大国土大国土、如恒边沙佛国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行四禅、四谛、四神足，及行般遮旬，皆令成德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转倍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大甚多，大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若为读，其福转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授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自学，其福甚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若有人自学般若波罗蜜解中慧，其福甚倍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云何学般若波罗蜜，学解中慧，其福甚倍多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不晓学。何以故？有当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喜乐学般若波罗蜜，反得恶知识教学枝椀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问佛言：“何等为枝椀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甫当来世比丘，得般若波罗蜜欲学，恶知识反教学色无常，行色无常，作是曹学行般若波罗蜜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学无常，行识无常，作是曹学行般若波罗蜜。拘翼，是为枝椀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坏色无常视，不坏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常视。何以故？本无故。拘翼，般若波罗蜜当黠慧学，其福倍益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置阎浮利地上，三千大国土如恒边沙佛国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得须陀洹道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为读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须陀洹道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故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教令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皆令成就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转倍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为读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萨芸若德成法德，一切从般若波罗蜜中学成佛，便出生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。

“置阎浮利人，拘翼，置三千大国土，如恒边沙佛国中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者，持经卷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为读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学，得成萨芸若、成法德，用是故得佛，出生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，用是故，其福转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都卢皆使行佛道，已信入佛道，学佛道心以生；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为说，及至阿惟越致菩萨书经卷授与之，其人当从是学，深入般若波罗蜜中学智慧般若波罗蜜，转增多守，无有极智悉成就，得其福转倍多。

“置阎浮利，拘翼，三千大国土，及如恒边沙佛国中人，皆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皆发意行佛道；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他人使书，若令学，若为说，及至阿惟越致菩萨书经卷授与，其人当从是学，深入般若波罗蜜中，学智慧般若波罗蜜，转增多守，无有极智慧悉成就，得其福转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都卢皆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皆发意求佛；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他人使书，为解说其中慧，教令学，乃至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授与使入黠慧中，其福转倍多。

“置阎浮利、三千大国土，及至恒边沙佛国中人，皆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皆发意求佛；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与他人使书，令学入黠慧中者，若有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持般若波罗蜜经卷，为书授与使学入黠慧中，其福转倍多。

“复次，拘翼，阎浮利人都卢皆令行阿惟越致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教入般若波罗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从是辈中若有一菩萨出，便作是言：‘我欲疾作佛。’正使欲疾作佛，若有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书授与者，其福转倍多。

“置阎浮利、三千大国土乃至恒边沙佛国中人，都卢皆令行阿惟越致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教入般若波罗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若有一菩萨从其中出，便作是言：‘我欲疾作佛。’正使欲疾作佛，若有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书授与者，其福转倍多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极安隐菩萨摩诃萨疾近佛，般若波罗蜜若教人，若授与人，其福转倍多。何以故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其得般若波罗蜜疾近佛者，近佛坐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拘翼，当所为尊弟子。菩萨摩诃萨作是受，疾作佛。所为作者，当如佛弟子从中出。是辈人不索佛道者，菩萨摩诃萨不当于其中学六波罗蜜。不学是法，不得作佛。随法学，疾作阿耨多罗三耶三佛，在所问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三 沤和拘舍罗劝助品第四

尔时，弥勒菩萨谓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摩诃萨劝助为福，出人布施、持戒、自守者上。其福转尊极上，无过菩萨摩诃萨劝助福德。”

须菩提谓弥勒菩萨：“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于阿僧祇刹土诸佛所而作功德；一一刹土不可计佛其般泥洹者，乃从本发意已来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至阿惟三佛者，乃至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者，然后至于法尽，于是中所作功德，其功德度无极；及诸声闻作布施、持戒、自守为福，于有余功德自致无余，诸有般泥洹佛，于其中所作功德；至有净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脱身、脱慧所现身，佛法极大哀，不可计佛天中天所说法，于其法中复学诸所有功德，乃于诸般泥洹佛所作功德，都计之合之，劝助为尊，种种德中为极是上。其劝助者，是为劝助，劝助已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以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署是菩萨有德之人，持心能作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乃至作是心欲有所得。”

弥勒菩萨语须菩提：“其不作是求，乃能有所得；其作思想者，以为无黠。生是意，用思想悔还，用信悔还，但用无黠故还堕四颠倒，无常谓有常、苦谓有乐、空谓有实、无身谓有身，以故思想悔还，心悔还，信悔还。菩萨不当作是念，心有所求。于所求无处所，云何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弥勒菩萨谓须菩提：“不当于新学菩萨摩诃萨前说是语。何以故？或亡所信，亡所乐，亡所喜，亡所行。便从是修，当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说之。若久在善师边者，当为是菩萨摩诃萨可说。闻者不恐、不怖、不畏，是菩萨摩诃萨能劝助为作萨芸若。持心作是劝助，心亦尽灭，无所有，无所见，何等心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？当以何心作之？心无两对，心之自然乃能所作。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：“新学菩萨摩诃萨闻是或恐、或怖。若菩萨摩诃萨欲作功德者，当云何劝助其福德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须菩提语弥勒菩萨：“当作护是菩萨摩诃萨于诸佛所，破坏众恶，而断爱欲，等行如一，降伏魔事，弃捐重担，是即自从所有勤苦悉为已尽，其知已脱心，即从计从阿僧祇刹土诸佛般泥洹曰者于其中所作功德福，于诸声闻中复作功德，都计之合之，劝助为尊，种种德中无过劝助。其劝助者能为劝助，劝助已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何所是菩萨摩诃萨想不悔还，心不悔还，信所不悔还？正使菩萨摩诃萨持心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其心无所想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心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正使心念自了知，是心则为是作，是为想悔还，心悔还，所信悔还。正使菩萨摩诃萨持心了知，当作是学，知尽无所有，知尽者当持何心有所作，当了知心何所心法于法有所作，如法者为随法已，于作真，为是作，即非邪作，是菩萨摩诃萨所作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作功德，若诸声闻下至凡人所作功德，若畜生闻法者，及诸天、龙、阅叉、健陀罗、阿须伦、迦楼罗、甄陀罗、摩睺勒、诸人若非人闻法者，发心所作功德，及初学菩萨道者，都计之合之，积累为上，其劝助者能为劝助，是以极尊，种种德中无过劝助。是故劝助，所当劝助，能为劝助，持劝助福用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正使复知是为尽法，于法无所生所灭，无处所，持无所生法，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法不与法有反用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，是为无想不悔还，心亦不悔还，所信不悔还。作是无所求，众所不逮，是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作。若有菩萨摩诃萨，不谛晓了知作福德者。所以者何？于身恍忽，于劝助福亦复恍忽，菩萨了知恍忽无所有，是故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若于诸般泥洹佛所而作功德，持是功德欲作所求，其智自然，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诸佛天中天所知不著想，过去已灭，亦无有想，而不作想，其作想者为非德。菩萨摩诃萨当学沤和拘舍罗，未得般若波罗蜜者不得入，已得般若波罗蜜乃得入。勿为身作识，用之有灭，以是故无有身。有德之人，有想便礙，反欲苦住。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不乐作是德持用劝助。何以故？用不正故。视般泥洹佛而反有想，以是故为礙，所作功德为不及逮，为反苦住。其不作想者，是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之德。其作

想者，譬若杂毒。何以故？若设美饭以毒著中，色大甚好而香无不喜者，不知饭中有毒，愚闇之人食之欢喜饱满，食欲消时，久久大不便身。不知行德者，甚之为难，不晓将护，不晓诵读，不晓中事，不能解知，作是行德者，为如杂毒之食。佛语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持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脱身、脱慧所现身，及于声闻中所作功德，佛天中天所说，若复于辟支佛所，而作功德都劝助之，劝助已持是福德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持所作为想，用是故，譬若杂毒。

“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学何所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功德？当云何劝助作福成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是菩萨随怛萨阿竭教者，是即为作知佛功德所生自然及其相法所有，持是福作劝助，因其劝助自致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摩诃萨作是施者无有过，上终不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；作是施者为不杂毒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说皆至诚。

“复次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施，如净戒，如三昧，如智慧，如已脱，如脱慧所现身，无欲界，无色界，亦无无色界，亦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亦无所有，所作施亦复无所有，其作是施为已如法。法亦无所有，作是施者，为成所施无有杂毒。其作异施者，为作反施。是菩萨摩诃萨所施以如法者，佛天中天所知是则为施，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所作为如佛，是则为菩萨摩诃萨所施。三千大千国土人，悉念慈哀护等心，无过菩萨摩诃萨上头所施，是即为极尊。复次，须菩提，三千大千国土人悉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如恒边沙佛刹人皆供养是菩萨，震越、衣服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如恒边沙劫供养，随其喜乐作是布施。云何，须菩提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劝助功德，福过其上不可计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代劝助功德福者，如恒边沙佛刹不能悉受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若有菩萨持般若波罗蜜者，所作施为过其本所布施上已，无能过劝助所施上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倍、巨亿万倍。”

尔时，四王天上二万人悉以头面著佛足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其功德甚大尊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忉利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炎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兜术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泽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尼摩罗提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波罗蜜尼和耶拔致天上诸天人持天华、名香、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烧香、天缯、华盖、幢幡、伎乐，持用供养娱乐佛，供养已，皆白佛言：“极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乃作是施，极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富楼天、梵波利产天、摩诃梵天、盧天、波利陀天、盧波摩那天、阿会亘修天、首诃天、波利首诃天、诃波摩首诃天、首诃迦天、比伊潘罗天、阿比耶陀天、须陀施尼天乃至阿迦贰吒天等诸天人，悉以头面著佛足，皆言：“甚善，天中天！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极为大施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于中劝助故。”

佛语首陀卫诸天人：“置三千大千国土中菩萨摩诃萨，乃如恒边沙佛刹人，悉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复有异恒边沙佛刹人，都共供养是辈菩萨摩诃萨，震越、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供养如恒边沙劫，随所喜乐作是施与，若复过是者，不及菩萨摩诃萨劝助之所施。为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净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脱身、脱慧所现身，及诸声闻在其中者所作功德，都共计之合之，不及劝助者。若劝助者，以是极尊无能过者，作是劝助，劝助已，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属天中天所说，都共计之合之，极尊无过劝助。悉代劝助，劝助已，菩萨摩诃萨从是中得何等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道德之人，常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法无所取，亦无所舍，亦无所知，亦无所得。其法者为无所生法，亦无有灭法，亦无所从生法，亦无所从灭。于法中了无有生者，法亦无所从有而灭。是者法之所法，我代劝助之，是为劝助。作是施者，疾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劝助为尊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，代作布施者劝助之，代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而劝助之，代已脱者劝助之，代脱慧所现身劝助之。作是代劝助，其脱者是为布施，其脱者是为持戒，其脱者是为忍辱，其脱者是为精进，其脱者是为一心，其脱者是为智慧，其脱者是为脱慧，其脱者是为脱慧所现身，其脱者是为已脱，其脱者代其劝助，其脱者是为法，是故当来有如其脱者今阿僧祇刹土诸佛天中天现在者，其脱者是即诸佛弟子，其脱者以过去诸佛弟子，其脱者今现在诸佛弟子。于是法中无著无缚无脱，如是法者，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所施为从中无有能过者，无有能坏者。

“是者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劝助之为尊。如恒边沙佛刹中菩萨，悉寿如恒边沙佛劫，恒边沙佛刹人都悉供养诸菩萨摩诃萨，震越、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乃至恒边沙劫。须菩提，皆持戒，成忍辱，于精进而不懈，于禅悉得三昧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倍、若干巨亿万倍，不如劝助之功德，福最尊出其上。”

泥犁品第五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多所成，天中天。

“因般若波罗蜜无不得字者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为极照明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为去冥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为无所著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为极尊，天中天。

“无目者，般若波罗蜜为作眼目，天中天。

“其迷惑者，般若波罗蜜悉授道路，天中天。

“萨芸若者，即般若波罗蜜是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菩萨摩诃萨母，天中天。

“无所生，无所灭，即般若波罗蜜是，天中天。

“具足三合十二法轮，为转是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，其困苦者悉安隐之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，于生死作护，天中天。

“般若波罗蜜，于一切法悉皆自然，菩萨摩诃萨当云何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，天中天？”

佛谓舍利弗：“世多罗者，因般若波罗蜜住。其敬佛者，当自归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心念：“尊者舍利弗，何因发是问？”即时释提桓因谓舍利弗：“何因尊者乃作是问？”

舍利弗谓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护，因其劝助功德福持作萨芸若，过菩萨之所作为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譬若如人从生而盲，若百人、若千人、若万人、若千万人，无有前导，欲有所至，若欲入城者，不知当如行。如是，拘翼，五波罗蜜者，亦如盲无所见。离般若波罗蜜者，如是欲入萨芸若中，不知当如行。般若波罗蜜者，即五波罗蜜之护，悉与眼目。般若波罗蜜是护，令五波罗蜜各得名字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当云何守入般若波罗蜜中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色者不见所入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见所入，视五阴亦不见所入，是为守般若波罗蜜。”

“如是者，天中天，以为守般若波罗蜜，作是守者为逮何法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无所守，是为逮法守为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逮，萨芸若者亦不能得逮。若所问般若波罗蜜不逮，萨芸若亦不能得逮，亦不逮字，于生死亦无所逮，当云何逮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无所逮故能为逮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，如般若波罗蜜！于诸法无所生、无所灭，当所可住无所住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或时作是念，便离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傥有所因，于所因便念般若波罗蜜，知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、无近、无远，是故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信般若波罗蜜，为信何法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信般若波罗蜜者，为不信色，亦不信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有，不信须陀洹道，不信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道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摩诃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即般若波罗蜜是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云何知摩诃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是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色无大无小，不以色为证，亦不为色作证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无大亦无小，于识不以为证，亦不为识作证，便于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致十种力，即不复为弱。萨芸若者，无广无狭。何以故无广无狭？萨芸若知于般若波罗蜜无所行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罗蜜无所有。若人于中有所求，谓有所有，是即为大非。何以故？人无所生，般若波罗蜜与人俱皆自然。人恍忽故，般若波罗蜜俱不可计人亦不坏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人如般若波罗蜜者，便得成至阿惟三佛。人亦有力故，怛萨阿竭现而有力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！甚深！天中天！若有菩萨摩诃萨信深般若波罗蜜者，不说中短，亦不狐疑，其人何所来而生是间？为行菩萨道已来几闻解般若波罗蜜事，随教入中者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从他方佛刹来生是间，是菩萨摩诃萨于他方供养佛已，从受问闻深般若波罗蜜故，以是复闻般若波罗蜜，自念言：‘我如见佛无异。’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可得见闻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可得见闻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是菩萨随深般若波罗蜜者，行已来为几闻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非一辈学，各各有行，若有已供养若干百佛、若干千佛，悉见已，于其所皆行清净戒已。若有于众中，闻般若波罗蜜弃舍去，为不敬菩萨摩诃萨法，佛说深般若波罗蜜，其人亦弃舍去不欲闻之。何以故？是人前世时闻说深般若波罗蜜，用弃舍去故，亦不以身心，是皆无知罪之所致。用是罪故，若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复止他人不令说之；止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止萨芸若；其止萨芸若者，为止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。用是断法罪故，死入大泥犁中，若干百千岁，若干亿千万岁，当更若干泥犁中具受诸毒痛不可言，其中寿尽转生他方摩诃泥犁中，其寿复尽展转复到他方摩诃泥犁中生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其罪为随五逆恶？”

佛谓舍利弗：“其罪虽有所喻，不可引譬。若讽诵说深般若波罗蜜时，其心疑于法者，亦不肯学，念是言：‘非怛萨阿竭所说。’止他人言，莫得学是，为以自坏复坏他

人，自饮毒已复饮他人毒。是辈人为以自亡失，复亡失他人，自不晓知深般若波罗蜜，转复坏他人。是曹人者不当见之，舍利弗，不当与共坐起、言语、饮食。何以故？是曹之人诽谤法者，自在冥中，复持他人著冥中，其人自饮毒杀身无异。断法之人所语有信，用其言者，其人所受罪俱等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用诽谤佛语故。诽谤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悉诽谤诸法已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愿闻诽谤法者，受形何等像类讫？不知其身大如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诽谤法人，傥闻说是事，其人沸血便从面孔出，或恐便死，因是被大痛。其人闻之，心便愁毒如自消尽，譬如断华著日中即为萎枯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愿为人故当说之，令知其身受形云何，当为后世人作大明！其有闻者畏惧当自念：‘我不可诽谤断法如彼人。’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为示人之大明已，所因罪受其身甚大丑恶，极勤苦臭处诚不可说，其苦痛甚大如久剧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语自足已，不敢复诽谤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常当护身口意，人但坐口所言乃致是罪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愚痴之人于我法中作沙门，反诽谤般若波罗蜜言非道；止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止佛菩萨已；止佛菩萨者，为断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萨芸若已；断萨芸若者，为断法已；断法者，为断比丘僧已；断比丘僧者，为受不可计阿僧祇之罪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若有断深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为有几事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以为魔所中，是男子、女人不信不乐，用是二事故，能断深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断般若波罗蜜者，复有四事。何谓为四？随恶师所言：一、不随顺学；二、不承至法；三、主行诽谤；四、索人短自贡高。是为四事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少有信般若波罗蜜者，天中天，不晓了是法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少有信般若波罗蜜者，不晓了是法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深般若波罗蜜少有信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故为色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识之自然故为识。过去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过去色之自然色故。当来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当来色之自然色。故今现在色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色故。过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过去识之自然故。当来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当来识之自然故。今现在识无著无缚无脱。何以故？识之自然故。用是故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甚深，少有信者。”

清净品第六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少有晓者，将未狎习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般若波罗蜜少有晓者，用未狎习之所致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色清净，道亦清净故，言色清净，道亦清净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清净故，言道清净，是故识亦清净，道俱清净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色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故，言萨芸若清净，色亦清净，是故色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等无异。今不断前，前不断后，故无坏。以是故，前为不断故，言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，是故萨芸若清净，识亦清净，萨芸若清净，识亦清净等无异。今不断前，前不断后，故无坏，以是故前为不断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清净者，天中天，为甚深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为极明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有垢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有瑕秽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净无所有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欲而无欲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色而无色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无所生为无色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有智而无智甚清净，天中天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智如无智者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色，如有智、无有智者，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如有智、无有智者，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清净，萨芸若者不增不减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清净，于诸法无所取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甚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我者清净，色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故曰我清净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，道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，萨芸若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无端绪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无有边，色亦无有边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者清净无有边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无有边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在彼，亦不在是，亦不在中间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知是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有想者，便离般若波罗蜜远已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有字者，便有想，以故著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难及般若波罗蜜，天中天，安隐决于著！”

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何所为著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知色空者，是曰为著。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者，是曰为著。于过去法知过去法，是曰为著。于当来法知当来法，是曰为著。于现在法知现在法，是曰为著。如法者为大功德，发意菩萨是即为著。”

释提桓因问须菩提：“何谓为著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心知，拘翼，持是知心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心者本清净，能可有所作？善男子、善女人以离诸著为弃本际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令菩萨摩诃萨知本际为觉著事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有著甚深微妙，我今说之，谛听！谛听！上中下言悉善。”

须菩提白佛：“愿乐欲闻。”

佛言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念欲作想，随所想者，是故为著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天中天，于无余法代劝助之，是为劝助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于法者而无法故，曰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以是不可有所作，亦不可有想，亦不可作因缘，有不可见闻如心可知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其本甚深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今自归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法无作者故得阿惟三佛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诸法实无作阿惟三佛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有两法，用之本净故曰为一。其净者，于一切无有作者乃至无净，于一切亦无作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以离诸著为弃本际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难了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无有得阿惟三佛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可计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非心之所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无作者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无有作者故无所著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不想色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想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满色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满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色不满为非色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满为非识行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，于著无所著，是著实为不著！”

佛言：“不著色行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者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是为菩萨摩诃萨行于色为不著，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为不著，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道亦不著。所以者何？以过诸著故，复出萨芸若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所说法甚深难逮，天中天！若所说者不减，不说者亦不减；若所说者不增，不说者亦不增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。譬如怛萨阿竭，尽寿称誉空，空不增；若不称誉空，空亦不减。譬如称誉幻人者亦不增，若不称誉者亦不减，闻善不喜，闻恶不怒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于法各各讽诵学之，法亦不增不减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甚谦苦行般若波罗蜜。若有守般若波罗蜜者，其不懈、不恐、不怖、不动、不还。何以故？守般若波罗蜜者，为守空故。一切皆当为菩萨摩诃萨作礼，用被僧那大铠故，与空共战；为一切人故，著僧那铠，与空共斗。是菩萨摩诃萨被极大铠，用一切人故而举空。是菩萨摩诃萨为大勇猛，天中天，用空法故，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成阿惟三佛。”

有异比丘心念之：“当自归般若波罗蜜，为无所生法，亦为无所灭法。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：“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者，为随何教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随空教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何所为随空教者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欲寂静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为知般若波罗蜜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其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当护几何间？”

须菩提谓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能见法当所护者不？而言欲护之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不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随般若波罗蜜教住者，是为以得护，若人、若非人终不能得其便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菩萨摩诃萨护空者，为随般若波罗蜜行已。云何，拘翼，能可护响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不能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拘翼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其法亦如响，以知是者亦复无想，以无想念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用佛威神，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、诸释梵及诸尊天，一切皆来到佛所，前为佛作礼，绕竟三匝各住一面。诸四天王、诸释梵及诸尊天，悉承佛威神念诸千佛，皆字释迦文；其比丘者，皆字须菩提；问般若波罗蜜者，皆如释提桓因。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四 叹品第七

佛言：“弥勒菩萨摩诃萨，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，亦当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，弥勒菩萨摩诃萨，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弥勒菩萨摩诃萨，于是成阿惟三佛时，不受色说般若波罗蜜，不空色说般若波罗蜜，不受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说般若波罗蜜，亦不空识说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脱色说般若波罗蜜，亦不缚色说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脱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说般若波罗蜜，亦不缚识说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色亦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故般若波罗蜜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故般若波罗蜜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空之清净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故般若波罗蜜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色清净无瑕秽，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清净无瑕秽，般若波罗蜜亦如是。”

佛言：“如空无瑕秽故，般若波罗蜜亦清净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其受学诵般若波罗蜜者，终不横死，若干百天、若干千天常随侍之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法师者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说法时得功德不可复计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得其功德不可复计。若守般若波罗蜜者，其功德出是上去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者，即是珍宝故。于法无有作者，亦无有得法者，亦无有持者。何以故？法甚深故，亦不可见，亦不可得，亦无有得者。须菩提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亦不可名，亦无有见。得般若波罗蜜者，所索不可得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，甚深如是，亦无有生处。般若波罗蜜无所行，亦无所不行。般若波罗蜜亦无有持法者，亦无有守法者，如空无所取，无所持，无所见，亦不无观，亦不无见。”

三千大千刹土诸天子飞在上俱皆观，便举声共叹曰：“于阎浮利地上再见法轮转！”

佛谓须菩提：“无两法轮为转，亦不想有一法轮转，不转是者即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极安隐摩诃波罗蜜，是于菩萨摩诃萨无所挂礙法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是无有法成阿惟三佛者，何所法轮为转？无所还法为转，亦无法有恐者，无有法而忧者。何以故？若有两法为不可得，何所法忧？亦无法转者，故诸法如空，无所转，亦无法有还者，乃至诸法亦为无所有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空者无所转，亦无转还，亦无想，亦无愿，亦无生死，亦无所从生，亦不有转，亦不转还。作是说者，是为说法，无所说者，亦无所得，亦无有证。作是说法，亦不般泥洹。作是说法，亦无有尽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无极波罗蜜如空无有极，天中天。

“一、等波罗蜜者于诸法悉平等，天中天。

“二、恍忽波罗蜜者为本空，天中天。

“三、无上波罗蜜于诸法无所著，天中天。

“四、无人波罗蜜无有身，天中天。

“五、无所去波罗蜜无所至，天中天。

“六、无所有波罗蜜无所持，天中天。

“七、无有尽波罗蜜无有极，天中天。

“八、无所从生波罗蜜无所灭，天中天。

“九、无作波罗蜜无有造者，天中天。

“十、不知波罗蜜无所得，天中天。

“十一、无所至波罗蜜无所到，天中天。

“十二、无垢波罗蜜用净故，天中天。

“十三、无著波罗蜜无所得，天中天。

“十四、梦波罗蜜无有我，天中天。

“十五、清净波罗蜜无瑕秽，天中天。

“十六、不可见波罗蜜无有处，天中天。

“十七、定波罗蜜不动摇，天中天。

“十八、无念波罗蜜悉平等，天中天。

“十九、不动摇波罗蜜法不移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、无欲波罗蜜本无故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一、无所生波罗蜜无所向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二、寂波罗蜜无有想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三、无恚波罗蜜无有恨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四、无人波罗蜜本无故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五、不观波罗蜜法无所从起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六、不至边波罗蜜无所止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七、不腐波罗蜜无有败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八、无不入波罗蜜诸罗汉、辟支佛所不及，天中天。

“二十九、不乱波罗蜜无有误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、不可量波罗蜜无有小法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一、无形波罗蜜于诸法无所挂礙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二、不可得波罗蜜无所生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三、无常波罗蜜不有坏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四、无苦波罗蜜诸法不相侵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五、无我波罗蜜于诸法无所求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六、空波罗蜜于诸法不可得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七、无有想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出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八、力波罗蜜于诸法为有胜，天中天。

“三十九、不可计佛法波罗蜜于诸法出计去，天中天。

“四十、自然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是，天中天。

“四十一、于诸法亦无自然故。”

持品第八

释提桓因作是念：“其闻般若波罗蜜者，皆过去佛时人，何况学持讽诵，学持讽诵已如教住者！是人前世供养若干佛已，今复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学持讽诵如教住。其人从过去佛时问事已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更见过去三耶三佛，从闻深般若波罗蜜以不疑、不恐、不难、不畏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信受深般若波罗蜜者，当视之如阿惟越致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甚深，本用精进信般若波罗蜜故。设有轻般若波罗蜜，其人前世时亦轻般若波罗蜜已。所以者何？用不信乐深般若波罗蜜，为不问佛及弟子之所致，以是故，当知之。”

释提桓因语尊者舍利弗：“般若波罗蜜者为甚深难及！其有说深般若波罗蜜，若不信者，其人为未行菩萨道，反持作难。自归般若波罗蜜者，为自归萨芸若慧已。”

舍利弗语释提桓因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拘翼，归萨芸若慧者，以为自归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从是中出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。萨芸若，萨芸若慧者，是般若波罗蜜之所照明。于般若波罗蜜中住者，无不解慧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萨芸若，云何行般若波罗蜜？云何于般若波罗蜜中住？云何解般若波罗蜜中慧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拘翼，乃作是问，今发汝者皆佛威神之所致。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住色中，如色不住者即为行；于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中不住，如是识不住者即为行。于色中不究竟，如色不究竟者，尔故不于色中住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究竟，如识不究竟者，尔故不于识中住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甚深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罗蜜者，难得见边幅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色亦甚深不住；如色甚深不住，如是色甚深不住者，是即为解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甚深不住；如识甚深不住，如是识甚深不住者，是即为解色亦甚深不随；如是色甚深者，不随如是色甚深不住。如色甚深不住，是为色甚深不随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甚深不随；如是识甚深不随，如是识甚深不住，是识甚深不住，是为识甚深不随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天中天！当于阿惟越致菩萨前说之，闻是慧法不疑亦不痴之。”

释提桓因问舍利弗：“菩萨摩诃萨未受决者，于前说之，将有何等异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是菩萨求佛已来大久远，为已受决。若未受决闻之，便于中受决亦复不久，若见一佛、若见两佛便受决，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菩萨摩诃萨未受决者，闻是恐畏，即舍还去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如是，如是。菩萨摩诃萨求佛道以来大久远，若受决、未受决者，皆闻深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我亦乐喜闻是语，天中天，乐人令得安隐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若乐者，于我前说之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譬若是菩萨摩诃萨，天中天，自见于梦中坐佛座，知今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至阿惟三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得闻深般若波罗蜜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学已来大久远，今受决不复久，其功德欲成满。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，其得深般若波罗

蜜者，其功德欲成满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乃乐作是说，皆佛威神之所致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譬如男子行万里，天中天，若数万里者，到大空泽中，是人遥相见牧牛者，若牧羊者，若见界，若见庐舍，若见丛树，作是想念，如见郡，如见县，如见聚落，若欲见闻作是想，稍稍前行且欲近之，不复畏盗贼。菩萨摩诃萨得深般若波罗蜜者亦如是，天中天，今受决不复久，亦不畏当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地。何以故？上头有想以闻见得深般若波罗蜜。

“譬若男子欲见大海，天中天，便行之大海，若见树有树想，若见山有山想，当知大海尚远；稍稍前行，不见树亦无树想，不见山亦无山想，心亦念知大海且至亦不久，于中道无复有树亦无树想，无复山亦无山想，是男子尚未见大海，是应且欲为至。是菩萨摩诃萨当作是知，天中天，若闻得深般若波罗蜜，虽不见佛从受决者，是为今作佛不久。

“若闻得深般若波罗蜜者，譬如若春时树，天中天，其叶稍稍欲生，如是不久当有华实。何以故？是树本之瑞应，想知不久当有叶若华实，阎浮利人者皆大欢喜，曾见是树，想知不久叶华实当成熟。如是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得见深般若波罗蜜者，其功德欲成满，今于般若波罗蜜中自致成就。是菩萨摩诃萨当知之，过去世时学般若波罗蜜，其功德欲成满之所致，以是故，复得闻深般若波罗蜜。天上诸天无不代喜者，想见过去菩萨摩诃萨受决时，知是菩萨摩诃萨今复受决，不久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譬如女人有娠，天中天，稍稍腹大身重，不如本故所作不便，饮食欲少，行步不能，稍稍有痛，语言软迟，卧起不安，其痛欲转，当知是妇人今产不久。菩萨摩诃萨亦如是，天中天，其功德欲成满。若得闻见深般若波罗蜜，其念行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今受决不久，得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若所说者，悉佛威神之所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难及也，天中天！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悉豫了了署菩萨摩诃萨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昼夜念世间，悉使得安隐，伤念天上天下，以是故，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成作佛时悉为说法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是菩萨摩诃萨，天中天，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当云何行得成就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观色过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过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观色无过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过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见是法，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亦不见非法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所说不可计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色亦不可计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计。不知色者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；不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者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谁当信是者，天中天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？”

佛谓须菩提：“何所为行？正使菩萨摩诃萨行者，为得字耳。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于力无所近，于四事无所畏亦无所近，于佛法亦无所近，于萨芸若亦无所近。何以故？力者不可计，四事无所畏亦不可计，佛法亦不可计，萨芸若亦不可计，色亦不可计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计，诸法亦不可计，心亦不可计。正使菩萨摩诃萨作是行者，为无所行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正使作是行者，为得字耳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者，甚深珍宝中王，天中天。般若波罗蜜者，大将中王，天中天。般若波罗蜜与空共斗无能胜者，天中天，从是中不得断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欲疾书是经者，至一岁乃至竟。何以故？是善男子于珍宝中，多有起因缘至使中断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于般若波罗蜜中，弊魔常使欲断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正使弊魔欲断是经者，会不能得胜菩萨摩诃萨。”

舍利弗问佛言：“持谁威神恩，弊魔不能中道断之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皆佛威神，及十方阿僧祇刹土现在诸佛，复假威神之恩。诸佛悉共念之，悉共授之，悉共护之。菩萨摩诃萨已为得护佛所授者，舍利弗，弊魔不能得中道断之。何以故？十方阿僧祇刹土现在诸佛，皆共护般若波罗蜜。若有念说诵者，若有学受书者，皆是诸佛威神之所致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若有念诵者，若持学书者，以为诸佛威神之所拥护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皆是诸佛威神恩。是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者，当知之为护佛所护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有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佛以眼悉视之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怛萨阿竭以佛眼视学持诵般若波罗蜜者，最后若书持经卷者，当知是辈悉为怛萨阿竭眼所见已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菩萨至德之人，学受持是经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今近佛坐，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最后若有书持是经者，是辈人极尊得大功德。如是，舍利弗，怛萨阿竭去后，是般若波罗蜜当在南天竺；其有学已，从南天竺当转至西天竺；其有学已，当从西天竺转至到北天竺，其有学者当学之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却后经法且欲断绝时，我悉知持般若波罗蜜者。若最后有书者，佛悉豫见其人称誉说之。”

舍利弗问佛：“最后世时，是般若波罗蜜当到北天竺耶？”

佛言：“当到北天竺。其在彼者，当闻般若波罗蜜复行问之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作衍已来大久远，以故复受般若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北天竺当有几所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者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北天竺亦甚多菩萨摩诃萨，少有学般若波罗蜜者。若有说者，闻之不恐、不难、不畏，是人前世时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以是菩萨至德之人持净戒完具，欲为一切人作本多所度脱。是辈人索佛道者我知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今近萨芸若。作是学者在所生处常学是法，便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极尊贵，魔终无那何，不能动还令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波罗蜜者，以得极尊劝乐摩诃衍功德，还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虽不见我，后世得深般若波罗蜜者，为已面见佛。说是语无异，是为菩萨行，当所施行。其有若干百人、若干千人索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当共教之，当共劝乐之，当为说法，皆令欢喜学佛道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我劝助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至德学菩萨道，有作是教者，心心展转相明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有代劝助者，是辈欲行菩萨道者，若干百人、若干千人索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，当共教之，当共劝乐之，当令劝喜学佛道。是辈善男子、善女人心中踊跃欢喜者，愿生他方佛刹，以生异方者，便面见佛说法，复闻波罗蜜，皆悉了了知之，复于彼刹教若干百千人，皆行佛道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难及也，天中天！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法无所不了，悉知当来菩萨摩诃萨行，令是辈不懈精进学入六波罗蜜中。”

佛言：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有行是法者，所求者必得，若所不求会复自得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本愿之所致，不离是法。虽不有所索者，自得六波罗蜜。”

舍利弗问佛：“从是波罗蜜中可出经卷耶？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深入般若波罗蜜者，于是中自解出一一深法以为经卷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其有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教者，便能教一切人，劝助之为说法，皆令欢喜学佛道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自复学是法，用是故，所生处转得六波罗蜜。”

觉魔品第九

须菩提问佛言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学中当有效验，天中天，当何以觉其难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心不乐喜者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心卒妄起者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书是经时，若有雷电畏怖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书是经时，展转调戏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书是经时，展转相形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书是经时，左右顾视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书是经时，心邪念不一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心不在经上，数从坐起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自念‘我未受决在般若波罗蜜中’，心乱便起去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自念‘我字不在般若波罗蜜中’，心不喜乐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菩萨摩诃萨自念‘我乡里、郡国、县邑不闻般若波罗蜜，及所生处了不闻是’，其意欲悔便即舍去。其人却后当复更劫数乃有所得，甫当于若干劫中喜学余经，不住萨芸若，弃舍深般若波罗蜜去。若学余经者，为以舍本取其末。有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亦知俗法，复知道法。譬若狗子从大家得食，不肯食之反从作务者索食，如是，须菩提，当来有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，反索枝掖般若波罗蜜，为随异经术，便堕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譬若男子得象观其脚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有德之人，为二辈中，有弃深般若波罗蜜去，反修学余经，得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当觉知魔为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譬若男子欲见大海者，常未见大海，若见大陂池水，便言是水将无是大海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有德之人，弃般若波罗蜜去，反学余经，堕声闻、辟支佛道地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譬若绝工之师能作殿舍，意欲揆作如日月宫殿令高无不见者。于须菩提意，乃能作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日月宫殿甚高终不能作。”

佛言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当来行菩萨道者，得闻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可意便弃舍去，反明声闻、辟支佛法，于中求萨芸若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譬若男子欲见遮迦越罗者，未见遮迦越罗，反见小王，想其形容被服谛熟观之，便呼言是为遮迦越罗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甫当来有菩萨得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反不可意便弃去，入声闻法中欲求萨芸若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譬若男子大饥，得百味之食不肯食之，更食六十味之食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甫当来有菩萨摩诃萨得闻深般若波罗蜜，而不可意便弃舍去，入声闻法中求萨芸若，欲得作佛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譬如男子得无价摩尼珠，持水精比之欲令合同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男子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甫当来有行菩萨道者，得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反持比声闻法，于声闻法中欲得萨芸若作佛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书般若波罗蜜时，若有财利起，闻是言便弃舍去，是菩萨摩诃萨为自作留难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如是得书成般若波罗蜜不？”

佛言：“不能得书成之，是善男子当觉知魔为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多少书是经者，其言‘我书般若波罗蜜’，于是中想闻其决欲有所得，常觉知魔为，其作想求者，为堕魔界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书般若波罗蜜时，意念乡里，若念异方，若念异国，若念王者，若念有贼，若念兵，若念斗，意念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，复有余念，魔复益其念，乱菩萨摩诃萨意为作留难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有财利、震越、衣服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悉具足来，闻菩萨耳令意乱，不得学诵书成般若波罗蜜，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有佛深法魔从次行乱之，令菩萨摩诃萨不复乐欲得沤和拘舍罗，便不可意问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言：“我广说菩萨摩诃萨事，其欲学沤和拘舍罗者，当从般若波罗蜜索之。其不可般若波罗蜜便弃舍去，为反于声闻道中索沤和拘舍罗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为黠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不黠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受经之人欲闻般若波罗蜜，法师身得不安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适安欲与般若波罗蜜，其受经者欲复转去，两不和合，亦不得书成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学经之人来欲受般若波罗蜜其心欢悦，法师欲至他方，如是两不和合，不得学书成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意欲有所得若衣服、财利，受经之人亦无与心，两不和合，不得学成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受经之人无所爱惜，在所索者不逆其意，法师所有经卷而不肯现亦不顺解，其受经者便不欢乐，两不和合，不得学书成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适欲有所说，其受经之人不欲闻知，如是两不和合，亦不得闻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若身疲极卧欲不起，不乐有所说，受经之人欲得闻般若波罗蜜，如是两不和合，不得闻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欲书般若波罗蜜若欲说时，于众中傥有来者反说诽谤，用是为学多负勤苦，言泥犁、禽兽、薜荔甚大勤苦，语人言‘当早断生死根’，如是者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欲书般若波罗蜜，若欲说时，其有来人坐于众中，称誉天上快乐五所欲悉可自恣，其作禅者可得在色天中，念空寂者可得在无色之天，是皆无常勤苦之法，不如于是索须陀洹道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道，便不复与生死从事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念：‘我是尊贵，有来恭敬自归者，我与般若波罗蜜；若有不恭敬自归者，我不与之。’受经之人自归作礼恭敬不避处难，法师意悔不欲与弟子经，闻异国中谷贵，语受经人言：‘善男子知不？能与我俱至彼间不？谛自念之莫得后悔。’弟子闻其所言甚大愁毒，即自念言：‘我悉见经已，不肯与我，当奈之何！’如是两不和合，不得学书成般若波罗蜜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欲到极剧之处，语受经人言：‘善男子能知不？其处无谷，有虎狼，多贼，五空泽，我乐往至彼间。谛自思议，能随我忍是勤苦不？’复以深好语与共语，弟子悉当厌已，心不复乐，稍稍赐还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乃作是礙不得学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法师健行，乞丐多有方略，殊不肯与弟子经，反欲懈堕舍去，便语受经人言：‘善男子知不？我当有所至，则有所问讯。’如是两不和合，不得学书成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弊魔常索其方便，不欲令有学诵受般若波罗蜜者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弊魔何因常索其方便，不欲令有学诵受般若波罗蜜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弊魔主行诽谤‘是非波罗蜜’，言‘我有一一深经，快不可言，是故为波罗蜜’。如是，须菩提，弊魔主行诽谤之，令新学菩萨辈心为狐疑，便不复学诵书是经，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魔事一起时，令深学菩萨为本际作证，便堕声闻中得须陀洹道，如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五 照明品第十

佛言：“于般若波罗蜜中，多有起魔因缘者至使得断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天中天所说，若有菩萨多有危害。所以者何？用极大尊为难得故至使有害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天中天，多有起因缘者，及新学发意者所知甚少，其心不入大法，亦不讽诵般若波罗蜜，是人以为魔所得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若所言，新发意者所知甚少，其心不入大法，亦不讽诵般若波罗蜜，是为魔所得已，自起魔因缘至使得断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取持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者，悉是佛威神。何以故？弊魔不能制令得断，是者以为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之所制持。

“譬若母人一一生子，从数至于十人，其子尚小，母而得病不能制护无有视者；若母安隐无他，便自养长其子令得生活，寒温燥湿将护视之，是者即世间之示现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念般若波罗蜜其所持者，若有讽诵书者，复十方现在诸佛常念般若波罗蜜，是者即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于萨芸若而示现。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者，从是中自致得萨芸若。其有以成佛者，若未成佛，甫当成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，自致成阿惟三佛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。是萨芸若慧之所致照明，皆从般若

波罗蜜，以是故示现世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于般若波罗蜜中，照明于世间。何谓般若波罗蜜照明于世间？何所是怛萨阿竭持于世间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怛萨阿竭持五阴示现世间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于般若波罗蜜示现五阴？何所是般若波罗蜜示现于五阴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所坏者，以是故得示现，亦无无坏而示现空者，无坏亦无有坏，亦无想，亦无愿，亦无坏，亦无有坏，以是故示现于世间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及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，怛萨阿竭悉晓知，皆是自然人。如是自然人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以般若波罗蜜晓知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，怛萨阿竭以般若波罗蜜示现持世间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若疾心、乱心，怛萨阿竭悉知之。何谓怛萨阿竭悉知之疾心、乱心？其法本者无疾无乱，以是故知之。何谓知疾知乱？其有当尽者以尽，以是故知之。其有爱欲心者，知是为爱欲心；其有瞋恚心者，知是为瞋恚心；其有愚痴心者，知是为愚痴心。知爱欲心之本无爱欲心，知瞋恚心之本无瞋恚心，知愚痴心之本无愚痴心，是者，须菩提，令我得萨芸若者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怛萨阿竭无爱欲心？用无爱欲心，悉知其心之本亦无爱欲心，以是故，怛萨阿竭心无有爱欲。何以故怛萨阿竭无瞋恚心？用无瞋恚心，悉知其心之本亦无瞋恚心，以是故，怛萨阿竭心无有瞋恚。何以故怛萨阿竭无愚痴心？用无愚痴心，悉知其心之本亦无愚痴心，以是故，怛萨阿竭心无有愚痴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因般若波罗蜜示现持世间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其心广大无所不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其心广大无所不知？其心者，亦无广，亦无大，亦无去，亦无所至来，以是故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其心广大无所不知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广大其心无所不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广大其心无所不知？其心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住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广大其心无所不知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故因般若波罗蜜无所不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故因般若波罗蜜无所不知？其心者无所住，亦无所从来灭，以无余故无所不知，其心若空故知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悉知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以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计人、不可计心悉知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？其心者，本净故亦无有想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？其心者，不可以眼见如所从来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不可见心悉知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欲得是者致是悉知。何谓怛萨阿竭用人故因般若波罗蜜知欲得是者致是？知一切色从不可得获而生生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得获而生生。

“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云何知欲得是者因致是？从死至死，是即为色；从死至不死，是亦为色；从不死至不死，是亦为色；亦不有死，亦不无死，是亦为色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从死至死，是亦为色；识者从死至不死，是亦为色；识者从不死至不死，是亦为色；识者亦不有死，亦不无死，是亦为色；识有人、无我世者，是亦为色；无人、有我世者，是亦为色；有望、无望、无我世者，是亦为色；亦不有望，亦不无望，亦无我世，是亦为色；有望、有我、有世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是亦为色；无望、无我、无世、无识，是亦为色；亦不无望，亦不有望，亦无我识，是亦为色；得我世与无世，是亦为色；我世不可极，是亦为色；我世有极无极，是亦为色；我与世亦不有极，亦不无极，是亦为色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，我与世识亦不可极，是亦为色；我与世识有极无极，是亦为色；我与世识亦不有极，亦不无极，是亦为色；是命，是身，是亦为色；非命，非身，是亦为色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。

“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知欲得是者因致是。何谓怛萨阿竭知欲得是者因致是？怛萨阿竭知色之本无，如知色本无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。

“何谓知识？知识之本无。何所是本无？是欲有所得者，是亦本无怛萨阿竭，亦本无因慧如住。

“何谓所本无？世间亦是本无。何所是本无者？一切诸法亦本无。如诸法本无，须陀洹道亦本无，斯陀含道亦本无，阿那含道亦本无，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亦本无，怛萨阿竭亦复本无，一本无无有异，无所不入，悉知一切。

“是者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即是本无，怛萨阿竭因般若波罗蜜，自致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，照明持世间，是为示现；怛萨阿竭因般若波罗蜜，悉知世间本无无有异。

“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悉知本无，尔故号字为佛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本无甚深，天中天！是佛菩萨事悉自晓了，谁当信是者？独有得阿罗汉道者，若阿惟越致，怛萨阿竭成阿惟三佛乃能说之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本无无有尽时，怛萨阿竭所说亦无有极尽。”

时，释提桓因与诸欲万天子俱，梵迦夷天与二万天子俱前至佛所，头面著佛足却住一面。

诸欲梵天子俱白佛言：“天中天所说法者甚深！云何作其相？”

佛语诸天子言：“且听作相著已，无想，无愿，无生死所生，无所有，无所住，是者作其相。其相者若如空住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住相，诸天、阿须伦、龙、鬼、神不能动移。何以故？是相不可以手作，色者不能作相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作相，是相若人、若非人所不能作。”

佛语诸天子言：“若说是空有作者，宁能信不？”

诸天子白佛言：“不信有作空者。何以故？无有能作空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天子，其相者常住，有佛、无佛相住如故。如是住者故，怛萨阿竭成阿惟三佛故，名怛萨阿竭，即是本无如来。”

诸天子白佛言：“是相者甚深！怛萨阿竭从是成阿惟三佛，其怛萨阿竭所知无所挂礙慧皆从般若波罗蜜，是者即佛之藏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怛萨阿竭因般若波罗蜜示现持世间，如是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恭敬承事是法自致得成，皆从般若波罗蜜。是故怛萨阿竭之所恭敬，因是得佛故，是为报恩。何谓是怛萨阿竭之所报恩者？怛萨阿竭为从是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，皆从是衍为无所著，以是故现于报恩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怛萨阿竭知识法无有作者，以是故得阿惟三佛，亦不无作故成阿惟三佛，是为怛萨阿竭报恩故示现般若波罗蜜。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于诸法无所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，以是故示现持世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诸法不可知，不可见，何谓般若波罗蜜出怛萨阿竭示现持世间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所说诸法不可知、不可见者，谓诸法悉空，以是故不可知。诸法不可获持，以是故不可得见。诸法不可知、不可见者，皆从般若波罗蜜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诸法不可知、不可见，为从般若波罗蜜出怛萨阿竭成阿惟三佛示现持世间；故色为不可见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见，是者般若波罗蜜示现持世间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何谓，天中天，色不可见？何谓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为不可见？”

佛言：“不见色因缘生识，是故色为不可见；亦不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因缘生识，是故识为不可见。如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见，是世间亦不见，其相者亦不见，是世间示现所有，皆从般若波罗蜜。

“何谓是般若波罗蜜示现持世间？其忧世间是亦为空，其忧世间是亦为恍忽，其忧世间是亦为寂，其忧世间是亦为净，是者即为世间示现。”

不可计品第十一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极大究竟般若波罗蜜，不可计究竟，不可量究竟，无有与等者究竟，无有边究竟！”

佛言：“极大究竟般若波罗蜜，不可计究竟，不可量究竟，无有与等者究竟，无有边究竟！安隐般若波罗蜜，不可计究竟怛萨阿竭、无师萨芸若，是故般若波罗蜜不可计究竟。

“何等般若波罗蜜不可量究竟？不可量怛萨阿竭、无师萨芸若不可议，不可称，是故般若波罗蜜不可量究竟。

“何等般若波罗蜜安隐究竟无有与等者？怛萨阿竭谁能过者，是故般若波罗蜜无有与等者究竟。

“何等般若波罗蜜无有边究竟？无有边怛萨阿竭、无师萨芸若，是故般若波罗蜜无有边究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怛萨阿竭、无师萨芸若不可计、不可量、无边？”

佛言：“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可计，诸法亦不可计，诸法了无所法，正是中不可计。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可思，诸法亦不可量。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有边，诸法亦无有边。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边幅了不可得，诸法边幅了不可得。用何等故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有边幅，诸法无有边幅？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边幅了不可得无有尽处，诸法边幅了不可得无有尽处。用何等故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诸法了不可得边幅无有尽处时？”

“云何？”佛言：“空处可计尽不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空不可计尽。”

佛言：“诸法不可计、不可称、无有边幅，用是故，怛萨阿竭法如是比，不可计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。怛萨阿竭发心起学不可计、不可称、无有边，本无心无念，譬如空无

心无念。有心有念因随是生死。无有边怛萨阿竭法，如空无有边。是法如空不可计，作是说不可计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。”

佛说是经时，五百比丘僧、三十比丘尼皆得阿罗汉，六十优婆塞、三十优婆夷皆得须陀洹道，三十菩萨皆逮得无所从生法乐，皆当于是婆罗劫中受决。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极大安隐究竟！”

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极大安隐究竟！萨芸若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悉从是经出。譬如遮迦越王，所当为者，一切傍臣、所有郡国人民皆属王，亦无所复忧；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若诸法，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，皆是经所立。”

佛言：“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受不入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萨芸若道不受不入。”

须菩提问佛言：“何等萨芸若不受？何等萨芸若不入？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见若罗汉所入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，天中天，不见是法我所入处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须菩提，我亦不见怛萨阿竭所入处。如我怛萨阿竭无所入，萨芸若无所入处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般若波罗蜜甚深难了。过去佛时所作功德，是辈人于是间闻深般若波罗蜜信者，正使三千大千国土人一切所当为者皆信，皆信已来行过一劫，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乐一日念，无量深出彼德有余。”

佛语爱欲天子、梵天子：“正使复有人闻深般若波罗蜜，以得证决所信乐过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辈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皆前以头面著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却行久远乃旋各归天上，歌叹佛说功德。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菩萨信深般若波罗蜜者，从何所来而生是间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信者，心无有疑，不厌不喜，乐闻念不欲远离经师，譬如新生犊子心终不远离其母，是菩萨从人道中来生是间。前世学人，今来复得深般若波罗蜜，便信乐不远离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菩萨有时逮其功德，若复从他方佛刹来，若供养佛，乃有从彼来生是间者无？”

佛言：“有。是辈菩萨于他方佛刹供养佛，复从彼来生是间，持是功德于是间便逮得深般若波罗蜜。

“若复有菩萨从兜术天上来生是间，或从弥勒菩萨闻是深经中慧，今来生是间，持是功德今逮得深般若波罗蜜。

“若复有菩萨前世佛时，闻深般若波罗蜜不问中慧，来生是间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心便有疑，不信乐，不问中慧。何以故？前世有疑故。

“若复有菩萨前世闻深般若波罗蜜，问中慧一日、二日、三日若至七日，持是功德今复逮得深般若波罗蜜，常乐闻、喜问、信受。

“若复有菩萨有时欲闻般若波罗蜜，或不欲闻，其心乱数数转如秤乍低乍仰，是辈人适学未发故，使少信不乐得深般若波罗蜜，便厌不欲学弃舍去，如是终不成就，堕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”

譬喻品第十二

佛言：“譬如大海中，船卒破坏，知中人皆当堕水没死，终不能得度。是船中有板若檣，有健者得之，骑其上顺流堕深得出，知是人终不没水中死也。何以故？用得板檣故。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学沤和拘舍罗，是菩萨便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罗蜜，学沤和拘舍罗，是菩萨终不中道懈惰，过出阿罗汉、辟支佛道去，正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住。

“譬如有人持坏瓶行取水，知是瓶不能久，当道坏。何以故？瓶未成故。若有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学沤和拘舍罗，是菩萨终不能逮萨芸若，便中道厌却，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

“譬若有人持成瓶行取水，知当安隐，持水来归至也。何以故？其瓶已成故。若有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罗蜜，学沤和拘舍罗，知是菩萨终不中道懈惰休止恣心，正上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譬若大海中，有故坏船不补治之，便推著水中，取财物置其中，欲乘有所至，知是船终不能至，便中道坏，亡散财物。若有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学沤和拘舍罗，知是菩萨中道厌便亡失名珍宝，更

弃大珍宝去。何所为大珍宝？佛是也。是菩萨便中道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

“譬若有黠人，拖张海边故坏船补治之，以推著水中，持财物置其中，便乘欲有所至，知是船不中道坏，必到所至处。若有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学深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，知是菩萨终不中道懈惰，正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住。何以故？是菩萨一心有信乐、有定行、有精进故，终不复堕罗汉、辟支佛道中，正向佛门。

“譬若有人年百二十岁，老极身体不安，若病寒热寝卧床褥，此人宁能自起居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能也。何以故？是人老极无势力故。正使病愈，由不能自起居行步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不得学深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者，终不能至佛，当中道休，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何以故？不得学深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故。”

佛言：“但是人风寒病愈，身体强健，意欲起行，有两健人各扶一掖，各持一臂徐共持行，其人语病者言：‘安意莫恐，我自相扶持在所至到，义不中道相弃。’如是人能到所欲至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罗蜜，学沤和拘舍罗，是菩萨终不中道懈惰，能究竟于是中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分别品第十三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阿阇浮菩萨学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当与善知识从事，当乐善知识，当善意随般若波罗蜜教。何等为随般若波罗蜜教？是菩萨所布施，当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莫得著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何以故？深般若波罗蜜萨芸若无所著。若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、智慧，当持是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莫得著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何以故？萨芸若无所著，无得乐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阿阇浮菩萨稍入般若波罗蜜中如是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谦苦，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谦苦，安隐于世间护，为世间自归，为世间舍，为世间度，为世间台，为世间导。

“何等为菩萨为世间护？死生勤苦悉护教度脱，是为世间护。

“何等为世间自归？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为世间自归。

“何等为世间舍？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得怛萨阿竭名，时为世间说经无所著，是为世间舍。

“何等为无所著？色无著无缚，是色无所从生，无所从灭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尔，诸法亦无著无缚如是。

“何等为世间度？是色非色为度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是识非识为度，度为诸法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佛所说，度为诸法得阿惟三佛。何以故？无所著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无所著。菩萨为谦苦念法不懈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因说经，是亦为世间度。

“何等为世间台？譬若水中台，其水两避行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两断，如是断者，诸法亦断。设使诸法断者，是为定，是为甘露，是为泥洹。菩萨念法不懈得阿惟三佛，是为世间台。

“何等为世间导？菩萨得阿惟三佛，便说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，说诸法空，是亦无所从来，亦无所从去。诸法空，诸法无有想，诸法无有处，诸法无有识，诸法无所从生。诸法空，诸法如梦，诸法如一，诸法如幻，诸法无有边，诸法无有是，皆等无有异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谁当了是耶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求以来大久远，乃从过去佛时于其所作功德以来，如是辈人乃晓知深般若波罗蜜耳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何谓求以来大久远？”

佛言：“去离于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复有，尔乃晓知是深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菩萨为世间导耶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得阿惟三佛，为不可计阿僧祇人作导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为谦苦，是为摩诃僧那僧涅，为般泥洹不可计阿僧祇人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为谦苦，是为摩诃僧那僧涅，是故为僧那僧涅无缚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无缚，亦不于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亦不于萨芸若，诸法无缚，是故为僧那僧涅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求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当索三处。”

佛言：“何因缘菩萨求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当索三处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亦不可有守者，亦不无守者。从般若波罗蜜中，为无所出法。守般若波罗蜜为守空，守般若波罗蜜为守诸法，守般若波罗蜜为守无所有，守般若波罗蜜为守无所著。”

佛言：“在般若波罗蜜中者，当知是阿惟越致菩萨，于深般若波罗蜜中无所适著，终不随他人语，不信余道，心不恐畏，不懈怠。从过去佛问是深经中慧，今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心续不恐畏，不懈怠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，心不恐畏，不懈怠。何因缘当念般若波罗蜜中观视？”

佛言：“心向萨芸若，是为观视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何谓心向萨芸若？”

佛言：“心向空，是为观萨芸若。观萨芸若是为不观。不可计萨芸若，如不可计色为非色，如不可计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为非识，亦不入，亦不出，亦不得，亦不知，亦不有知，亦不无知，亦无所生，亦无所败，亦无所作者，亦无所从来，亦无所从去，亦无所见，亦无所在。如是不可限空不可计，萨芸若不可计，无有作佛者，无有得佛者，无有从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中得佛者，亦不从檀波罗蜜、尸波罗蜜、羼提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得佛也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难晓，难了，难知！”

佛语诸天子：“深般若波罗蜜甚深，难晓，难了，难知！怛萨阿竭安隐甚深，是经悉知阿惟三佛无有作阿惟三佛，亦无有阿惟三佛，是经如空甚深，无有与等者，如诸法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等白佛言：“诸世间人希有信是深经者，世间人所欲皆著。愍念之故，当为说是深经耳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天子，世间人希有信是深经者，所欲皆著。悯念是世间人故，当为说深经耳。”

本无品第十四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诸法随次无所著，诸法无有想如空，是经无所从生，诸法索无所得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“弟子须菩提所说如是，怛萨阿竭教但说空慧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天子，随怛萨阿竭教。”

诸天子问佛：“何谓怛萨阿竭教？如法无所从生，为随怛萨阿竭教乎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天子，诸法无所从生，为随怛萨阿竭教；随怛萨阿竭教是为本无，本无亦无所从来，亦无所从去。怛萨阿竭本无，诸法亦本无；诸法亦本无，怛萨阿竭亦本无，无异本无。如是，须菩提，随本无是为怛萨阿竭本无。怛萨阿竭本无住，如是，须菩提，住随怛萨阿竭教。怛萨阿竭本无无异，本无无异也，诸法是无异，无异怛萨阿竭本无无所挂礙、诸法本无无所挂礙，怛萨阿竭本无、诸法本无礙，一本无等无异本无。无有作者，一切皆本无，亦复无本无。如是，怛萨阿竭本无不坏亦不腐，诸法不可得。

“须菩提，随诸法教，怛萨阿竭本无，诸法本无，等无异于真法中本无。

“须菩提，随怛萨阿竭教，怛萨阿竭本无，无有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诸法本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。

“须菩提，随怛萨阿竭教，怛萨阿竭本无，过去本无，当来本无，今现在怛萨阿竭本无等无异，是等无异为真本无。菩萨得是真本无如来名，地为六反震动。怛萨阿竭说本无，须菩提，随怛萨阿竭教。

“须菩提，不受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不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如是，须菩提，为随怛萨阿竭教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是本无甚深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是本无甚深，甚深！”

当说本无时，二百比丘僧皆得阿罗汉，五百比丘尼皆得须陀洹道，五百诸天人皆逮无所从生法乐，于中立六十新学菩萨皆得阿罗汉道。

佛言：“是六十菩萨过去世时，各各供养五百佛，布施求色，持戒、忍辱、精进求色，禅不知空离空，不得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，今皆取阿罗汉道。菩萨有道得空、得无色、得无愿，是菩萨不得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，便中道得阿罗汉道不复还。

“譬若有大鸟，其身长八千里、若二万里，复无有翅，欲从忉利天上自投来下至阎浮利地上，未至是鸟悔，欲中道还上忉利天上，宁能复还不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能复还。”

佛言：“是鸟来下至阎浮利地上，欲使其身不痛，宁能使不痛不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能也。是鸟来，其身不得不痛，若当闷极若死。何以故？其身长大及无有翅。”

佛言：“正使是菩萨如恒中沙劫，布施求色，持戒、忍辱、精进求色，禅亦不入空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，起心欲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中道得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是菩萨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，持戒、精进、三昧、智慧，闻佛萨芸若，皆念求色，是为不持怛萨阿竭戒、精进、三昧、智慧。不晓知萨芸若，但想如闻声耳，便欲从是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会不能得，便中道得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何以故？不得深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佛所说，念中慧菩萨离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故，便得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若有菩萨庄严事，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当黠学般若波罗蜜、沤和拘舍罗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难晓，难了，难知！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难得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，难晓，难了，难知！如我念是中慧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易得耳。何以故？无所有，当何从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诸法皆空，索之了不可得当作阿惟三佛，索法无所得，无有作阿惟三佛，亦无有得阿惟三佛者。若有闻诸法空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易得耳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如须菩提所说者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难得也。何以故？空不念‘我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’。是法空设易得者。何以故？如恒沙菩萨悉皆逮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用色逮乎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离色法逮乎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逮乎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色本无宁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色本无有法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本无宁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离识本无有法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是本无使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离本无有法使逮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设是法不可得，何所法使逮者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说法，无有菩萨逮者。佛所说三有德之人，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是三不计三，如须菩提所说为一道耳。”

分漫陀尼弗谓舍利弗：“须菩提，说一道当问？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须菩提所说一道，我用是故问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于本无中见三道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见也。何以故？从本无中不可得三事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本无一事得乎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于本无中可得一道不？”

“不也。”

“设是谛不可得者，故复说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。为如是说，道本无无有异。若菩萨闻本无心不懈怠，是菩萨会当得佛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说，皆持佛威神，使若说是耳。菩萨闻本无等无异，心不懈怠会当得佛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何等为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成就于菩萨？”

佛言：“一切人皆等视中与共语言，当善心不得有害意向，常当慈心与语不得瞋恚，皆当好心中心，菩萨当作是住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 阿惟越致品第十五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阿惟越致菩萨当何以比？当何以观其行？当何以相？当何从知是阿惟越致菩萨？”

佛言：“阿惟越致菩萨，如逮得禅者不动摇，如罗汉、辟支佛地、佛地。是佛地如本无终不动；佛说本无闻不言非空，是中本无入本无，是所本无如本无，亦不言非，如是入中；入中已闻是本无已，若转于余处闻，心终不疑，亦不言是，亦不言非，如是本无如本无住；其所语不轻，所言不说他事，但说他正，他人所作不观视。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。

“阿惟越致终不形相沙门、婆罗门面类，不祠祀跪拜天，不持华香施于天，亦不教他人为；身不生恶处，不作女人身；当持十戒，不杀生、强盗、淫泆、两舌、嗜酒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不嫉妒、瞋恚、骂詈，不疑，亦不教他人为，身自持十戒不疑，复教他人守十戒，于梦中自护十戒，亦复于梦中面目见十戒。

“阿惟越致心学诸法，皆安隐为世间人说经，持深经授与，令得分德住，悉致愿使得经，令用分德住。

“阿惟越致闻说深经时终不疑，不言不信，亦不恐惧，所语柔软，微妙至密，少睡卧，行步出入心安谛无乱，时徐举足蹈地，安隐顾视，所斐服衣被净洁，无垢坋，无蚤蝨，身中无八十种虫，所有功德稍稍欲成满，心极清净悉受得之，其功德过出于世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菩萨心清净？当何以知之？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所作功德转增多，其心极上，自在无所挂礙，悉逮得其功德；是心甚清洁，清洁过于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上。如是阿惟越致，有来供养者不受用喜，一切无悭贪；说深经时未尝于中有厌极也，正在智中深入；若余所欲有问深经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为说之；其有他道所不能正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为正之；从是经中所出法，悉持无常之事相语之；诸世间经书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为解之。

“用是故，弊魔来到是菩萨所，便于边化作大八泥犁，其一泥犁中有若干千、百千菩萨化，作是以便指示之言：“是辈皆阿惟越致菩萨，从佛受决已，今皆堕泥犁中。佛

为授若泥犁耳，设若作阿惟越致受决菩萨者，若当受疾悔之言：“我非阿惟越致。”若悔之言尔者，便不复堕泥犁中，当生天上。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菩萨心不动转者，是阿惟越致。

“弊魔复化作其师被服，往到菩萨所诡语：‘若前从我所闻受者，今悉弃舍，是皆不可用也。若自悔过，受疾悔之随我言者，我日来问讯汝。不用我言者，终不复来视汝。若莫复说是事，我不复欲闻，是故说是皆非佛所说，余外事耳。汝今更受我所语，我所说皆佛语。’”

佛言：“菩萨闻是言其心动转者，不从过去佛受决，未上菩萨举中，未在阿惟越致地。设是菩萨心不动转者，知是深经空所致，作是思惟，终不信他人语。譬若比丘得阿罗汉，不复随他人语，悉明见经中证，是为空所致，终不可动。如阿罗汉、辟支佛道所念法，终不可复还。是菩萨为在阿惟越致地住，正住向佛门，终不可复还，是为极度。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。

“复有弊魔化作异人，往到菩萨所，作是语：‘若所求为勤苦耳，不求佛法也。若空负是勤苦为用，是勤苦之难为求乎！若在恶道中以来大久，适今得为人。汝不当于是中思惟，不当自患厌耶？当复于何所更索是躯？汝何不早取阿罗汉道？’用佛为求之，是菩萨心不动转者，知是阿惟越致。

“弊魔不能动转舍去，更作方便，化作若干菩萨在其边住，因指示言：‘若见不耶？是悉菩萨，皆供养如恒中沙佛，以皆与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医药，悉具足皆从如恒中沙佛，受行法问慧，当所施行如法住，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是学，作是受，作是行，悉以尚不能得佛。若学以来甫尔，当何因得佛？’菩萨闻是言心不动转者，弊魔复舍去不远，复化作诸比丘示之言：‘是悉阿罗汉，过去世时皆求菩萨道，不能得佛，今皆取阿罗汉已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何从得佛？’菩萨闻是语心不动转，当觉知魔为。”

佛言：“作是学，作是求，作是行，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住，心不动转者，如是比、相、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当作是学，作是求，护是教，受佛教。当念行于他方，闻魔语如是，心不动转，不可移，觉知魔为。菩萨作是学不得佛者，佛语为有异，佛语终不欺也。

“弊魔复往到菩萨所，作是诡娆言：‘佛如空。是经不可得边幅，不可得极。是经中我悉知已，皆空耳。若为是中勤苦，若不当觉知魔为此事，魔作是经，云何欲于中欲得作佛？是非佛所说。’菩萨当谛觉知是魔所为。

“菩萨作第一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三昧，越阿惟越致不随录是四禅。是所禅作三昧，越用人入欲中故禅三昧。是菩萨终不随禅教，其功德极过禅上去，有共称誉名字者不用喜，不称誉者亦不用作忧。其心终不动乱，常念世间人，善出入、行步、坐起；常端心正志，少淫意。在家者与妇人相见，心不乐喜，常怀恐怖，与妇人交接，念之：‘恶露臭处不净洁，非我法也！尽我寿命不复与相近，当脱是恶露中去。’譬若有人行大荒泽中，畏盗贼，心念言：‘我当何时脱出是厄道中去？’当弃远是淫泆，畏惧如行大荒泽中，亦不说其人恶。何以故？诸世间皆欲使安隐故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菩萨其福具足得之，是皆深般若波罗蜜威神力，使作是念。是菩萨和夷罗洹化诸鬼神随后，亦不敢近附菩萨，终不失志，心不妄起，身体完具无疮癞，极雄猛终不诱他人妇女，若有治道符祝行药身不自为，亦不教他人为，见他人为者心不喜也，终不说男子若女人为事，亦不说非法之事，亦不生恶处。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用何等故名为阿惟越致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不与国王若世俗城郭聚落会人从事，不与盗贼若军师兵刃从事，不与男子、女人从事，不与余道人若祠祀诸鬼神酒肉谷食从事，不与香及烧香若缯彩利业调戏从事，不与海中若诸所欲从事，不与弊恶无反复好斗乱人者从事，但与深般若波罗蜜从事。心终不远离萨芸若，常在中不忘；常行中正无不行时；常称誉贤善者上头；常随善知识不与恶知识相随；常求佛法愿欲生异方佛刹，用是故，常与佛相见供养之；从欲处、色处、空处，从彼间来生中国，常于善人黠慧中生，在工谈语晓经书家生；常不好豫世俗之事，生不犯法；常在大国中生，未常在边地生也。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用是故，名为阿惟越致菩萨。

“终不言‘我是阿惟越致’，亦不言‘我非’，亦不疑‘我非阿惟越致地’，亦不言‘我是阿惟越致地’。譬若有人得须陀洹道，在其地终不疑魔事，适起即觉知，魔稍稍来不听随；在阿惟越致地终不疑，不懈怠。譬若有人作恶逆，尽其寿命，心终不可转使作善不念恶，是恶心至死终不休；是菩萨住中正在阿惟越致地，心不可移动，十方终不能复转其心，自有道地，终不疑无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心不念佛难得，心大无有极，安隐坚住其地，无有能降之者，作是住，无有能过是黠者。用是故，弊魔大愁毒言：‘是菩萨心如刚铁不可转。’便复更作佛形往语菩萨言：‘若何不于是间取阿罗汉证？若未受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不得是比，不得是相。菩萨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如是尚不得佛，若当何因得之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菩萨闻魔语，若心不动者，是菩萨从过去怛萨阿竭受决已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故觉知魔作佛形像来言。‘是非佛也，魔耳，欲使我心摇，我心不可动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心不可动转者，从过去怛萨阿竭受决，已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住阿惟越致地。何以故？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故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。

“悉得法者，悉行中正当代不惜身命。是菩萨一切法悉受得之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有法悉得持护，用是故，当为不惜身命，未常懈怠，无有厌时。怛萨阿竭及诸弟子说经时，心终不疑，亦不言非佛说；闻说深般若波罗蜜，终心不有疑，亦不言非。如是菩萨逮无所从生法，乐于中立，持是功德悉具足。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是为阿惟越致菩萨。”

怛竭优婆夷品第十六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阿惟越致菩萨极从大功德起，常为菩萨说深法，教入深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须菩提，若乃内菩萨使入深。何等为深？空为深，无想，无愿，无识，无所从生灭。泥洹是为限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泥洹是限，非是诸法。”

佛言：“诸法甚深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甚深。何等为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甚深？如本无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本无，尔故甚深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难及也，天中天！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妄消去便为泥洹。”

佛言：“甚深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当思惟念，作是住学，如般若波罗蜜教。菩萨随是行，当思惟念，如中教应行一日，是菩萨为却几劫生死。譬如淫泆之人，有所重爱端正女人与共期会，是女人不得自在，失期不到，是人宁有意念之不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其人有念思想，当到欲与相见，坐起宿止言语。”

佛言：“其人未到之间，能有几意起念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意甚多，甚多！”

佛言：“菩萨念深般若波罗蜜，如是一日心不转者，却生死若干劫。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如中教，如中所说思念，随是行一日，为却恶除罪。

“若有菩萨远离深般若波罗蜜，正使布施如恒中沙劫，不如是菩萨随深般若波罗蜜教一日，其功德出彼上。

“若复有菩萨寿如恒中沙劫，并持前所布施与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；若复有菩萨随深般若波罗蜜中行如中教，其功德出彼上。

“若复有菩萨寿如恒中沙劫布施如前，持戒具足；若复有菩萨求深般若波罗蜜，从念起说经，其功德出彼上。

“若复有菩萨持经布施，其功德转上，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；是菩萨持经布施，以来深入是中，随是教，其功德出彼上。

“若复有菩萨以经布施，不深入是中，转不及也；若复有菩萨持经布施，复深入是中，未常有离时，为般若波罗蜜所护，其功德甚多，甚多！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所识有著者，此二何所功德为多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所识，若求深般若波罗蜜，乐于空，乐无所有，乐尽，乐无常，念是为不离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菩萨得功德不可计阿僧祇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不可计复言阿僧祇，有何等异？”

佛言：“阿僧祇者，其数不可尽极也。不可计者，为不可量，计之了不可得边崖，尔故为不可计阿僧祇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佛说不可计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亦不可计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汝所问者，有何因使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可计、不可量？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何等为不可量？”

佛言：“于空中计之为不可量，无想、无愿计之，如是不可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空计是法不可计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我常不言诸法空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怛萨阿竭所说法悉空。”

佛言：“诸法悉空不可尽，不可计，经无有各各慧，无有各各异，怛萨阿竭但分别说耳。空不可尽，不可量。是想，是愿，是识，是生，是欲，是灭，是泥洹，随所喜，作是为说，作是现示，作是为教，怛萨阿竭所说如是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难及也，天中天！经本空耳，云何复于空中说经？是经不可逮，如我了佛语，诸法不可逮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法不可逮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诸法不可逮，空耳，是为不可逮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佛说，本无不可逮，愿解不可逮慧有增有减。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有不可逮慧有增有减檀波罗蜜、尸波罗蜜、羼提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不增不减。若不增波罗蜜者，菩萨何因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何缘得阿惟三佛？设不减波罗蜜者，菩萨何因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何缘近阿惟三佛佛坐？”

佛言：“是不可逮慧不增不减。菩萨求深般若波罗蜜若守者，如是沤和拘舍罗菩萨不念檀波罗蜜增，亦不念减，复作是念‘但名檀波罗蜜’，所布施念持是功德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施如是尸波罗蜜、羼提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。菩萨求般若波罗蜜若守者，得沤和拘舍罗，不念般若波罗蜜有增有减，是但名为般若波罗蜜。求之若守者，发心念持是功德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何等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言：“本无是也。是本无不增不减，常随是念不远离，是即为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坐。不可逮法，不可逮慧，若般若波罗蜜皆不增不减。菩萨念是不远离，为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持初头意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持后头意近之？”

佛言：“初头意、后来意，是两意无有对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后来意、初头意无有对，何等功德出生长大？”

佛言：“譬如燃灯炷，用初出明燃炷？用后来明燃炷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非初头明燃炷，亦不离初头明燃炷，亦非后明燃炷，亦不离后明燃炷。”

佛问须菩提：“云何，如是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离初意得，亦不用后意得，亦不离后意得也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是为得阿惟三佛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阿惟三佛甚深是因缘。菩萨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亦不离初意得，亦不用后意得，亦不离后意得也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心前灭，后复生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心初生，可灭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可灭。”

佛言：“当所灭者，宁可使不灭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本无，宁可使住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欲住本无，当如本无住。”

佛言：“设令在本无中住，宁可使发坚固不？本无，宁有心无心？不离本无，宁有心不？见本无不？作是求为深求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天中天，作是求，为无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，亦不可见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求般若波罗蜜，为求何等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求空。”

佛言：“设不空，为求何等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为求想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去想不？”

“不也，是菩萨为不去想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作是求忘想。何以故？求想尽者，设想灭者，即可灭也，便得阿罗汉。是为菩萨沤和拘舍罗，不灭想得证，向无想随是教。”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有三种事，向三昧门，守三昧门：一者、空；二者、无相；三者、无愿。是三者有益于般若波罗蜜，不但昼日益，夜梦中亦当复益。何以故？佛说昼夜梦中等无异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若有菩萨昼日有益于般若波罗蜜，夜梦中亦复有益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若梦中有所作，宁有所得不？”

“佛所说经，如梦中所有。”须菩提言，“梦中所作善，觉大喜为益。梦中所作恶，觉不喜为减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设于梦中杀人，其心喜，觉以言：‘我杀是人，快乎！’如是云何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然。尔皆有所因缘，心不空，尔会有所因缘，若见、若闻、若念为因缘，尔故知耳。从是中令人心有所著，令人心无所著，是为不忘，尔皆有所因缘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所作皆空耳，何因心有所因缘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想因缘，是故心因缘从是起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菩萨梦中布施，持是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如是有施与无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弥勒菩萨近前在，旦暮当补佛处，是故知，当从问。”

舍利佛白弥勒菩萨：“我所问，须菩提言，弥勒菩萨能解之。”

弥勒言：“如我字弥勒，当解乎？当以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解慧乎？持是身解耶？若空、若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解慧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、空无力，当所解是法了不见也，亦不见当所解者，是法了不见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弥勒菩萨所说为得证。”

弥勒言：“不也，我所说法不得证。”

舍利弗便作是念：“弥勒菩萨所入慧甚深。何以故？常行般若波罗蜜以来大久远矣。”

佛问舍利弗：“云何若自见作阿罗汉时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见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菩萨不作是念：‘我受决，是法当于中得阿惟三佛。’亦无有得阿惟三佛者，菩萨作是行，为求般若波罗蜜，终不恐我不得阿惟三佛。随是法中教，求般若波罗蜜，用是故我无所畏。

“菩萨至大剧难虎狼中时终不畏怖，心念言：‘设有啖食我者，为当布施行檀波罗蜜，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愿我后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有禽兽道。’

“菩萨至贼中时终不怖惧，设我于中死，心念言：‘我身会当弃捐。正令我为贼所杀，我不当有瞋恚，为具忍辱行羼提波罗蜜，当近阿惟三佛。愿我后得佛时，令我刹中

无有盗贼。’

“菩萨至无水浆中时心不畏怖，自念言：‘人无德使是间无水浆。愿我后得阿惟三佛时，使我刹中皆有水浆，令我刹中人悉得萨芸若八味水。’

“菩萨至谷贵中时心不恐怖，自念言：‘我当精进得阿惟三佛，使我刹中终无谷贵，令我刹中人在所愿，所索饮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食饮。’

“菩萨在疾疫中时，心念言：‘我终无恐惧，正使我身死是中，会当行精进得阿惟三佛，令我刹中无有恶岁疾疫者，必当降伏魔官属。’”

佛言：“菩萨闻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却后大久远乃得佛者，心不恐怖。从本际起意学以来用不为久也，譬如人意一转顷耳。何以故？无有本际故。”

佛说是时，有优婆夷，从坐起前至佛所，为佛作礼，长跪白佛言：“我闻是不恐不怖，必降恐怖之处，索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得阿惟三佛已当说经。”佛笑，口中金色光出。优婆夷即持金华散佛上，持佛威神，华皆不堕地。

阿难从坐起，更被袈裟，前为佛作礼，长跪问佛言：“佛不妄笑，既笑当有所说。”

佛言：“是怛竭优婆夷，却后当来世名星宿劫，是中有佛名金华佛，是优婆夷后当弃女人身，更受男子形，却后当生阿閦佛刹，从阿閦佛刹去复到一佛刹，从一佛刹复生一佛刹，如是无终极。譬如遮迦越王从一观复游一观，从生至终足不蹈地，是优婆夷从一佛刹复到一佛刹，未尝不见佛。”

阿难心念：“如阿閦佛刹诸菩萨会者，是为佛会耳？”

佛知阿难心所念，佛言：“是诸菩萨会者，悉度生死已。是优婆夷后当作金华佛，度不可计阿罗汉令般泥洹。是时，佛刹中无有禽兽、盗贼，无有断水浆、若谷贵、病疫者，其余恶事悉无有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是优婆夷从何佛已来作功德？”

佛言：“乃昔提和竭罗佛所作功德，初发意求佛。提和竭罗佛时，亦复持金华散佛上愿言：‘持是功德施与，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我持五华散提和竭罗佛上，即逮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授我决言：‘却后无数劫，若当为释迦文佛。’是优婆夷，尔时见我从佛授决，其心亦念：‘我亦当授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如是菩萨受决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是怛竭优婆夷于提和竭罗佛所，初发起本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是怛竭优婆夷所求已度。”

佛言：“已度。”

守空品第十七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何等为入空？何等为守空三昧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观，当作是观；一心作是观，不见法；如是不见法，于法中不作证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佛所说不于空中作证，云何菩萨于三昧中住，于空中不得证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悉具足念空不得证，作是观不取证。作是观观入处，甫欲向是时不取证，不入三昧，心无所著，是时不失菩萨法本，不中道得证。何以故？本愿悉护萨和萨故，为极慈哀故，自念言：‘我悉具足于功德，是时不取证。’菩萨得般若波罗蜜，获得极大功德，悉得智慧力。

“譬若人能勇悍却敌，为人极端正，猛健无所不能，能晓兵法，六十四变皆知习之，为众人所敬；若有所至处，无不得其力者；有所得者，转分布与人，其心欢欣。若有他事与父母妻子俱去，过大剧道厄难之中，安隐父母，语其妻子言：‘莫有恐惧，当俱出是难中。’既出得送父母妻子归乡里，不逢邪恶到家莫不欢欣者。何以故？用是人勇悍多智慧黠健故。是菩萨行极大慈，心念十方萨和萨，是时持慈心悉施人上。是菩萨过阿罗汉地，出辟支佛地，于三昧中住，悉愍伤萨和萨无所见，于是中不取证，入空中深不作阿罗汉。菩萨作是行时，为行空三昧，向泥洹门不有想，不入空取证。

“譬若飞鸟飞行空中无所触礙，菩萨行甫欲向空，至空向无想，不堕空中，不堕无想，悉欲具佛诸法。

“譬若工射人射空中，其箭住于空中，后箭中前箭，各各复射，后箭各各中前箭，其人射欲令前箭堕尔乃堕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沤和拘舍罗所护，自于其地不中道取证堕阿罗汉、辟支佛地，持是功德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功德盛满便得佛，为菩萨于经本中观，不中道取证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谦苦作是学，不中道取证。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悉为护萨和萨，守空三昧向泥洹门，心念分别。何等为分别？守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愿三昧，是为分别沤和拘舍罗，使是菩萨不中道取证。何以故？沤

和拘舍罗护之故。故心念一切萨和萨，持是所念故，得沤和拘舍罗，不中道取证。

“若菩萨深入观守空三昧向泥洹门、无想三昧向泥洹门、无愿三昧向泥洹门，用是故，分别久远已来人所因缘想中，求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说经，当使远是因缘，守空三昧、守无想三昧、守无愿三昧向泥洹门，皆不中道取证。菩萨如是念：‘久远人呼常有想，常有安想，常有我想，常有好想各各。本我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，用人故为说经，使断有想，有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悉断求。’云何断？是常无常，是乐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丑。菩萨自心念：‘为得沤和拘舍罗，守空、守无想、守无愿三昧向泥洹门，不中道取证。’若有菩萨心念：‘人发远已来，求因缘，求想，求欲，求聚想，求空想，求是想，皆现在。’菩萨言：‘我一切欲使世间无有是。’用是念人故，得沤和拘舍罗，是法观空、想、愿、识，无所从生齐限。是菩萨不中道取证，法当作是知。

“云何菩萨求般若波罗蜜？当晓习于法中，心当何缘求，心当云何入，守空三昧、守无相三昧、守无愿三昧向泥洹门，皆不中道取证。守无识三昧，守无所从生三昧，是菩萨不得决故，守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识三昧、无所从生三昧，念是三昧，竟有来问者，不即持不可计心为解者，知是非阿惟越致菩萨。何以故？阿惟越致心无央数悉知，用是比，行不具足，知是菩萨未得阿惟越致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若有菩萨能解是者，便为阿惟越致。”

佛言：“闻深般若波罗蜜，若不闻，能解者，即是阿惟越致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可计人求菩萨道，少有能解者。”

佛言：“能解者以受决，以于是功德中极姝。所知法者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，诸天、阿须伦、龙、鬼、神所不及，是为阿惟越致相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 远离品第十八

佛言：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梦中菩萨摩诃萨不入阿罗汉地，不入辟支佛地，不乐索其中，亦不教他人入其中，心亦不念般若中诸法，梦中视般若中为证，心悉常在佛。如是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梦中，与若干百弟子共会在中央坐，不可数千弟子、不可数百千弟子共会在中央坐说经，与比丘僧相随最在前头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说经悉见亦复是。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梦中在极高虚空中坐，为比丘僧说经，还自见七尺光，自在所变化，于余处所作，为如佛说经，菩萨摩诃萨于梦中作是亦复是。须菩提，阿

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梦中不恐不怖、不难不畏，梦中若见郡县其中兵起展转相攻，若火起，若见虎、狼、师子及余兽，若见断人头者，如是余变化大勤苦者，多困穷者，饥者、渴者，都以厄难，悉作是见，其心不恐不怖、不惊不摇于梦中见，以觉即起坐，作是念：‘如梦中所见，都是三处，我作佛时悉为说经遍教亦复是。’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何从知是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作佛时，其境内一切无有恶心？是时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梦中若见畜生相啖、人民疾疫时，其心稍稍生逮得是愿，作是念：‘我会当作佛，如我作佛时，使我界中一切无有恶。’用是故知亦复是。须菩提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当知阿惟越致相，诸恶悉除赐亦复是，须菩提，阿惟越致相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梦中觉已，若见城郭火起时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于梦中所见，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见不怖。’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菩萨摩诃萨如是，是为阿惟越致相。持是比，持是相，行具足，是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。

“‘今我审应、审至、审是所向者当无异，今是城郭火起，用我故，悉当灭，悉当消，悉当去不复现。’”

佛言：“假令火赐灭已，赐消已，赐去已，知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受决已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“假令火不灭，不消不去，知是菩萨摩诃萨未受决。设火神烧一舍置一舍，复越烧一里置一里，知是，须菩提，其家人前世时断经故所致。是辈之人所作宿命悉自见，宿命所作恶于是悉除赐，从是以来断经余殃悉尽，是宿命恶悉消。如是，须菩提，知是菩萨摩诃萨，未得阿惟越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用是比，用是相，行具足，菩萨摩诃萨当作是视，持是比，持是相，当为说令知之。或时，须菩提，若男子、女人为鬼神所下，若为所持，是彼菩萨作是念：‘或我受决，如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授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所念悉净洁故，设我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所念皆净洁。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却阿罗汉心，却辟支佛心。设却阿罗汉心已，设却辟支佛心已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会当作佛，不得不作佛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佛者，十方阿僧祇刹现在诸佛，无不知者，无不见者，无不证者，今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悉知我所识念。我审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审如我所语，审如我所为，审如我所言

，是鬼神当用我故去。’便告言：‘是男子、女人，何等鬼神所取持乎？’鬼神即为去。设是不去者，是菩萨摩诃萨说是时，当知，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未受决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不授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其人审至诚者，弊魔往到是菩萨摩诃萨前住，作是语言：‘若本作是住，若本字某，若以受决。’欲以乱之。是菩萨当说是语：‘时我是真者，鬼神当随我语。我审受决，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审如我至诚者，是鬼神即当去。’是弊魔便作是念：‘我当使鬼神去。’何以故？弊魔极尊有威神，鬼神不敢当。魔作是念，鬼神用魔威神故便舍去。如是，菩萨作是念：‘用我威神故，鬼神即去耳。’”

佛言：“不知用魔威神故去也，是彼菩萨摩诃萨以自谓审然，便自贡高，轻易人，形笑人，无所录，语人言：‘我于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受决已，其余人悉未受决。’用是故，自可自贡高，反瞋恚起恚怒，稍稍增多，则离萨芸若大远，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智。是辈菩萨无有沤和拘舍罗，瞋怒更生，起是两地，当堕阿罗汉地，若堕辟支佛道地。是辈，须菩提，持不成，是菩萨摩诃萨当觉知魔为。舍善知识去，亦不与善知识语，亦不与善知识从事，亦不录善知识，用是故，知为魔所固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当知魔为。何以故？当觉是事，知魔来在菩萨前。

“魔时时变服，往作是语言：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授若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本字某，若母字某，若父字某，若兄字某，若姊字某，若弟字某，若亲厚字某，若知识字某，若父母兄字某，若七世祖父母字某，若母外家字某，若父外家字某；若在某城生，若在某国生，若在某郡生，若在某县生，若在某乡生；若常软语，若今作是语，若乃前世时，亦复作是软语。或时高才，便复随形言：‘若前世时亦复高明’。或见自字，或见乞食，或时一处饭，或时就饭者，或时先啖果菜却食饭，或时在丘墓间，或时路靖，或时在树间止，或时有受请者，或时不受请，或时少多取足，或时麻油不涂身，或时语声好，或时巧谈语，魔见如是因依诡言：‘若前世时亦复巧谈语如是，若前世时施行法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若前世时净洁行今还得，若前世时行净洁故，功德所致，今若还是功德耳；若前世时某家子，若种姓亦复字某，前世有是行，若今世亦复净洁得是。’彼菩萨心便作是念想：‘我得无尔乎？’是弊魔便复作是语言：‘若以受决阿惟越致，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若授决已，用是故，若得净洁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所说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，持是比，持是相，持是行用占之。我所说者，不具足得反自用是，当知是菩萨辈终不成就，当知为魔所坏。何以故？用是比，用是相，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知是了不得。用魔说其功德故，说其字故，是辈菩萨摩诃萨闻魔所语，心欢欣自谓审然，便行形调人，轻易同学人，自贡高。彼菩萨用受是字

故，便失其本行堕魔罗网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用受是字故，菩萨摩诃萨不觉魔为，反自呼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魔复作是语言：‘若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若作佛时当字某。’是菩萨闻是字，心中作是念：‘我得无然乎？我亦先时念如是，我本作是生意，以我本作是念已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如是于智中少，是菩萨无有沮和拘舍罗，反作是念：‘是所言我字当作佛时，亦如我先时所念，我定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字如是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魔所教，若魔天共作，是比丘为魔所迷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所署菩萨，用是比，用是相，我不教令作是为，我所教了不得。忘是比，失是相，反用是字故自意念‘我是阿惟越致’，便轻余菩萨，用是轻易故离佛，远离萨芸若，远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智，远是沮和拘舍罗忘已，般若波罗蜜忘已，忘善知识已，更得恶知识，是菩萨会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中。若后大久远勤苦能复求佛者，用般若波罗蜜恩故，当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自致作佛。”

佛言：“尔时，发意受是字时，不即觉，不即改，不即悔，如是当堕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”

佛言：“若有比丘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复他事所犯毁是禁，不复成沙门，不复为佛子。是坏菩萨辈，罪过于比丘四事法。是菩萨言：‘我于某国、某郡、某县、某乡生。’作是意生念时，其罪最重，当作是知。置是四事重法，是为五逆恶，当意生是念时，其罪重。是菩萨用受其字故，意信生是念故，其罪大，当作是知。如是，须菩提，用是字故，为魔入深罪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远离之德，菩萨摩诃萨，弊魔复往作是语言：‘远离法正当尔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称誉。’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我不作是说远离，教菩萨摩诃萨，于独处止，于树间止，于闲处止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菩萨摩诃萨远离何所？复有异远离乎？亦不于独处止，亦不于树间止，亦不于闲处止，何等为异远离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正使各各有阿罗汉随是行念，各各有辟支佛随是行念。

“各各有菩萨摩诃萨城外行远离，各各行菩萨摩诃萨一切恶不得犯，各各行菩萨摩诃萨若当于独处止，若于树间止，若于闲处止，了了行菩萨摩诃萨，是远离法我乐使作是行，不使远行绝无人处于中也。菩萨摩诃萨持是远离，当昼夜行，当了了行。是故，

菩萨摩诃萨远离于城傍行，持是比菩萨摩诃萨当各各行，若于独处止，若于树间止，若于闲处止各各行菩萨摩诃萨，我所说远离法如是。

“尔时，弊魔当往教行远离法语言：‘若当于独处止，若于树间止，若于闲处止，当作是行。’是菩萨随魔教便亡远离法。魔语言：‘道等取阿罗汉法，作是念无有异，当随是行。辟支佛道，作是念无有异，亦当随是行。菩萨道，作是念无有异，亦当随是行。般若波罗蜜难了知入中，若当作是行，舍般若波罗蜜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所愿未得反随其行，于法中未了知。是菩萨摩诃萨反自用是，当轻易余菩萨，自念：‘谁能过我者。’轻易城傍行菩萨。城傍行菩萨，了了净洁，心无所念，不入阿罗汉法中住，不入辟支佛法中住，所有恶心不受，禅悦弃定于三昧中悉逮得，所愿悉具足度。”

佛言：“是无有沤和拘舍罗菩萨，正使于百千踰旬空泽中，在其中行，禽兽所不至处，贼所不至处，罗刹所不至处，在彼间止，若百岁、若百千岁、若百千万岁正使复过是，不知是远离法，会无所益。是远离菩萨不具足自念自用，悉得以了不自知为忘也，自用在远离中立，是为两舌耳，不得远离也。我不喜是菩萨心尔也，我所道远离菩萨摩诃萨不尔也。是所远离不具足知，于是远离中了不得，如是为忘远离耳。

“如是弊魔便往飞在虚空中立，作是语：‘善哉！善男子，是真远离法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说，正当随是远离行，如是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’是菩萨闻是语喜，便从远离起去，往到城傍远离菩萨所，是菩萨比丘成就有德人也，反往轻言：‘若所行法非也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仁者中，有了了随行菩萨摩诃萨反呼非，中有反行反呼是，不当敬者而敬之，当所敬者反瞋向。语是菩萨言：‘我行远离，有飞人来语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审是远离法，正当随是行，用是故，我来相语耳。今若当随我所行，如我所行无有比。若有城傍行，谁当来语若？谁当来告若？善哉！”’”

佛言：“是菩萨有德之人，而反轻如是。须菩提，菩萨当作是知，如担死人种无所复中直，反呼是菩萨有短，是为菩萨怨家，是为厌菩萨，以是为天上天下之大贼也。正使如沙门被服，亦复是贼无异也。于菩萨有德人中，亦复是贼也。是曹辈，须菩提，不当与共从事也，不当与共语言也，亦不当恭敬视也。何以故？多瞋怒起败人好心，是辈人也，当作是知。

“何所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不舍萨芸若，不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是所菩萨摩诃萨不舍萨芸若故，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为一切护萨和萨。是彼坏菩萨辈，不

当与从事，不当敬，不当与会。所当护法，当自坚持，常当急持净洁心立，心所狎习常当谛持，常当正心，常当怖畏勤苦处，无得入其中，无得入三处。是彼坏菩萨辈所在彼处，常当持慈心向，常当哀之令安隐，愍伤之，慈念之，常当自护自念：‘使我无得生是恶心，一切使我心无瑕秽。我设有是不善，疾使我弃。’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所有行极上，当作是知。

善知识品第十九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在事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是彼当与善知识从事恭敬承事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菩萨摩诃萨善知识，当何以知之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佛天中天是菩萨摩诃萨善知识；若有说般若波罗蜜者，教人入是经中，是菩萨摩诃萨善知识；六波罗蜜，是菩萨摩诃萨善知识。

“当作是知，六波罗蜜是舍怛罗，六波罗蜜是道，六波罗蜜是护，六波罗蜜是一，六波罗蜜是将。过去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皆从六波罗蜜出；甫当来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皆从六波罗蜜出；今现在十方阿僧祇刹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，亦皆从六波罗蜜出成萨芸若。皆于四事中取道，用四事护萨和萨。何等四事？一者、布施于人，二者、欢乐于人，三者、饶益于人；四者、等与，是为四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是故为舍怛罗，是故为母，是故为父，是故为舍，是故为台，是故为度，是故为自归，是故为导，是故为六波罗蜜，是故为萨和萨之度。

“何因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？用无有极处人民故，悉欲断其根，是菩萨摩诃萨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学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何所是般若波罗蜜相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无所挂礙是般若波罗蜜相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所相得般若波罗蜜，如是相得诸法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无所有相得般若波罗蜜，是所相得诸法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诸法各各异，诸法各各虚空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是所相各各虚空，是为般若波罗蜜相，诸法各各虚空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是所相、般若波罗蜜各各虚空，随是相诸法各各虚空。”

须菩提问佛：“正使，天中天，诸法各各虚空，何缘人民欲生无有尽时，各各无有减时，各各无有尽处时，虚空无有增时，虚空无有息时，各各虚空无有阿耨多罗三耶三

菩阿惟三佛，不从是中各各虚空是法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？云何，天中天，是法当何以知决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尔须菩提，昼夜人民欲得是因，致是，作是求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昼夜人民欲得是因，致是，作是求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若见我欲得是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不，须菩提，自作是得是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空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但用是故，欲得是因，致是，人民用是故勤苦，无有解已时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天中天，极安隐人民，欲得是因，致是，勤苦无有休息时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人民所欲故便著，当作是知，人民所生本从是生，从是中无可取，无可取者不作是得，是了无所有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无有减尽时，从是中了无有生增益者，作是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作是晓知者，菩萨摩诃萨为不求色，不求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。作是晓知，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，为悉等行，诸阿罗汉、诸辟支佛所不能及。有德之人所行道，是彼极过上，是所得爱无有能逮者。是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念：‘得般若波罗蜜已，当作是行。’菩萨摩诃萨昼夜行，疾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阎浮利人民及四面蜎飞蠕动悉令作人，各各得人道已，皆令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以发意索佛道，各各尽寿作布施，持是布施施与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作是布施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菩萨摩诃萨得般若波罗蜜已守一日。正使最后守一日，如般若波罗蜜中教，作是念行，其福过彼上。或时菩萨摩诃萨得般若波罗蜜已，如是法作是念，行是都卢于众中极尊。何以故？其余人无有能及是慈者，舍诸佛，是菩萨摩诃萨无有与等者。是善男子深入智中，晓了是智悉具足，悉见世间勤苦者。尔时极大愍伤，念眼彻视见不可计人民，悉具足无有懈时，用不懈故得是行。当尔时极大感念，悉念萨和萨，不用是相住，亦不用余住是所。

“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其智极大明，虽未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明如是，随是行，一切刹土皆共尊举，正上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还。若受人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医药悉具足，是般若波罗蜜者，心在其中立，所受施悉除去近萨芸若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所啖无有罪益，于萨和萨悉示道径，无有边，无有极处，悉明照诸在牢狱中者，悉欲度脱萨和萨，悉欲示眼。是般若波罗蜜中法，当念行，当随是教。用是念行，是般若波罗蜜有入中者，不动行，不摇行。何以故？随是不动摇行莫念想，莫得作异念持短入般若波罗蜜中，当作是行，昼夜入般若波罗蜜中莫懈止。

“譬若，须菩提，男子得摩尼珠，前时未得，却后得是摩尼珠，欢欣踊跃，得是摩尼珠已，却后复亡之，用是故大愁毒，坐起忧念想如亡七宝，作是念：‘云何我直亡是珍宝？’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欲索珍宝者，常当坚持心无得失萨芸若，常当入是中念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设使所念用身亡乎？云何菩萨摩诃萨念萨芸若不亡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设是菩萨摩诃萨作是知无为，不失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虚空，是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是般若波罗蜜虚空，云何生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成就其行，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亦不增亦不减。正使，须菩提，是经中说时，菩萨摩诃萨闻是亦不恐亦不怖，当作是知，是善男子则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为空行乎不？”

“须菩提，有离般若波罗蜜行得不？须菩提，空行不？须菩提，离空行不？须菩提，败色行不？须菩提，败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行不？须菩提，离色颇所有行不？须菩提，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颇所有行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见是法不？何所法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须菩提，遍见不？是般若波罗蜜，何所菩萨摩诃萨行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设使，须菩提，遍见不，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设使，须菩提，不遍见法，有所生处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见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是菩萨摩诃萨逮无所从生法乐，如是乐悉具足，无所从生受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是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所至处，无所复畏，悉作是护。菩萨摩诃萨作是求，作是行，作是力，为逮佛慧、极大慧、自在慧、萨芸若慧、怛萨阿竭慧。设是不得佛，佛语为有异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设使诸法无所从生受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不也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见不，所当受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我不见法当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须菩提，如是诸法，无所从中得，菩萨不作是念，持是法当受决不受决。”

释提桓因品第二十

释提桓因于众中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，难了，难知！是人民功德不小，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者、持者、学者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云何，拘翼，阎浮利人民，是都卢皆持十戒悉具足，其功德宁多不？持是功德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万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般若波罗蜜书持学者。”

时，坐中有一异比丘语释提桓因：“出拘翼上去已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功德乎？”

释提桓因报是比丘言：“持心一反念，出我上去已，何况闻般若波罗蜜书持学者！闻般若波罗蜜以随是法，随是法教作是立，都卢出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民上，都卢于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民中极尊。

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独过诸天、阿须伦、世间人民上也，乃至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都复过是上。

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独过阿罗汉、辟支佛上也，亦复至菩萨行檀波罗蜜，设无般若波罗蜜，无沤和拘舍罗，亦复过是上。

“不独过檀波罗蜜，亦复乃至尸波罗蜜、羼提波罗蜜、惟逮波罗蜜、禅波罗蜜，菩萨摩诃萨失般若波罗蜜，失沤和拘舍罗，亦复过是上去。

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正使菩萨摩诃萨狎习般若波罗蜜中行，都卢合会诸天、诸阿须伦、诸世间人民，终不得胜是菩萨摩诃萨。

“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，如中所狎习般若波罗蜜，作是坚持，是菩萨摩诃萨疾近萨芸若，是菩萨摩诃萨离怛萨阿竭名不远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护离佛坐不远，是菩萨摩诃萨所有懈怠不复生，是菩萨摩诃萨作是学为学佛，不学阿罗汉法，不学辟支佛法。当作是学菩萨摩诃萨，四天王当作问讯言：‘疾学是，四部弟子当作所度，当于佛座上坐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。’作是学菩萨摩诃萨，四天王常自往问讯，何况余天子！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当念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当作是行。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或时世间所有勤苦之疾，是身了无有怨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。”

阿难作是念：“是释提桓因自持智说耶？持佛威神说乎？”

释提桓因知阿难心所念，语阿难言：“持佛威神，我所说乎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阿难，持佛威神，释提桓因所说乎正是中。阿难，或时菩萨摩诃萨，深念般若波罗蜜，行般若波罗蜜行，学般若波罗蜜，当是时三千大千国土中弊魔，一切心中皆愁毒，欲共坏乱是菩萨摩诃萨，自共议言：‘当何以使是菩萨便中道取证阿罗汉、辟支佛道，莫使成作佛？’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 贡高品第二十一

佛语阿难：“菩萨随时欲学般若波罗蜜，随法欲行般若波罗蜜，是时一佛界中魔，各各惊自念言：‘欲使菩萨中道得阿罗汉果，莫疾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、疾使得佛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弊魔愁毒为忧，见菩萨习行于般若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是时诸弊魔四面放火风，恐怖是菩萨，若令畏惧，衣毛当起，使心一反乱念转复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魔不遍行乱菩萨，若有行乱者，有不行乱者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何等菩萨为魔所乱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若有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不乐者，弊魔便行往坏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心狐疑者，自念：‘若有无有耶？’如是，阿难，菩萨为弊魔所得便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远离于善师，是菩萨所闻般若波罗蜜深事，不欲闻也，亦不了也，亦不知也，何因守般若波罗蜜，用是故，阿难，是菩萨弊魔所得便者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菩萨与恶师从事，用是故，弊魔得菩萨便，是菩萨言：‘正是我所喜师也，当成我所愿，余多有菩萨非我善厚也。’用是故，弊魔便复得菩萨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闻是深般若波罗蜜时，教余菩萨：‘用是为学，用是为写，我尚不了其事，汝能了耶？’若有时菩萨与异菩萨，转相轻易言：‘我所行是也，汝所行非也。’尔时，诸弊魔欢欣踊跃，是时弊魔便作异被服像来，叹菩萨言：‘汝于某国生，某种姓家。’是菩萨闻是语，便轻易余成就不贡高菩萨。是贡高菩萨功德薄少，无阿惟越致相也。是菩萨于阿惟越致中功德少，自贡高轻余菩萨言：‘卿不及我所行。’用是故，弊魔大欢欣言：‘今泥犁、禽兽、薜荔堕者不少。’弊魔当复增其念，所语所说，多有信用者，闻之者无不随其言者。作是学者瞋恚益增，心所作为颠倒，用是故身口心所作为輒反，用是故其人在泥犁、禽兽、薜荔中罪益增，用是故弊魔大欢欣踊跃无有极。若求菩萨道家，与求罗汉道人共诤，尔时，弊魔自念：‘菩萨离萨芸若远离，远亦不大远。’菩萨又与菩萨共诤，尔时，弊魔念言：‘两离佛远。’”

佛语阿难：“未得阿惟越致菩萨，与阿惟越致菩萨共诤，骂詈阿惟越致菩萨。是菩萨骂以随心所念转怀怨恨，心一转念輒却一劫。菩萨虽有是恶念，不舍萨芸若，却无数劫极，甫当更复从发意起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心所念恶，宁可得中悔不？当乃却就尔所劫乎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于我法中，广大极，可得悔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若有菩萨念恶有恨，自欢欣复语他人，是人不可复使悔也。若有菩萨若骂詈瞋恨自念：‘咄！我所作无状，后终不敢复作是。’复自考责：‘人道难得，用是故，悉当忍于人，何况乃当与人共诤言乎？我当为十方人作桥，令悉蹈我上度去。我有是意，宁当复与人共诤耶？住立当如聋羊，诸恶悉当忍，诸恶心不当犯。我作佛时，悉当安十方人得般泥洹。我不复与人共诤瞋恚于人为用罗汉道故。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菩萨菩萨自相与共止，法当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菩萨菩萨转相视，当如视佛，心念言：‘共一师，共一船，共一道，是所学，我亦当学。如是，若有余菩萨欲喜学罗汉、辟支佛道，若与从事，设有是人者，我不与从事。其有世世欲求佛道者，当与相随。’如是学，为共一法学。”

学品第二十二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学无常为学萨芸若，学无所生为学萨芸若，学去离淫为学萨芸若，学灭为学萨芸若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汝所问，学无常为学萨芸若者。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是怛萨阿竭本无，随因缘得怛萨阿竭本无字，宁有尽时不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不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为学萨芸若，如是学为学般若波罗蜜，如是学为学怛萨阿竭陀，为学力，为学无所畏，为学诸佛法。菩萨学如是者，悉行诸学法。菩萨摩诃萨作是学，魔及魔官属不能中道坏。菩萨如是学，为疾得阿惟越致。菩萨如是学者，为疾近佛树下坐。菩萨如是学，为悉学佛道。菩萨如是学，为习法也。菩萨如是学，为极大慈哀，如是为学等心。菩萨学如是，三合十二法轮为转。菩萨学如是，为学度灭十方天下人。菩萨学如是，为学甘露法门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不懈怠人乃能学是。作是学，为学十方天下人道。菩萨学如是者，不入泥犁、禽兽、薜荔中。菩萨学如是终不生边地，如是学不复生愚痴贫穷中，如是学不复盲聋喑哑欧，如是学为不毁十戒也，如是学为不随解除卜问也，如是学远离不持戒人也。菩萨如是学，不愿生尼惟先天上。何以故？菩萨有沤和拘舍罗故。般若波罗蜜何等沤和拘舍罗？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沤和拘舍罗，持沤和拘舍罗威神入禅不随禅法。菩萨学如是，为得净力，为得无所畏力，为得佛法净力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佛所有诸法本皆净，何等为菩萨得法净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学如是，为学无所得净法诸法净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悔不厌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未得道者，愚痴不晓是法，不见是事。菩萨用人故常精进，人见我亦当效我精进，用是故，菩萨得力精进无所畏。菩萨作是学，悉知十方天下人心意所念，无能过者。譬如地出金银，少所处出耳；如是，须菩提，少所人随般若波罗蜜法教学。譬若，须菩提，少所人索遮迦越罗处，索小国王多；如是，须菩提，少所人随般若波罗蜜法教学，从是中多索阿罗汉、辟支佛者；有初发意菩萨，少有随般若波罗蜜教者；既有学般若波罗蜜，少有得阿惟越致者。菩萨当作是念：‘我当力学慕及阿惟越致。’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行般若波罗蜜，不持瞋恚意向人，不求他人短，心无悭贪，心不毁戒，心不怀恨，心不懈，心不迷乱，心不愚痴。时菩萨学般若波罗蜜时，诸波罗蜜皆悉属，学般若波罗蜜为照诸波罗蜜，为悉入诸波罗蜜，学般若波罗蜜为具足余波罗蜜。譬如人言‘是我所’便外著十二品，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学般若波罗蜜皆悉属。譬如，

须菩提，人死时命尽，身诸根悉灭；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学般若波罗蜜，为学诸波罗蜜皆悉属。菩萨欲学度诸波罗蜜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，为学无极。

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一佛界中所有人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报佛言：“甚多！”

佛言：“若有菩萨供养一佛界中乃尔所人，供养自尽寿命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甚多！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不如菩萨守般若波罗蜜如两指相弹顷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般若波罗蜜极尊，用是故疾得佛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为十方人中独尊，终视十方贫穷孤独者，欲求佛境界者，欲得佛智慧所乐者，欲得如师子独鸣者，欲得佛处者，悉欲得是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，为悉学余法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为复学阿罗汉法耶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虽知阿罗汉法，不乐行，不学阿罗汉所作功德，云何当得也？阿罗汉所行，菩萨悉知，不学，不行，不于中住。菩萨作是学，天上、天下无有能过者，悉过阿罗汉、辟支佛上，如是为近萨芸若。菩萨作是学，不离般若波罗蜜远也，为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作是学，于萨芸若法中不增不减，离阿罗汉、辟支佛道。菩萨若复作是念：‘持是般若波罗蜜，当得萨芸若，有小想为不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有般若波罗蜜之相。当持得萨芸若，亦无念，亦无见，亦无所想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’”

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时，释提桓因在大会中坐，作是念：“菩萨行十方天下人无有能过者，何况自到至佛乎！十方人道难得，既得寿为安隐，有一发意行佛道者难得，何况至心行佛道者乎！欲为十方天下人作导首，是人难得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化作文陀罗华，取持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说：“行菩萨道者乃向佛道乎！所愿悉成，为近，为悉护作是行者，为悉成佛，诸经法、萨芸若经法、怛萨阿竭经法悉具足，阿惟越致经法亦尔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人有至心索佛，于是法中一反念终不远。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我欲使人于法中益念，不厌生死之苦，一切天上天下为苦，用人故悉当忍勤苦之行。心作是念，诸未度者悉当度之，诸未脱者悉当脱之，诸恐怖者悉当安之，诸未般泥洹者悉皆当令般泥洹。”

释提桓因问佛言：“新发意菩萨劝人助其欢喜，得何等福？随次第上菩萨，劝人助其欢喜，得何等福？乃至阿惟越致上至阿惟颜，劝人助其欢喜，得何等福？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须弥山称之尚可知斤两，从劝助代初发意菩萨欢喜，其福不可量？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一佛境界尚可称知斤两，阿阇浮菩萨行劝人助其欢喜，其福无有科限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一佛境界中诸海所有水，取一发破为百分从中取一分，以一分之发取海水尽，尚可数知几涕，阿惟越致菩萨行劝人助其欢喜，其福不可数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阿僧祇佛刹所有境界虚空，持一斛半斛，一斗半斗，一升半升，尚可量空知几所，阿惟颜菩萨行劝人助其欢喜，其福不可极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为魔所乱，闻是不助欢喜；魔官属人，闻是不助欢喜者；从魔天上来下，闻是不助欢喜者。何以故？若有意索佛者，为坏魔境界也。有发意索佛者，当助其欢喜，是为坏魔境界。心不离佛，不离经，不离比丘僧，如是当助其欢喜。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如释提桓因所言，助其欢喜者为近佛。用是助欢喜之功德，世世所生处，为人共欲得供养，未尝有闻恶声时，不恐当归三恶道，常生天上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如是人助菩萨欢喜者，为悉施护十方人。何以故？初发意菩萨稍增自致至佛，成就作佛已，当度脱十方天下人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心譬如幻，何因当得佛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汝宁见幻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不。”

“化幻亦不见，幻心离，化幻离，幻心虽离，是见异法，当得佛道不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不见亦不离化幻、离幻心，亦不见当得佛，亦无法，亦无见，当说何等法耶得不得乎？是法本无远离，亦本无若得、若不得，本无所生，亦无有作佛者。设无有法，亦不得作佛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设尔般若波罗蜜离本无对法，离本亦无对，亦无证，亦无守，亦无行，亦无有法当有所得。何以故？离般若波罗蜜本无形故。本无远离，何因当于般若波罗蜜中得佛？佛者，离本无所有，何所本无所有当得佛者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须菩提所言，离本般若波罗蜜无所有，离本萨芸若无所有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虽离般若波罗蜜本，本亦无所从生。须菩提，当作是思惟，深入守是故离本无所有，得作佛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虽知离本般若波罗蜜无所有，是为不守般若波罗蜜，不具足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不得作佛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言，不用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佛也，亦不用离、无离得作佛，亦不可离般若波罗蜜得作佛、不得般若波罗蜜者不得作佛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甚深难及！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汝所言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甚深难及。菩萨所言，勤苦行，深奥之法，不在取泥洹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如是所说事，菩萨不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亦无有作证者，亦无般若波罗蜜中得证者，亦无有经法得作证者。菩萨闻是，不恐、不怠、不难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虽作是行，亦不见行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虽近佛亦不见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；远离罗汉、辟支佛，亦不见，亦不念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

“譬如空中无念若有近、若有远。何以故？空本无有形故。行般若波罗蜜，无有离佛远、离佛近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有形故。

“譬如幻师作化人，化人不作是念：‘师离我近，观人离我远。’何以故？化人无有形故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不作是念：‘罗汉、辟支佛道离我远，佛道离我近也。’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有形故。

“譬如影现于水中，不作是念：‘何因影现于水中？’若所有近者不念言近，若远者亦不念言远。何以故？影无有形故。般若波罗蜜如是，亦无是念：‘罗汉、辟支佛道为远耶？佛道为近乎？’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有形故。般若波罗蜜，适无所爱，适无所憎。怛萨阿竭所有，无所著，无所生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亦无所生，亦无所著。

“譬如怛萨阿竭化作人，不作是念：‘罗汉、辟支佛道离我远。’亦不言：‘佛道离我近。’何以故？化人无有形故。般若波罗蜜亦不作是念：‘罗汉、辟支佛道离我远。’亦不念：‘佛道离我近。’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无有形故。

“譬如工匠黠师刻作机关木人，若作杂畜木人，不能自起居，因对而摇，木人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动摇、屈伸、低仰，令观者欢欣。’何以故？木人本无念故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随人所行悉各自得之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形，亦无念。

“譬如造作海中大船，所以者何？作欲度贾客。船亦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度人。’何以故？船本无念故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，随人所行悉各自得之，般若波罗蜜亦无形，亦无念，亦如是。

“譬如旷野之地，万物、百谷、草木皆生其中，地亦不作是念言：我当生也不生也。般若波罗蜜生诸经法，亦不念言：从中生与不生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本无形故。

“譬如摩尼珠悉出其宝，般若波罗蜜悉出其经法分别教授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譬如日照于四天下，其明亦不念言：‘我当悉照。’般若波罗蜜悉照诸经法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

“譬如水无所不至，水亦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有所至。’般若波罗蜜悉至诸经法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

“譬如风无所不至，风亦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有所至。’般若波罗蜜成就诸经法亦如是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

“譬如须弥山巅以忉利天为庄饰，须弥山亦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上治忉利天庄严。’般若波罗蜜成就萨芸若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

“譬如大海悉出诸珍琦宝物，海水不作是念言：‘我当从中出珍宝。’般若波罗蜜悉出生诸经法亦如是，虽尔般若波罗蜜亦无念。

“譬如佛出生诸功德，悉覆辈等心加于十方人，般若波罗蜜成就于诸经法亦如是。”

强弱品第二十四

舍利弗问须菩提言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高行耶？”

须菩提报言：“我从佛所闻事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无高行也。”

若干百千爱欲诸天，作是念：“当为十方人发意为菩萨道者作礼。何以故？行般若波罗蜜，不中般泥洹故。如是菩萨为勤苦行，不于是法中堕落取证。”

须菩提语诸天言：“虽不中道堕落取证，是不为勤苦；勤为十方不可计阿僧祇人，被法铠度令得泥洹，是乃为勤苦之难！是人本无，本无索不可得也。如是菩萨作是念，为欲度人，度十方人为欲度空。何以故？空亦无有远，亦无有近，亦无所有，用是以菩萨勤苦行，索人本无有，欲度人为度虚空。被德铠用人故，被德铠欲过度人，是故菩萨为被德铠。如佛所说，人无有本，晓知人本无所有，是为度人，菩萨闻是不恐不怖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离人本无人，离色本无色，离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本无识，离诸经

法本无诸经法，菩萨闻是不恐不懈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何因菩萨不恐不懈？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本无故不恐，本净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本无，有所因懈亦复无有。菩萨闻说是不懈、不恐、不怖，是则为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行是时，诸天皆为作礼，诸梵天皆为作礼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不但诸天、诸梵天为菩萨作礼，上至阿会亘彼立、阿波摩那、阿会波罗，及上至阿迦膩吒诸天，皆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。十方不可复计阿僧祇现在诸佛，悉念行般若波罗蜜菩萨，悉共拥护，知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阿惟越致。

“恒边沙佛刹其中所有人，悉使为魔，一魔者化如恒边沙人，悉使为官属，设使尔所魔各各乃尔所官属，欲共害行般若波罗蜜菩萨，不能中道坏，不能中道得便。

“菩萨有二事法行般若波罗蜜，魔不能中道使得便。何谓二事？一者、诸经法视皆空，二者、不舍十方人悉护，是为二事。

“菩萨有二事，诸魔不能动。何谓二事？一者、不失本愿，二者、十方诸佛悉护视，是为二事。

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诸天往至菩萨所，问讯深经之事，诸天赞叹善之：‘今作佛不久，当随是法教立。’既随是法教立者，诸有困苦者皆得护，诸未得归者为得自归，为人故作法舍，无目者使得黠目。随是般若波罗蜜法教立者，十方不可复计阿僧祇现在诸佛，悉共拥护行般若波罗蜜者。诸佛各各于其刹四部弟子中，说是菩萨功德，各各赞叹善之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譬若我今赞叹说罗麟那杖那佛。”

佛复言：“今我刹界中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十方诸佛今亦赞叹说行般若波罗蜜菩萨，亦复如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诸佛悉赞叹诸菩萨如是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赐赞叹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有行菩萨道未得阿惟越致者，诸佛亦复赞叹。”

须菩提复问佛：“何等为行菩萨道为佛所赞叹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有菩萨随阿閦佛前世为菩萨时所行，及罗麟那杖那佛前世为菩萨时所行，有菩萨随是教，用是故，十方诸佛赞是菩萨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诸经法信本无所从生；是菩萨尚未得无所从生法乐，于中立信，诸法本空；是菩萨尚未得阿惟越致，信诸经法本无如泥洹；是菩萨尚未得入阿惟越致地，随是法教立，疾得阿惟越致。有应是法行者，是故十方诸佛共赞叹是菩萨。菩萨为度阿罗汉道地、辟支佛道地，向佛道地，若有菩萨应般若波罗蜜行者，为诸佛所赞叹，知是菩萨不久在阿惟越致道地立。

“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信不狐疑，菩萨作是念：‘如佛所说谛无异。’是菩萨却后当复于阿閦佛所，闻是般若波罗蜜，及余菩萨所闻亦复尔。作是信般若波罗蜜者，以为在阿惟越致地立。若有闻般若波罗蜜信者，其德甚大不小，何况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法教立者！随是法教立者，为疾入萨芸若！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设离本本无法不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何所法说有说经者？”

佛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言，设离本本无法不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亦无有法说经者。是本无无本，何所有于本无中立无者、有本无、有当得佛者？亦无有本法、有作佛者，本无无有，说经者亦不可得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甚深！菩萨勤苦行乃自致成佛。何以故？无有字法，无所得在本无中立者，亦无有法当作佛者，亦无有说经者。菩萨闻是不恐不怖、不疑不厌。”

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“如释提桓因所言，菩萨勤苦闻深般若波罗蜜信不狐疑不厌。”

须菩提报释提桓因言：“拘翼，诸经法皆空，何所有狐疑厌者？”

释提桓因语须菩提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说，一切为说空事，为悉无所著。譬如射虚空了无所著，须菩提所说经亦如是了无所著。”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如我所说，为随佛法教耶？为有增减乎？”

佛语释提桓因：“拘翼，如佛所说法教等无异。如须菩提所说，但说空事。

“须菩提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见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亦不见得佛者，亦不见萨芸若，亦不见得萨芸若者，亦不见怛萨阿竭，亦无有得怛萨阿竭者，亦不见无所从生，亦不见无所从生证得之者，亦不见十种力，亦无有索十种力者，亦不见四无所畏，亦不见索四无所畏者，经法本净亦无所得。须菩提，随无所得教立。如是，须菩提，随无所得教立者，是菩萨为行般若波罗蜜。百倍、千倍、万倍，须菩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舍置佛道地、众罗汉、辟支佛道地，不及是菩萨道地。欲为十方天下人持尊，当随

佛法教立如是。”

是时，忉利天上数千万天持化作文陀罗华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说，诸天言：“我曹亦当随法教立。”

时，坐中百六十比丘，起整衣服为佛作礼，作礼已，各各手中有化文陀罗华，持是华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说：“我曹亦当随法教立。”

是时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，其明至十方佛刹悉为明，其明还绕佛三匝从顶上入。

阿难从坐起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长跪问佛：“佛不妄笑，既笑当有意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百六十比丘及诸天，当于是波罗劫中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沤辰那拘尼摩。作佛时，比丘僧数各各等，寿命亦各各等，其寿各十万岁，随次稍稍作佛，作佛时各各尽世雨五色华。”

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语阿难：“作是立者，无有能过菩萨。作是立，为如佛立。作是立，无有为作师者，是为萨芸若立。欲作是立者，当随般若波罗蜜教。有应是般若波罗蜜行者，当知是人从人道中来，或从兜术天上来，是人或从人道中闻般若波罗蜜，或从兜术天上闻，或从人道中行，或从兜术陀天上行。何以故？佛般泥洹后，般若波罗蜜若于十方见，若于兜术天上见。

“有行是般若波罗蜜若书者，诸佛悉视护之。是菩萨复转教人，劝乐合偶，知是菩萨供养若干佛以来，不于罗汉、辟支佛品中作功德；知是菩萨供养若干佛以来，学是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。若有受般若波罗蜜，若有学，若有持，若有解中事，若有随，知是菩萨如面见佛无异。是菩萨不止亦不诽谤般若波罗蜜，知是菩萨供养若干佛以来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若有人于佛所作功德，持用求罗汉、辟支佛，会当得佛无异。若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常当远离罗汉、辟支佛道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持是般若波罗蜜嘱累汝。阿难，我为汝所说经，舍置般若波罗蜜、摩诃沤和拘舍罗及诸摩诃惟曰罗，我每所说余经汝所受，说令悉散悉亡，虽有是其过少耳；汝所从佛受般若波罗蜜，设散设亡其过甚大不小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复嘱累汝，般若波罗蜜受学持法，当谛学，悉具足受，悉念持书，字令正无缺减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经身等无异。阿难，当作是念，般若波罗蜜莫使缺减。何以故？今佛现在，有慈心佛恩德，欲报佛恩，具足供养者，汝设有慈心于佛者，当受持般若波罗蜜，当恭敬作礼供养。设有是行，汝悉为供养佛报恩，以汝为恭敬过去

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已。汝慈孝于佛，恭敬思念于佛，不如恭敬于般若波罗蜜，慎莫亡失一句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嘱累汝，般若波罗蜜以为信。若有不欲离于佛、离于经、离于比丘僧，亦不欲离于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者，不当远离般若波罗蜜，是佛所教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若有受般若波罗蜜持护，是为持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教法。何以故？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。菩萨欲得佛道者，当学六波罗蜜。何以故？六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诃萨母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嘱累汝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者，佛不可尽经法之藏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，皆从六波罗蜜出生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汝日日教人，尽一佛境界中人，汝悉教令得阿罗汉道。虽有是教，尚未报佛恩，不如具足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。汝所教人悉使得阿罗汉，此所作功德，持戒、精进、守道，虽教乃尔所人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阿难报佛言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不如持般若波罗蜜具足为菩萨说，虽不能多，一日可，虽不能一日，食时可，虽不能食时，为说须臾间可，其福胜度尔所阿罗汉。菩萨摩诃萨自于般若波罗蜜，念思惟其中事。菩萨虽思惟其中事，得其功德出众阿罗汉、辟支佛上去。虽思惟其中事，会当得阿惟越致，设不中道还。”

说般若波罗蜜时，四部弟子及诸天、阿须伦及鬼神，一佛境界中，持释迦文佛威神，一切悉见阿閦佛，及见诸比丘不可计皆阿罗汉，诸菩萨亦无央数，以后不复见。

佛语阿难：“譬如见国中人不复见阿閦佛及诸菩萨、阿罗汉，诸经法索眼不见亦如是，法不见法、不念法。何以故？诸经法无念不见，亦无所益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诸经法皆空，无所持，亦不可念。譬如幻师化作人，诸经法亦如是，无念亦无痛。何以故？无形故。菩萨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，作是学为学般若波罗蜜。悉欲得六波罗蜜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，作是学在诸学中最尊无有及者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。是为安十方天下，作是学者，困厄苦者悉护视，是为随佛法学，是为随佛教。有应学是者，持手举一佛境界，复著其处，人无有觉知者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佛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学成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无所挂礙诸智慧法，悉从般若波罗蜜具足成。欲得般若波罗蜜限者，为欲得虚空限也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可尽，十方之事可计，般若波罗蜜事不可计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般若波罗蜜事不可计、不可尽，般若波罗蜜本净。何以故？过去不可复计佛悉从其中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；甫当来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；十方今现在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。是故，般若波罗蜜不可尽，虚空亦不可尽。”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九 不可尽品第二十六

是时，须菩提作是念：“佛所说般若波罗蜜事甚深！”是须菩提当作是问。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不可尽，譬如虚空亦不可尽，菩萨当何因思惟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色不可尽，当作是思惟般若波罗蜜；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不可尽，当作是思惟般若波罗蜜；十二因缘不可尽，当作是思惟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当作是思惟般若波罗蜜，菩萨当作是思惟十二因缘，适得其中。菩萨初坐树下时，不共法思惟十二因缘，是时萨芸若智慧悉具足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思惟十二因缘不可尽，作是思惟者，出过罗汉、辟支佛道去，正住佛道。菩萨不作是思惟行般若波罗蜜及思惟十二因缘不可尽，设不作是思惟者，便中道得罗汉、辟支佛。菩萨不中道还者，用思惟般若波罗蜜，思惟行摩诃沤和拘舍罗故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思惟视十二因缘不可尽，作是视十二因缘，所视法生者、灭者皆有因缘，法亦无有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缘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色，不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不见佛境界，无有所因法见佛境界，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。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当尔时，魔大愁毒，譬如父母新死啼哭、愁毒、忧思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魔愁毒如是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一魔愁毒耶？余魔复愁毒乎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一佛境界所有魔，各各于其所止处不安。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时，菩萨应行如是者，诸天、阿须伦、龙、鬼、神、人若非人，不能害菩萨。若有菩萨欲得佛道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为行檀波罗蜜，具足行尸波罗蜜亦尔，行羼提波罗蜜亦尔，行惟逮波罗蜜亦尔，行禅波罗蜜亦尔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具足行沤和拘舍罗波罗蜜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若有魔事起，即觉使不至。菩萨悉欲得诸沤和拘舍罗波罗蜜者，当行般若波罗蜜，当守般若波罗蜜。

“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守般若波罗蜜，尔时，菩萨思惟十方不可计阿僧祇现在诸佛，诸佛本行菩萨道时，悉从般若波罗蜜出生。菩萨作是念：‘如诸佛悉得诸经法，我悉当得。’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作是思惟念如两指相弹顷；若有菩萨布施具足如恒边沙劫，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弹两指顷。菩萨如是行者，为住阿惟越致地。是菩萨为诸佛所念，菩萨终不还余道，会当得佛，终不归三恶道。是菩萨未曾离诸佛时，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如两指相弹顷间，功德如是，何况一日守般若波罗蜜者！行当如是揵陀诃尽菩萨，揵陀诃尽菩萨，在阿閦佛刹最尊第一。”

随品第二十七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菩萨何因随般若波罗蜜教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诸经法无有能坏者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虚空不可尽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五阴本无形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四大本无形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沙罗伊檀六事大虚空无形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发心行佛道无有与等者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发心行愿甚广大，菩萨等心于十方人无有极，佛有四事不护，各各异端无有极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菩萨为诸天、阿须伦、龙、鬼、神、甄陀罗、摩睺勒、人及非人，作不可计之覆护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十方天下人呼为是我所、非我所悉断之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虚空之中音响无形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譬如大海水不可斗量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譬如须弥山巅珍宝各各别异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释梵各自有教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譬如月盛满姝好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譬如日明所照悉至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经法但有字耳，无有处所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般若波罗蜜本无形但有字耳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般若波罗蜜本无所从生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般若波罗蜜等无有异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幻、化及野马但有名无形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地、水、火、风是四事无有极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佛身相本无色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佛境界各各虚空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佛诸经本无说无教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譬如众鸟飞行空中而无足迹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生死根，波罗蜜力，诸觉禅，弃脱三昧定，入禅具足，悉脱爱欲，临作佛时乃得行是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经法无有极不可尽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经法无所从生，无所因出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临作佛时，诸经法悉具足成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泥洹虚空无所有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经法本无净适无所因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佛所作为变化无有极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一切无有索菩萨过者，亦无有得佛过者，脱无央数人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诸佛说经法行道如是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

“佛所教化等无有异，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当作是随，当作是念，当作是入，当作是视，去离谀谄，去离贡高，去离强梁，去离非法，去离自用，去离财富，去离侥幸，去离世事，弃身不惜寿命，适无所慕，但念佛所行事安隐。菩萨行能如是者得佛不久，悉得萨芸若功德不久，如是辈菩萨不当字菩萨，当字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故。若有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，甫当来世为得佛字。佛在者亦当随般若波罗蜜教，佛般泥洹后亦当随般若波罗蜜教，当如是。”

萨陀波伦菩萨品第二十八

佛语须菩提：“疾欲得佛者，索般若波罗蜜，当如萨陀波伦菩萨。于今在上方，过六百三十亿佛国，佛名揵陀罗耶，其国名尼遮揵陀波勿，萨陀波伦菩萨于彼间止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萨陀波伦菩萨本何因缘索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乃往久远世有菩萨，名萨陀波伦，为前世施行功德所追逮，本愿所成，世世作功德所致，前世以供养数千万亿佛。

“时菩萨卧，出天人于梦中语言：‘汝当求索大法。’

“觉起即行，求索了不得。其意惆怅不乐，欲得见佛，欲得闻经，索之了不能得，亦无有菩萨所行法则，用是故，甚大愁忧，啼哭而行。譬如人有过于大王所，其财产悉没入县官，父母及身皆闭在牢狱，其人啼哭，愁忧不可言，萨陀波伦菩萨愁忧啼哭如是。时忉利天人来下在虚空中，观见菩萨日日啼哭，天人见菩萨至心啼哭，天人即于菩萨父母、兄弟、亲属、交友中，字菩萨为萨陀波伦。是时世有佛，名昙无竭阿祝竭罗佛，般泥洹以来甚久。亦不闻经，亦不见比丘僧。

“时萨陀波伦菩萨于梦中，忉利天人语言：‘前世有佛，名昙无竭阿祝竭罗。’

“是时菩萨于梦中闻佛名即觉，觉已即大欢喜踊跃，即弃捐家入深山中无人之处，弃身无所贪慕而大啼哭，自念言：‘我恶所致，不见佛，不闻经，不得菩萨所行法。’

“是时萨陀波伦菩萨啼哭，时便闻虚空中有声言：‘善男子，可止莫复啼哭，有大法名般若波罗蜜，若有行者，若有守者，得佛疾。汝当求索是大法，汝闻是法若行若守，佛所有功德，汝悉当得之；得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汝悉当得之；汝悉当持经法教十方天下人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问虚空中声：‘当何因缘得般若波罗蜜？当到何方求索？当何等方便得之？’

“虚空中声报菩萨言：‘从是东行莫得休息，汝行时莫念左，莫念右，莫念前，莫念后，莫念上，莫念下，莫念行，行时莫念恐怖，莫念喜，莫念食，莫念饮，莫念坐，莫念行道，莫念中止，莫念淫，莫念怒，莫念痴，莫念守，莫念有所得，莫念内，莫念外，莫念色，莫念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，莫念眼，莫念耳，莫念鼻，莫念口，莫念身，莫念心意，莫念地水火风，莫念空，莫念人，莫念我，莫念命，莫念有空，莫念无空，莫念行菩萨道，莫念有经，莫念无经，莫念生天上，莫念生世间，莫念菩萨善，莫念菩萨恶，一切所向念悉断，遍无所著。从是东行悉断念已，作是行不缺者，令得闻般若

波罗蜜不久。过去诸佛行菩萨道时，索般若波罗蜜如是。得般若波罗蜜，随其教者，得佛疾。作是精进行者，当疾得佛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闻虚空中教声，大欢欣：‘当随天人之教。’

“虚空中声复报言：‘莫失是教。’作是语已，便不复闻声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闻是教法，倍踊跃欢喜，随是教即东行，心适无所著，行中道作是念：‘去是几所乃当得般若波罗蜜？’作是念已，住复大啼哭。

“萨陀波伦菩萨作是啼哭时，上方虚空中化作佛，在空中立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如若所索者甚难！如汝作是精进者，今得般若波罗蜜不久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叉手仰向视化佛，身有金色，身放十亿光炎，身有三十二相，见已大欢喜，叉手白化佛言：‘愿佛为我说经法。我从佛闻经，闻经已，诸佛所有经法我皆欲悉得之。’

“是时，化佛语萨陀波伦菩萨：‘受我所教法，悉当念持之。诸经法本无恐惧，本净无端绪住。诸经法，一切无所挂礙，本端无所因住。诸经法，本无所因端绪，无所说住。诸经法，无所说教，如虚空无形，本无端绪，如泥洹无有异。诸经法，如泥洹无有异，无所从生，无形住。诸经法，无所从生，无形计，如幻无形，如水中见影。诸经法，如水中影现，如梦中所见等无有异。诸经法，如梦中所见等无有异，佛声音都卢见如是。当随是经法教，善男子，当作是守念。从是东行索般若波罗蜜，去是间二万里，国名揵陀越，王治处其国丰熟，炽盛富乐，人民众多。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宝作城。其城七重，其间皆有七宝琦树。城上皆有七宝，罗縠缇縵以覆城上，其间皆有七宝交露，其间垂铃，四城门外皆有戏庐。绕城有七重池水，水中有杂种优钵莲华、拘文罗华、不那利华、须揵提华、末愿揵提华，皆在池水中生，其间陆地有占匐华，如是众华数千百种。其池中有众杂琦鸟，凫、雁、鸳鸯异类琦鸟数千百种。池中有七宝之船，其人乘船娱乐戏池中。城中皆行列五色幢幡，复悬五色幢幡，复有罗列杂色华盖，城中街巷各各周遍。譬若忉利天上帝释宫殿，悬幢幡音乐之声，数千百种日日不绝。譬如忉利天上难檀桓戏庐，其中有音乐之声，快乐不绝，其城快乐亦复如是。其城中无有异人，皆是菩萨，中有成就者，中有发意者，皆共居其中，快乐不可言。其中所有服饰，玄黄琦珍不可复计。其国中有菩萨，名昙无竭，在众菩萨中最高尊，有六百八十万夫人、婇女共相娱乐。揵陀越国中诸菩萨，常共恭敬昙无竭，为于国中央施高座，随次转下施座，中有黄金座、白银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座皆有杂色文绣綩綖，座间皆散杂种香华，座上皆施杂宝交露之盖，中外周匝皆烧名香。昙无竭菩萨常于高座上，为诸菩萨说般若

波罗蜜，中有听者，中有书者，中有学者，中有讽者，中有守者。汝从是去到揵陀越国昙无竭菩萨所，自当为汝说般若波罗蜜，当为汝作师，教汝。何以故？前数千亿世常为汝作师，是汝本发意时师。汝往至师所时，若见若闻莫得说其短，亦莫念其短。汝设见慎莫疑慎莫怠。何以故？汝未晓沤和拘舍罗，当谛觉魔事。善男子，慎莫随魔教莫用。师在深宫尊贵教，敬当如敬佛无有异。当用经法故，莫念财利贪意心念，所有者当施与师，当乐好恭敬于师，作是行不缺者，今得闻般若波罗蜜不久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从化佛闻是教，即踊跃欢喜，用欢喜踊跃故，即得见十方诸佛三昧。作是念已，住复大啼哭。尔时，十方诸佛皆赞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我曹本为菩萨时，用精进故，得闻般若波罗蜜，便成就得萨芸若，亦复当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事不共。我曹尔时亦复得是三昧，尔时诸佛亦复赞叹。我曹如是，汝行亦当复如我曹。作是行者菩萨所有功德，汝悉当具足得之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从三昧觉，作是念：‘诸佛本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’作是思惟已，便复举声大哭，复作是念：‘诸佛教我至昙无竭菩萨所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便从是去，中道得一国，国名魔所乐国。萨陀波伦菩萨便于城外园中止宿，自念：‘佛经实难得，何况乃闻耶！我当供养尽力于师。今我一身加复贫穷，亦无有珍琦好物及华香持用供养于师。如我无所有者，请且自卖身持用供养于师。’作是念已即入城街里，街里炫言：‘谁欲买我者？’

“时魔在城外戏，与五万婇女共游戏，遥见菩萨闻自炫卖声，魔即自念言：‘是萨陀波伦菩萨自卖身，欲供养昙无竭菩萨持用索佛，是人当出我境界，脱人众多，今我且坏乎！’令一国中男女当不见其形，不闻其声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卖身不售，便自宛转卧地，啼哭大呼：‘欲自卖身持用供养于师，了无有买者！’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遥于天上，见萨陀波伦菩萨精进乃尔，自念言：‘我当下试之，知为至诚索佛不？但谀谄？’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来下化作婆罗门，问萨陀波伦言：‘善男子，何其勤苦乃尔乎？用何等故宛转啼哭？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言：‘不须问。’

“道人婆罗门如是问至三：‘所欲敕使，愿相语，我欲相佐助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言：‘道人欲知者，我自卖身，欲供养于师故。’

“婆罗门语萨陀波伦菩萨：‘卿欲供养于师故。’

“婆罗门语萨陀波伦菩萨：‘善男子，今我欲大祠，欲得人血，欲得人肉，欲得人髓，欲得人心。卿设能与我者，我益与卿财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大欢欣报言：‘愿相与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即取刀自刺两臂，血大出持与之，复割两髀里肉持与之，复自破骨持髓与之。适复欲自刺胸时，楼观上有长者女，遥见之，伤愍哀之。

“时长者女与诸伎人婇女五百人，相随来至萨陀波伦菩萨所，问言：‘善男子，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，何以故自割截其身体？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女言：‘我欲供养于师故。用是故，出血，出肉髓，欲卖，持欲供养于师。’

“是时，长者女问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设供养于师者，能得何等福？师名为谁？在何方止？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女言：‘师在东方，师名昙无竭，当为我说般若波罗蜜。我闻者当行守之，当用疾得佛，我身当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十种力、四事不护、四事无所畏、十八事不共，当得法轮转，当度脱十方天下人。’

“是时，长者女语萨陀波伦菩萨：‘如善男子所言，天上天下无有比。汝莫自困苦乃尔，我自与汝金银、珍宝、琦物，我自与五百婇女相随行。我亦欲自供养昙无竭菩萨，复欲闻经。’

“是时，婆罗门语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是精进难及。欲知我不？善男子，我是天王释提桓因，故相试耳！欲求索何等？愿我悉与卿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天王释言：‘欲哀我者，使我身体平复如故。’

“菩萨身体即平复如故，释提桓因即自去。

“是时，长者女语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共归至我父母所，索金银、珍宝、琦物，并报父母去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即随至父母舍。女归已，具为父母说是事，父母即报女言：‘汝所说甚快，难得闻！我亦复欲与汝共行，自惟年老不能自行，汝所欲得便自说。’

“女言：‘我欲得金银、珍宝、琦物。’

“父母言：‘女自恣取之。’

“女便自取金银、杂宝、珍琦，好物盛捣栴檀名香及余杂碎诸宝蜜香甚多，以五百乘车载自重，五百侍女自副。是时，五百侍女皆行，报长者女父母：‘欲侍贵女随菩萨行。’报已即相随俱行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与五百女人辈，稍引导而去，遥见揵陀越国有幢幡，譬如忉利天上悬幢幡，遥闻揵陀越国音乐之声，复遥见揵陀越国，城上皆有七宝缇缦七重，其下有七宝交露七重，一重间者皆悬铃。城外周匝绕有七宝树七重，城外皆有戏庐，男子、女人游戏娱乐其中，中有乘车伎自乐者，中有步行伎自乐者，香风四散分布四出无不闻者，譬如天香，用是故名为揵陀越国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皆遥见如是，见已皆大欢欣踊跃，自念言：‘我曹义不可于车上载，当下步入国耳。’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共从西城门入。

“萨陀波伦菩萨入城门里，遥见高台，雕文刻镂，金银涂错，五色玄黄，光耀炳然。台四面四角，皆反羽向阳，悬铃旗幡，音乐相和。遥见已，问城中出人：‘是何等台？交露七宝，服饰姝好乃尔？’

“其人报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贤者不知耶？是中有菩萨，名昙无竭，诸人中最高尊，无不供养作礼者。是菩萨用般若波罗蜜故作是台，其中有七宝之函，以紫磨黄金为素，书般若波罗蜜在其中。匣中有若干百种杂名香，昙无竭菩萨日日供养，持杂华名香、燃灯、悬幢幡、华盖、杂宝、若干百种音乐，持用供养般若波罗蜜。余菩萨供养般若波罗蜜，亦复如是。忉利天人昼夜各各三，持文陀罗华、摩诃文陀罗华，供养般若波罗蜜如是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闻是大欢喜踊跃无极，俱往至般若波罗蜜台所，持杂华、杂香散般若波罗蜜上，持金镂织成杂衣，中有持衣散上者，中有持衣作织者，中有持衣榻壁者，中有持衣布施者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供养般若波罗蜜已，便行至昙无竭菩萨高座大会所相去不远，遥见昙无竭菩萨在高座上坐，为人幼少，颜貌姝好，光耀明照，为数千巨亿人中说般若波罗蜜。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见昙无竭菩萨已，皆大欢喜踊跃，持杂种华香散昙无竭菩萨上，复持若干种宝散其上，复持数百种杂色珍宝衣以上菩萨，为昙无竭菩萨作礼，绕八百匝已，作是言：‘我曹亦当复逮得尊经，亦当复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昙无竭菩萨持深经好语，语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言：‘多贺来到！得无疲倦？他所敕使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难。我是度人之师，适无所爱惜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白昙无竭菩萨言：‘我本索般若波罗蜜时，于空闲山中大啼哭，于上虚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身，有千亿光耀炎出。是时，化佛嗟叹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人索般若波罗蜜，当如是也。”便语我言：“去是东出二万余里，其国名揵陀越，广纵四百八十里，珍宝、交露、服饰譬如忉利天上殿舍。有菩萨名昙无竭，于人中最尊，常反覆教人。汝往至彼间，当得闻般若波罗蜜。前世数千巨亿万世，常为汝作师，是汝本发意时师。是时闻师名声，大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用欢喜踊跃故，即得悉见十方诸佛三昧。”是时，诸佛悉赞叹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索般若波罗蜜当如是。我曹本索佛时，索般若波罗蜜如是。得般若波罗蜜者，自致得成佛。”如是佛为我说经已，便不复见。我自念言：“佛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”持是事，师愿为我解之，佛为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’

“尔时，昙无竭菩萨报言：‘贤者善听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言：‘诺当善听。’

“昙无竭菩萨报言：‘空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无想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无处所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无所从生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无形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幻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野马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梦中人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泥洹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想像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无有生、无有长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无所适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虚空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经果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本端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萨陀波伦菩萨闻佛深事法，如是比，不可计，不可念，不可量，此大法如是，尔时即于坐上得六万三昧门。何等为三昧门？无处所三昧，无恐惧衣毛不起三昧，脱诸魔中不恐惧三昧，脱于爱欲之本三昧，脱出格战离患三昧，不可计向入三昧，譬如大海水不可量多慧所入三昧，在须弥山功德庄饰三昧，五阴六衰无形观三昧，入诸佛界三昧，悉见诸佛三昧，菩萨守道三昧，诸经法本无形见说三昧，珍宝庄饰三昧，悉学珍宝入三昧，悉念诸佛三昧，菩萨上高三昧，真阿惟越致及法轮为转三昧，庄佛功德三昧，无瑕秽悉及净三昧，所闻众事如大海三昧，无所护无有过三昧，乐经音声遍三昧，经法章显其幡三昧，怛萨阿竭身无形入三昧，诸经法无形遍视三昧，菩萨印三昧，怛萨阿竭目见三昧，照明诸境界佛界所愿具足三昧，解十方人难三昧，临成佛庄严三昧，种种杂华异色三昧，多珍宝三昧，法轮常转三昧，诸音声远闻入要三昧，入十方人本三昧，

诸三界悉遍至三昧，成诸功德三昧，无有能过六波罗蜜三昧，菩萨坐树下时坏余外道罗网三昧，怛萨阿竭现飞三昧，不可复计功德度庄严三昧，诸珍宝智慧功德三昧，萨芸若地三昧，悉净因三昧，悉遍照三昧，悉入十方人生死之根智慧出中三昧，过去当来今现在悉等三昧，如是比等，萨陀波伦菩萨得六万三昧门如是。

“尔时，昙无竭菩萨起入宫。

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 昙无竭菩萨品第二十九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安隐从三昧觉起，并与五百女人共至昙无竭宫门外，门外立，自念言：‘今我用经法起来，师入在内，我义不可卧，不可坐。须我师来出，上高座说般若波罗蜜，尔乃坐耳。’及五百女人亦皆效萨陀波伦菩萨立。

“是时，昙无竭菩萨适教殿中诸女，说经道已，沐浴澡洗已更著新衣，上般若波罗蜜之台坐思惟，种种三昧悉入，如是七岁不动不摇。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亦复常经行，七岁不坐不卧。七岁已后，天人于上虚空中，语之言：‘却后七日，昙无竭菩萨当从三昧起。’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闻天人语声，自念言：‘今我当为师施座，扫洒令净。’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共到说经处，至已，特为昙无竭菩萨施高座。时，五百女人各各自取著身衣布著座上。

“当时，弊魔自念言：‘未尝有是，未尝见是！是萨陀波伦菩萨为昙无竭菩萨施高座，持用恭敬索佛道，精进勇健无有休懈，得道者出我界，度脱人不可计。今我且中道坏之。’是时，弊魔悉坏诸菩萨所坐座，皆令曲戾，雨沙砾石、荆棘、枯骨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见座曲戾，污泥不净，自念言：‘今昙无竭菩萨当坐说经，及诸弟子皆当来听，今我曹当更扫除整顿坐席。’即共扫除整顿诸座已，自念言：‘今地大有土尘，恐来坌师及诸菩萨，当共洒之。周行索水不能得。何以故？弊魔所作。自念言：‘今我曹索水了不能得，当自取身血洒之耳。’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各自取刀，处处刺身出血，持用洒地，用慈孝于经法故。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自念言：‘世间乃有是人耶！精进恭敬慈孝经师故。’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到萨陀波伦菩萨所，嗟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贤者精进诚难及。用精进慈孝于师故，今闻般若波罗蜜不复久。贤者，他所敕使愿相语。有是曹人者，我曹悉当护之，所欲得者悉当与之。’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我欲所得者，释提桓因自当知之。’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即化地悉使作琉璃，其上有金沙。释提桓因使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身体完健平复如故，于座四面化作琉璃池水，周匝池边皆有珍宝栏楯，及七宝池陛，侠陛两边皆珍宝之树，若干百种罗列姝好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为诸菩萨储水。天雨文陀罗华、曼殊颜华、摩诃曼殊颜华，都雨种种华凡四千石，释提桓因持用与萨陀波伦菩萨，语之言：‘持是华供养般若波罗蜜，及散昙无竭菩萨及诸菩萨上。及天衣五百领，昙无竭在座上坐，持是上之。’萨陀波伦菩萨即悉受之，便为祝愿。

“是时，昙无竭菩萨七岁以后，从三昧觉起到高座上，并与四万亿菩萨共坐，有于前坐者甚众多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俱皆散华，并持栴檀捣香、蜜捣香、杂碎珍宝，都持散昙无竭菩萨及诸菩萨上。前持头面著足已，绕三匝却住，以微意视昙无竭菩萨。

“是时，昙无竭菩萨都大会辟方四十里满其中人。是时，昙无竭菩萨四向视诸来会者、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，用欲得经法故，即为萨陀波伦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言：‘善男子且听：诸经法悉等，般若波罗蜜亦悉等如是，诸经法本端不可计如是。怛萨阿竭智慧无所挂礙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所挂礙如是。譬如幻人无形，般若波罗蜜亦无形如是。譬如风无所挂礙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挂礙所有如是。本端不可计，般若波罗蜜亦不可计如是。一切我所悉断本净，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。譬如梦中与女人通视之本无，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。所名本无，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。阿罗汉泥洹空无所生，般若波罗蜜亦空无所生如是。怛萨阿竭、般泥洹本等无有异，般若波罗蜜亦本等无有异如是。

譬如燃火，火即时灭之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般若波罗蜜本无从来、去亦无所至如是。譬如梦中见须弥山本无，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。譬如佛现飞，般若波罗蜜现无所有如是。前于爱欲中相娱乐计之无所有，般若波罗蜜计之亦无所有如是。人名及声无所有，怛萨阿竭亦无所有。于前见者念所作因见，般若波罗蜜念所作本无所有如是。譬如幻师化作象本无所有，般若波罗蜜亦本无所有如是。譬如虚空适无所住，般若波罗蜜亦适无所住如是。譬如幻师学无所不至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所不至如是。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亦不可合为一，般若波罗蜜无过现当作是知。名本无形字无有形，般若波罗蜜亦无所不至，亦无所不入，亦无所至，亦无所入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故。

譬如虚空，无所不至，无所不入，亦无所至，亦无所入。何以故？空本无色，般若波罗蜜如是。般若波罗蜜如是，般若波罗蜜者，亦入于地，亦入于水，亦入于火，亦入于风，亦入于空，亦入于彼，亦入于此，亦入于色，亦入于痛痒，亦入于思想，亦入于生死，亦入于识，亦入于人，亦入于寿命，亦入于生，亦入于有德，亦入于无德，亦入于欲，亦入于不欲，亦入于有，亦入于无，亦入于想，亦入于无想，亦入于愿中，亦入于无愿中，亦入于无生中，亦入于不生中，亦入于日月，亦入于星宿，亦入于阿须伦，亦入于龙，亦入于鬼神，亦入于揵陀罗，亦入于迦留勒，亦入于甄陀罗，亦入于摩睺勒，亦入于罗刹，亦入于鸠垣，亦入于薜荔，亦入于禽兽，亦入于泥犁，亦入于蜎飞，亦入于蠕动，亦入于蛈行，亦入于喘息，亦入于贫贱，亦入于富贵，亦入于贤者，亦入于仙人，亦入于须陀洹，亦入于斯陀含，亦入于阿那含，亦入于阿罗汉，亦入于辟支佛，亦入于菩萨，亦入于佛，亦入于泥洹，亦入于四意止，亦入于四意断，亦入于五根，亦入于五力，亦入于七觉意，亦入于八道，亦入于有智，亦入于无智，亦入于十种力，亦入于四无所畏，亦入于佛经，亦入于世间经，亦入于巫祝，亦入于不巫祝，亦入于宿命，亦入于所行，亦入于展转生死中，亦入于勤苦，亦入于不勤苦，亦入于自在，亦入于不自在，亦入于度脱，亦入于不度脱，亦入于好中，亦入于不好中，亦入于善中，亦入于不善中，亦入于黠中，亦入于不黠中，亦入于明中，亦入于不明中，亦入于过去，亦入于当来，亦入于今现在，亦入于可见，亦入于不可见，亦入于教，亦入于法，亦入于有，亦入于无所有，亦入于一切有形，亦入于一切无形。

，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如是比，昙无竭菩萨为萨陀波伦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所入处，如是说昼夜七日。是时，人听经呼如饭时顷。何以故？昙无竭菩萨力恩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，大欢喜踊跃，及五百女人共持天衣及八百石杂宝，供养上昙无竭菩萨。释提桓因持天摩诃文陀罗华，散昙无竭菩萨上，及散诸菩萨上，持用增益功德。

“是时，一佛境界中，一切树木、药树、果树、诸杂宝树，悉倾曲躬，为昙无竭菩萨作礼。天雨蜜香之华，其华之香闻一佛界中，一切人闻此华之香，各各遥见昙无竭菩萨在高座说经，并复见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。一切人心皆柔弱欢喜，皆遥为昙无竭菩萨作礼。其国中悉震动。

“是时，数千巨亿万人悉得无央数经法，不可复计菩萨皆得阿惟越致。

“长者女及五百女人白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我曹辈愿为师作婢，愿持身命自归，愿为师给使，共持五百乘车珍宝所有以上师。何以故？今师为我故甚勤苦，我曹持师以当佛无有异。我曹蒙大恩，乃得闻尊经好语，既闻经已，无有狐疑大如毛发。今我曹持身为师给使，如是数千亿万劫，尚未能报须臾之恩，用得闻尊经故。’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悉受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车珍宝。既受，用道德故既受已，萨陀波伦菩萨欲持上师，白昙无竭菩萨言：‘愿持身自上，及五百女人、五百乘车珍宝以上大师。哀我曹辈，愿当受之，当使我曹得功德。’

“是时，昙无竭菩萨欲使萨陀波伦菩萨成其功德故，悉受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车珍宝。既受已，复持反遗萨陀波伦菩萨，即自言：‘持五百女人为汝给使，及五百乘车珍宝。’

“是时，忉利天上诸天人，各各而嗟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萨陀波伦菩萨所有者悉施与师，是意难得。’

“是时，数千巨亿天人共来到昙无竭菩萨所听经。

“是时，萨陀波伦菩萨大欢喜踊跃，即于座上得六万三昧门。何等为三昧门？愿乐三昧，威仪三昧，劝德三昧，月盛满三昧，日光焰三昧，怛萨阿竭行三昧，悉念佛三昧，菩萨所生三昧，乐智慧三昧，度脱坚住三昧，诸境界中无所住三昧，国土种种严入三昧，怛萨阿竭相无相入三昧，十方人无形印封三昧，怛萨阿竭出坐三昧，无所畏乐三昧，弃捐珍宝三昧，怛萨阿竭力庄严三昧，诸经法悉明乐三昧，说无所从来解事三昧，净如梵人三昧，过去当来今现在悉等入三昧，本端当来端无所住三昧，庄严佛藏三昧，佛音声响悉成三昧，如是三昧得六万门。

“萨陀波伦菩萨从三昧觉得智慧力，悉入诸菩萨经法中。萨陀波伦菩萨白昙无竭菩萨言：‘师愿说佛音声，当何以知之？’

“昙无竭菩萨语萨陀波伦菩萨言：‘贤者明听，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，有木，有柱，有弦，有人摇手鼓之，其音调好，自在欲作何等曲；贤者欲知佛音声亦如是，菩萨有本初发意，世世行作功德，世世教授，世世问佛事，合会是事乃成佛身。佛音声亦如是，其法皆从因缘起，亦不可从菩萨行得，亦不可离菩萨行得，亦不可从佛身得，亦不可离佛身得；贤者欲知佛身音声，共合会是事乃得佛耳。复次，贤者，譬如工吹长箫师，其音调好与歌相入，箫者以竹为本，有人工吹，合会是事其声乃悲；成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身，不以一事，不以二事成，以若干百千事，若世世作功德，本愿所致，亦复世世教人，用是故成佛身相，及诸好悉见如是。譬如佛般泥洹后有人作佛形像，人见佛

形像无不跪拜供养者，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，人见莫不称叹，莫不持华香、缯彩供养者。贤者呼佛神在像中耶？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言：‘不在中。所以作佛像者，但欲使人得其福耳，不用一事成佛像，亦不用二事成，有金，有黠人，若有见佛时人，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像，欲使世间人供养得其福。’

“萨陀波伦菩萨报师言：‘用佛般泥洹后故作像耳。’

“昙无竭菩萨报言：‘如贤者所言，成佛身亦如是，不用一事，亦不用二事，用数千万事，有菩萨之行，有本索佛时人若有常见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变化飞行，及成诸相好，成佛如是。贤者复听，譬如鼓不用一事，不用二事成，有师，有革，有桴，有人击之，其声乃出；贤者欲知佛，不用一事、二事，用若干千众事乃成之，有初发意，有六波罗蜜行，晓知本无，本无无所从生之事，坐于树下降伏于魔，诸经法悉晓知如幻无有异，用是故成佛身。贤者复听，譬如画师，有壁，有彩，有工师，有笔，合会是事乃成画人；欲知佛身，不用一事成，用数百千事，菩萨有本行布施，有持戒不犯十事，常随善师，常等心念十方人，无有能坏者，世世见佛，闻菩萨行事坚持不忘，世世不谀谄常行至诚，贤者欲知成佛身如是。贤者复听，譬如阿迦膩吒天上天人所止观殿，光耀悉照天上端正姝好，如天上殿舍，亦不自作，亦无有持来者，亦无有作者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因缘所生，其天人本作功德所致，用于此间布施故，得生其上，在殿舍中解止，用是故，其人得宫观；贤者欲知佛身，因缘所生，用世间人欲得见佛故，其人前世有功德，其人远离八恶处生，其人黠慧信于佛。贤者欲知成佛身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无有作者，亦无有持来者，本无有形，亦无所著，如阿迦膩吒天上宫殿，佛所以现身者，欲度脱世间人故。贤者复听，譬如山中响声，不用一事，亦不用二事所能成，有山，有人，有呼，有耳听，合会是事乃成响声；贤者欲知成佛身，如是无有形，亦无有著，因缘所生，世世解空，习行空，一切生死、无死生为因缘，佛智悉晓，本无死生，本亦无般泥洹者，佛作是现世间，作是说，贤者欲知佛身如是。贤者复听，譬如幻师化作一人，端正姝好，譬如遮迦越罗无有异，所语众人闻之无不欢喜，人有从索金银珍宝者皆悉与之，有所爱重被服人索者悉与之，王在众人中，坐起行步皆安详，人有见者莫不恭敬作礼者，幻人不用一事、二事成，有幻祝，有聚会人，随人所喜各化现，中有黠者，同知是为化人作是现化，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知之本空化所作，黠者恭敬作礼不著；贤者欲知成佛身如是，因缘所作，用数百千事乃共合成，有菩萨之行，有功德，有劝助德，令十方人使安隐，具足菩萨愿者，欲知成佛身者如是。贤者欲知佛，为人故分布经，无数授与人，各各使行禅三昧，思惟分别，为人说经，各各使学

，如是诸天人民闻之莫不欢喜。中有自贡高者，中有不知惭者，中有淫乱者，中有悭贪者，中有强梁者，中有自用者，中有喜斗者，中有不用谏者，中有为淫怒痴所覆者，中有行恶不可计者，佛在众人中央端正姝好，坐起行步安隐，佛众恶已尽，但有诸德，佛皆使人得安隐，佛亦自行佛事，佛本自空无所著，如幻人所作。菩萨现身如是，端正姝好，虽见之不著，亦无诸想之意，虽知之无所有，恭敬作礼，供养无极。贤者欲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，皆从数千万事各各有因缘而生。菩萨当作是念，当作是习，当作是守。菩萨作是行，得佛疾。’

“是时，昙无竭菩萨说佛身时，四万八千菩萨即解得尽信之行，百亿菩萨悉得诸陀邻尼法，二百亿菩萨得无所挂礙问皆能报，四百亿菩萨皆得阿惟越致菩萨，八万亿菩萨皆得阿阇浮行住法。

“是时，天文陀罗华、摩诃文陀罗华雨散昙无竭菩萨及诸菩萨上。昙无竭菩萨持威神，都卢一佛之界，诸有音乐皆自作声。数千万天人从空中散天衣雨昙无竭菩萨及诸菩萨上，诸天于空中作音乐，共乐昙无竭菩萨，诸天衣皆行列覆一佛界中，天烧蜜香遍至，其分散亦悉遍至。一佛界中地悉动，诸菩萨悉见十方无央数佛。

“是时，诸佛悉遥赞叹昙无竭菩萨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’

“是时，诸佛授萨陀波伦菩萨决当作佛时：‘汝却后当来世，作佛名迦摩迦提陀颇罗耶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。汝作佛时，正当号如是。时五百女人却后稍稍皆当作佛。’

“如是昙无竭菩萨世时，五百女人即化作男子，后世世生者常不离诸佛国。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人世世常高才，常当教天下人。”

佛语须菩提：“若有菩萨在事欲得佛者，若见现在佛，若佛般泥洹后，欲索般若波罗蜜者，常精进，常当恭敬于般若波罗蜜，当如是萨陀波伦菩萨。”

嘱累品第三十

佛以手抚阿难肩三反，佛语阿难：“我嘱累汝，是般若波罗蜜谛持、谛念、谛受。阿难，是般若波罗蜜以相累，当持谛了了取字，谛了了念书，作字莫使缺减，谛视书莫左右望，一切恐是有难，谛是经中莫令字少。

“我嘱累汝，阿难，是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是经，阿难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无有尽经藏，是经镇，诸法悉从是经中出。

“诸所有，阿难，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所为人民说经，所出不可计经卷，种种异慧，若干种经卷，所见人民若干种所喜，各各随所行人民道径所入慧所说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所说，是一切皆从是般若波罗蜜藏中出诸所有经法。

“阿难，若干种所见相，种种所行，若干种根，若干种黠，若干种痴，若干种慧，人民辈所求尽所求慧，怛萨阿竭，悉都卢，阿难，悉从般若波罗蜜中出，悉知晓如是。

“阿难，般若波罗蜜是怛萨阿竭呵罗诃三耶三佛母，是诸慧明，是我身，皆从是中出，从是中生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汝敬我所语，敬我法若敬爱承事我，汝自敬身于佛，汝有慈于佛，汝有孝于佛，一切恭敬于佛所，汝持是慈孝恭敬于般若波罗蜜中。如是，阿难，汝恭敬于是中，悉为供养诸佛已。

“持是嘱累汝，阿难，汝所当作者悉为已。汝身亦有慈，口亦有慈，心亦有慈；汝有孝于佛，不言无有孝；汝常得佛时，不言不得时；汝常如法，不言不如法；汝心常净洁，无瑕秽；汝见佛，不言不见佛。汝如是，悉为报佛恩已。

“我语汝，阿难，是般若波罗蜜从中忘失一字，汝舍，汝纵不书，汝都卢以无有慈孝于佛所，汝以不复见我。阿难，汝以不复恭敬于佛。阿难，汝以不复随佛教。阿难，汝以不复承事用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汝所恭敬于佛以来，为了无复有供养佛，设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忘一句一言，若纵置以为背佛恩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是般若波罗蜜，汝谛受谛念。用慈孝于佛故，承用佛教故，都卢是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天中天所施教，用是供养，若于萨和萨为极大慈，见诸菩萨，当视如见佛，当恭敬诸佛法。汝以亲近持佛藏，作是谛念，是般若波罗蜜当谛取，莫得失一字。佛般泥洹后，汝当护是经，莫令减少，当持授与菩萨摩诃萨是诸佛经藏。

“阿难，我手付汝，汝当持授与菩萨摩诃萨。持是，阿难，菩萨所作功德，勤苦死生牢狱悉破坏，诸无知者为系著悉得救解，诸魔官属无不降伏，诸所欲法悉除去，正上佛座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成佛道，诸人民无目者、愚痴者悉当开解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正第一大道无有两，正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慧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决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我般泥洹后，都卢三千大千国界，其中人民，汝悉教入经法中，悉令成就得阿罗汉道，日日教乃尔所人，如是一劫、若百劫，悉为说经，令般泥洹，虽尔汝

常不具足承事我。汝不如持是般若波罗蜜中一句教菩萨学，如是为具足承事佛已，为具足供养。”

佛言：“我今于是称誉汝，嘱累般若波罗蜜，至一劫、百劫不能竟，我今粗演说耳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我今问汝，汝当说。”

佛从袈裟中出金色臂，举右手著阿难头上，摩阿难头，持手著阿难肩上，语阿难言：“云何，阿难，汝慈于佛不？”

阿难言：“佛天中天，自当知。”

如是至三，佛复问阿难：“云何，阿难，汝孝于佛不？”

如是复三，阿难言：“佛天中天，自当知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阿难，汝有慈于佛，所以为报佛恩。

“阿难，汝极尊般若波罗蜜，致重敬慈于是句，心所念句，当令了了分明，心所念余悉弃之，一切心于是中，书是经正字头，有所持时学时，当谛授与菩萨摩诃萨，与好长素卷善书令经上下句相得，书时当得好笔书好素上，当自归承事作礼供养好香、成捣杂香、泽香、缯彩、华盖、旗幡，悉如天上所有香，著油麻中，所净洁油麻，好灯炷，自归头面著地，却燃灯炷，加敬作礼承事。”

佛说是般若波罗蜜时，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，在众弟子中央坐。佛年三十时佛十二月十五日过食后说经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，诸菩萨，诸天，诸阿须伦，诸龙、鬼、神，诸人民，皆大欢欣，为佛作礼而去。